

世界文藝季刊

(原著名世學界生)

第一卷 第三期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世界文藝季刊社編輯

商務印書館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商務印書館

三十五年
四月份

初版新書

● 滬渝新書 ● 每週出版 ● 收復區內 ● 上海供應 ●

- | | | | |
|---|--------|---|--------|
| 新民族觀(上册).....羅家倫著 | 定價二元八角 | 氣象學(國立編譯館出版).....朱炳海著 | 定價十元 |
| 中華民族新論.....臧勛鯨著 | 定價二元二角 | 大學解析幾何與代數.....樊燮譯 | 定價三元 |
| 三民主義新論.....崔書琴著 | 定價七元 | O. Schreier and E. Sperner: Einführung in die Analytische Geometrie und Algebra | 定價九元 |
| 經濟學概論.....馬寅初著 | 定價二元六角 | 中外醫學史概論.....李廷安著 | 定價四元 |
| 中國戰後經濟問題研究.....方顯廷等著 | 定價八元 | 工業進攻之故事.....許繼廉譯 | 定價四元二角 |
|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經濟後果.....程希孟譯 | 定價四元八角 | 中國人問題新論.....黃景柏著 | 定價二元八角 |
| L. I. Lorwi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 | 中國之電信事業.....趙會珏著 | 定價一元 |
| 親屬法.....林鼎章著 | 定價一元四角 | 我的父親.....顧一樵著 | 定價二元 |
| 警察學大綱.....余秀豪著 | 定價四元 | 尼赫魯給女兒的信.....周祥光譯 | 定價一元五角 |
| 體育與教育.....王學政著 | 定價一元六角 | Nehru: Letters from a Father to His Daughter | |
| 體育原理.....江良規著 | 定價三元五角 | 復興先秦史.....黎東方著 | 定價二元二角 |
| 世界兒童野獸世界.....賀玉波譯 | 定價五元 | 關洛紀行.....王斌著 | 定價三元二角 |
| 文學叢書 Ruyard Kipling: The Jungle Book | | 復興蘇聯史地.....吳清友著 | 定價三元七角 |
| 復興叢書 實業概論.....張竹梅著 | 定價三元五角 | | |

以上各書均按定價六倍發售 外埠另加郵運包費

世界文藝季刊 第一卷 第三期

目錄

論近代美國詩歌·····	楊周翰(一)
近代美國詩選譯·····	楊周翰(二三)
表現與表達·····	王 遜(七七)
認識與表現·····	李廣田(八〇)
訪問·····	沙 汀(八八)
塔影·····	謝 德(九七)
黃菓·····	楊振聲(一〇六)
A·N·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	盧 式(一〇九)
我們不能過分原諒作者的思想缺陷·····	李何林(一一五)
地上最樂人(陳祖文譯)·····	(美)A·馬爾茲(一二〇)

蒙沙芒（陳占元譯）……………（法）若望·蒲里伏斯（一三二）

宣戰（方敬譯）……………（美）W·薩洛揚（一四六）

悲田院……………蕭英（一五二）

編輯後記……………編者（一八〇）

世界文藝季刊

論近代美國詩歌

楊周翰

我們看美國詩歌，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拿它當做歐洲，尤其是英國，詩歌的一部分。照這種看法美國詩歌只不過是英國詩歌分出去的一支。第二種看法就是把它當做一個獨立的東西，和歐洲的詩歌沒有關係的。第一種看法，我們可以美其名曰歷史的看法，我們把美國詩歌當做歐洲詩歌傳統的演進，事實上這也有一部分理由，美國人根本就是從歐洲遷移到美洲的，而他們所用的文字根本也就是英文，甚至初期美國詩人所表達的情感和英國浪漫詩人或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差不多。但是這種看法的錯誤，在於太偏重美國詩歌和歐洲詩歌的相同點，而忽略了美國詩歌和歐洲詩歌的不同點，它的特點。第一，它所生長的土地和氣候和歐洲的土地和氣候不同。美國是個新的人羣社會，生活在這新的人羣社會裏的人，他們的希望，他們的夢想，以及他們所經驗的各種理智的，知識的及情感的問題，和舊大陸的人截然不同。因此我們念美國詩的時候似乎應該，我們也寧可，着重它和歐洲詩歌不同的地方，而不應該把它完全看做歐洲詩的一條支流，因為假如我們是這樣想，我們也許根本就把它「美國詩歌」的存在忽略了，而事實上美國詩歌是存在的，非但存在，而且有話要說，有話說，有生氣，有希望。我們於是也有聽它的義務和聽它的權利。

美國文學到了二十世紀，非但在內容，技術各方面，和英國文學完全脫節，即便在語言文字上也已全然不同。我想也許我們如果能夠了解美國詩歌，我們從情感這角度出發去接近美國，是了解美國的一個最經濟的辦法。

其次美國文學到了最近，尤其是詩，在數量方面，發展的速度實在驚人。從一九一三以來三十多年的功夫，至少有四千多大小詩人在寫詩，至少出了四千多冊的詩集。當然還有許多沒沒無聞，或不願意出名的詩人在暗地工作，還有些想作詩而失敗了的。總之，以它這種數量，以那千變萬化五花八門的詩的種類也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它，它實在是在那兒大聲喊着叫我們注意。

我現在想略略敘述美國近代詩歌。前面說過初期美國詩人頗和英國浪漫詩人，維多利亞詩人有類似之處（這也許是一般人忽略了美國詩歌的一個主要原因），而近代美國詩之所以比較重要，除了數量以外，即是因為美國詩已經成為美國詩。我現代只能選幾個比較重要的里程碑敘述一下。

遠在美國內戰終了的時間，美國上下都有一種新的氣象，都在經驗一種新的醒覺。當時一派所謂的「婆羅門」詩人，或者說貴族詩人，如愛麥生，郎斐羅，勃萊恩特，泰勒等沒有法子對付這一個新的局面。除了繼續寫他們的超脫時空的詩，或者，像有些人稱為「客廳詩歌」的詩，以外，只好翻譯些外國詩，而完全失去了創作的能力。比如郎斐羅就譯了但丁的神曲，勃萊恩特譯了荷馬的伊利亞得和奧德賽，泰勒譯了歌德的浮士德。像愛麥生這一派的詩人我們可以稱之為早期的新英格蘭詩人，有一點學院氣派，有一點貴族氣派，但是死的，和現實生活不十分發生聯繫。他們的詩的情調也未嘗不美，比如愛麥生所寫 Rhodora 這首小詩，它描寫一朵紫色的小花如何孤獨地長在樹林裏一條小河旁邊，花瓣一片片落在幽闊的水上給它加上一點活潑，一點生氣，一隻紅鳥來到水邊歇涼，她的羽毛比之這花的顏色却又顯得卑賤……最後詩人借題就轉到「孤獨」，以及孤獨人所有的神秘主義：

Rhodora — 假如聖賢們問妳爲什麼

這美的媚艷在天地間被廢棄了，

親愛的，請妳告訴他們，假如生眼爲的是看，

那麼「美」就是它自己的存在的借口：

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問，我從來也不知道；

不過，以我的單純與無知，我想大概

領我到河邊的上帝也使妳長在河邊。

這首詩，從藝術方面講很完美，比如 *the purple petals, fallen in the pool*，這一串「P」的聲音，的確使我們聽到花瓣落水的聲音，但這種詩已近乎唯美主義，頹廢主義，最好也不過是神祕主義：「一切美都是上帝安排的，是人的理智所不能了解的。」

再舉一個當時的大詩人，郎斐羅。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很好的浪漫詩人，他「英國許多浪漫詩人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可惜他生得晚了一點。他唱的歌別人已經唱過。比如他的「夜的讚美詩」，這裏他聽見「夜晚」的裙子在大理石的地上悉悉作響，這完全是想要造成辜律治，濟慈所已經造成的空氣。又說

妳把手指放在「憂慮」的嘴唇上，
他就不再抱怨了。

這種想要創造一個不實心的空氣完全就是浪漫詩人想要，或者已經，做的。而他的精神似乎永遠不在美國而在北極：

拉普蘭的一支歌裏有一句

依然縈迴於我的記憶之中。

過去，遠方朝夕縈迴於他的心裏，而現實却不存在。他和愛麥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到了後來都接近神祕主義，比如他的「海的聲音」就說在寂靜之中他常感到上帝像海潮一樣衝打他的心。所以他同時代的小說家，索婁就說：「我們的詩大部分都有最漂亮的外表，都最彬彬有禮，但是缺乏性格。」

真正的第一個美國現代詩人要算惠特曼（Walt Whitman）。他比愛麥生和郎斐羅要晚一二十年。當時，前面已經提過，美國有一個大變動，南北戰爭。另外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西方的漸漸開發。這兩件事的影響不下於獨立戰爭。事實上影響恐怕更大，因為西方的開發非但改變了美國人的經濟生活，而且從這時開始美國人才

成爲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美國，他才不是「新英格蘭人」的代名詞，這也就是勞動階級漸漸佔有重要地位的開始。而南北戰爭，據英國人 PROBYN 在「美國性格」裏所說，在美國人心目中是唯一的戰爭，所以一直到現在詩歌，小說，甚至電影還不斷。內戰中的故事做題材。南北戰爭和西方的發現合起來使得平等，自由，民主種種觀念開始抬頭，而反應在詩歌裏就以惠特曼爲第一人。

我們翻讀惠特曼的「草葉集」(Leaves of Grass)第一個印象就是它的沒有規律。他完全不顧到詩的形式，也可以說完全沒有形式。不過我們仔細想想，詩之所以爲詩並不完全因爲它有韻沒有韻，每一行有沒有一定的步數，事實上有許多格律很嚴謹的詩我們並不把它叫做詩，而把它叫做韻文 (Verse)。反過來說，語言自然的節奏反而倒是最自然最好的詩的節奏。第二，詩之所以爲詩，最主要的還是看它有沒有情感，有沒有思想。沒有思想，沒有情感，詩也只不過是一個空架子而已。惠特曼的詩，表面上看來雖然是這樣地沒有形式，沒有紀律，而實際上它有一個內在的紀律，內在的法則——語言自然的法則，自然的節奏。這種自然的法則，自然的節奏，決不是形式嚴謹的詩所能達到的。有許多批評家，尤其是寫他的傳記的 EMORY HOLLOWAY，和 Louis Untermeyer 等人，都指出他的詩的形式受了聖經裏「詩篇」的影響很大。指出來之後，這確是個很明顯的事實。即從他內容方面來講，在我們讀他的詩的時候，不時地會感覺到他的確是個先知，至少以先知的姿態出現。聖經裏的先知看出以色列人中潛伏着的生命力而預言他們會達到上帝所應允他們的國土。惠特曼有一首短詩叫「給一位歷史家」，最後一行就說：「我描寫將來的歷史。」還有一首詩叫「將來的詩人」，其中也說：「將來的詩人……」

「今天」不能替我辯護，不能回答我爲什麼而存在，
只有你們，新的一窠，本地的，活潑的，大陸的，偉大過以前一切知名的，
起來吧！因爲你們必須替我辯護。

換句話說，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詩在自己的時代是孤立的，他是個創業的人，他是新時代的報信的人。他第一次把「草葉集」印出來的時候（那時只有十二首詩）他寄給愛麥生一冊，愛麥生就很客氣地回了一封信，大大

其精神。在不自覺中，他已將他的精神，也帶到他的詩中。這也就是他已知道他的詩是有傳統的。他的詩是敵對的，現在既然有一個成名的傳統的詩人這樣擁護他，他決不能失去這機會使世界上的人給他一點注意。有人稱他爲「Prohibitionist」，我想他是不得已。他這位詩人破壞的成分多於建設的成分。假使他不盡量爲自我宣傳，那麼根本沒有人會注意到他，更不會追隨他，貢獻一部分力量，完成他的目的。

他破壞的第一件事就是詩的形式。這影響了後來的詩壇，不僅影響了美國的詩壇，而且影響了大西洋彼岸的詩壇。我們就有所謂的「自由詩」。第二他把傳統的精神完全打破。所謂傳統的精神就是方才所說的初期的新英格蘭精神，極有教養的生活，紳士的態度，清教徒的宗教精神。惠特曼把這些的價值一筆抹殺，把人帶到陽光和空氣之中。比如在中國最通行的一首詩，「大路之歌」，就是很好的例子。雖然我們可以說把人帶到陽光和空氣之中是有建設性的，是積極的，指示給人一個新的途徑，但是他的眼中的將來只是寬闊的一片，「Deo of vistas」，其中詳細的景物他並沒有完全的畫出來。所以這「破壞」建設的成分多。他看見社會的黑暗，因爲他生活的貧困和受壓迫，他要打倒傳統的偶像，破壞一切的不合理的舊制度。但是他的本性却是樂觀的，健康的。他的詩差不多完全籠罩在這樂觀的空氣之下：比如在「大路之歌」裏他就說：「從此以後我不求好運氣了，我自己就是好運氣。」我們可以說他看見了將來，告訴別人，該有希望，應該像他一樣爲將來而狂歡，歌頌將來，甚至狂歡，狂野。這種狂野的態度，以及方才所說的沒有把詳細的景物描畫出的那種朦朧的概念，我們不難在浪漫詩人拜倫等人作品中看到，他們的精神頗有些相似之處。所不同者就是舊大陸的浪漫詩人眼界被傳統所限制，而惠特曼的眼界則像新大陸一樣地遼闊，寬廣，新鮮。我想也就是因爲他那種浪漫的，狂放不羈的精神使世界多少青年傾倒。

我想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解釋惠特曼的許多特點。有人說他是男性的詩人。普通我們認爲浪漫詩人不外歌頌風花雪月，近乎女性。大多數無疑是如此，但我們也不難遇到極其男性的浪漫詩人，如上舉的拜倫。近乎男性就容易狂放，狂放不受拘束本也是浪漫主義的特色。惠特曼只是一個極端的實例。有人說他是「自我宣傳家」，前面已略提過，並說他的詩就是他的自傳，他自己也說「我把我自己放到我的詩裏」。不論心理家如何說法，

這種「不超脫」，正是每個浪漫詩人所有的特色。惠特曼非但「不超脫」，而且積極地把自己擴大，把自己擴大到和美國一樣大，把自我和美國化爲一件東西。比如在「自我之歌」裏，他說：「每一個屬於我的，好的原形，也屬於你。」他是時間和空間。「我把我自己遺下來給土，從我所愛的草裏長出來，假如你又需要我了，在你靴底下尋找我吧。」

第三，更有人說他是感官的，肉體的詩人。「我歌唱生理，從頭到腳尖。」這些都可以說是浪漫詩人的不重要的，甚至於壞的特點，而他最主要的特點就在啓發人的希望，歌頌自由，就像上面所舉的「草葉集」的第一首詩：「我歌唱人的自我，一個簡單的，個別的人，而又念出「德謨克拉西」這個字，「大眾」這個字……我歌唱現代人。」又如他紀念林肯的幾首詩，尤其以那首抒情的「丁香花上一次在門前開放的時候」，和「船長啊，我的船長」，把林肯當做自由平等和德謨克拉西的具體的象徵。我們再舉「大路之歌」，一首相當能代表他的詩，因爲它有他的優點和劣點。大路象徵人類的將來，人類應該彼此攜手，（這點也可在「向世界敬禮」一詩中看出來），前進，只有前進才有希望。我們讀這首詩和其他詩一樣，都感覺自己在擴張，直到我們和整個世界合而爲一。這種擴張自然不免有它的弊病——造作——有時我們的確感覺到他太過火，太誇張，不自然。不過這種缺點，與其說他是虛偽，倒不如說他是過度的誠摯。

愛眉利·第金生（Emily Dickinson），在時間上雖然晚惠特曼十年，在精神上，她却比他早一代，她可以說是屬於前一代的新英格蘭的清教徒的傳統的。有人稱她爲「安姆赫斯特的尼姑」，（她因爲所愛的人已有妻子而終身不嫁），這正好表示她的隱逸，高超和孤潔。她的詩可以說是超乎時間空間的，超乎現實界的。結構非常緊湊，有時近乎晦澀，只把主義的意思點明，其間的細節則要讀者自己去填補。

她的詩的遭遇也很奇特。她死後三十年還沒人注意，直到一九二幾的時候，才漸漸被人「發現」。人們忽然發現她詩的意象新奇，發現她喜歡用抽象的觀念。這兩個特點可以說開了許多現代詩的風氣，尤其是 Cummins 和 MacLeish 等人有一部思想和技巧早已是第金生所試驗過的了。

其實第金生的重要性並不在她的思想，至多她不過是英國十八世紀末勃萊克的信徒，或新英格蘭精神的代

在一起，給讀者一種驚奇的新鮮的感覺。如那首描寫火車的詩：

我喜歡看它唱掉距離，

把山谷砥個乾淨，

停在水塔邊吃個飽；……

般慢地，探頭向路旁

草棚裏瞥一眼，

然後，砍掉一塊岩石

去湊合腰身，爬過了山回，

一路上抱怨着，像是在念

一首可怕的，嗚嗚唧唧的詩……

像星辰一樣地守時刻，

停住在——馴服，無所不知的樣子——

它自己的馬廄門口。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主要的意象——馬。但是「馬」並不貫串全詩。詩人的意象可以說是在跳躍前進，是在儘快地變換，在英國詩裏我們有約翰鄧一派的玄學詩人，甚至伊利薩伯時代的詩人。在美國看來自然會覺得新鮮，而引以為驕傲。這也許是第金生在美國詩域中重要的一個原因。這首詩還有一個特點：拗韻。我們若翻開原詩就會看到 no 和 used 押韻， peer 和 pare 押韻， while 和 hill 押韻，而 star 和 door 押韻。第金生可算是美國詩人用拗韻最早而又最廣的一個。

一八七〇年左右美國西部開始在文學上出現。其實惠特曼已經開始注意到西方的重要，但是西部對他是一種手段，是一個立足點，以滿足他對東方的嚮往。直到馬克吐溫，勃萊特哈特 (Bob Hart) 和約翰海 (John

(Daly)的時候，西部才成爲一個追求的對象。哈特與海的特點即在揭露西部的生硬的幽默，野性的詩意。他們寫歌謠，短的故事詩，而他們的語言全是生硬的西部的口語——短促，速度高，生動。這種野蠻不文，速度高的特點的確是美國文學所特有的，而在他們二人手中第一次寫到詩上。有時候，他們比惠特曼更加村野。

哈特與海以後的詩壇上並沒有出現什麼了不得的詩人，至多有些人，像理查何斐 (Richard Hovey) 和布利斯卡門 (Bliss Carman)，口裏喊着「自由，自由，自由……」。這不過是一種無目的的，爲自由而自由的口號，實際上很沒有內容。直到一九一三我們才有所謂的「美國文藝復興」，就在這時候左右美國文壇忽然大放光明，出了很多作家。這時候第一個可以講的大詩人是魯濱孫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有人把他比做但尼生，因爲他寫過許多敘事詩，題材有時從中古傳說中選擇，比如他的 Merlin-Launcelot，和 Tristram。又有人把他比做勃朗寧，因爲他擅長於畫像，用富於戲劇性的對話，或深入的心理描寫，把他主人翁勾勒出來。比如「班瓊生招待一位斯特拉福的來客」就是莎士比亞最好的畫像。只是勃朗寧的詩比他華麗，比他意象多，比他樂觀，而魯濱孫則比較質樸，比較悲觀。勃朗寧的詩有時過於晦澀，而魯濱孫的詩平易通俗。

魯濱孫是位多產作家，得過三次普利澤獎金，我想他的受一般人的歡迎第一是因爲他的詩富於戲劇性。他的主人翁，不論是今人還是古人，他都能以豐富的想像力把他描寫得逼真，非但真而且把他戲劇化，即如莎士比亞的畫像就是由班瓊生和莎翁的一個同鄉的對話中流露出來的。其實在全詩中莎翁的同鄉並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班瓊生一個人在對着他獨白。但這並不減少它的戲劇性，正如勃朗寧的獨白，反而充滿了戲劇性。甚至在獨白者的口氣上，魯濱孫都是在顯然地模倣勃朗寧，尤其在表示猶疑支吾的地方，更是十足地像舞台上的一個角色。即使他那極其悲觀的「人纏着（或反抗着）天」，開頭也把代表人類的那個人放在一個山頭上，山後是滿天落日的紅霞。第二因爲他所描寫的人物都是我們日常生活裏所遇見的人物，比如「理查柯瑞」裏他描寫這位柯瑞說：「他一面走一面放出火星」，指他穿着漂亮的紳士的衣履。又如「比徹克·芬澤」裏他描寫位芬澤兒：「皮袋的囊音，吃薯肉頂頂，大皮小心也（或「仔細留心」）穿波，帶着貧困的清潔，失望的光彩……」。

換句話說，他能把我們日常接觸的人物用最靈敏的筆法把他們的中樞描寫出來。最後，他再將這筆力去描繪普通人的心理，如「上帝的禮物」描寫一個母親如何溺愛一個沒有什麼出息的兒子，認為他是上帝的禮物，使她竟不敢承認他是她的兒子，因為這樣她就會冒瀆了上帝。

所以魯濱孫主要的是一個人像畫家，以勃朗寧為宗，但比他淺鮮。他的詩，在美國詩史上有它獨特的地位，但並不特別地美國的，因為他所畫的人像既不完全是美國人，更不完全是活着的人，而他的技術也不完全是他獨有的。

愛德格·李·瑪斯特斯 (Edgar Lee Masters) 就專門描寫美國人的生活，尤其是中部小城市的居民和他們的生活，開了辛克萊劉易士的「大街」的先聲，並引起了卡爾·山德堡這一派的「中部文學」。瑪斯特斯早期的詩也還是模仿傳統的舊套，直到一九一二年他加入了所謂的「芝加哥文學運動」，他才拋去了古典的題材，而從實際生活裏取材料。他以「希臘選集」(Greek Anthology) 這是後人選的希臘時代的格言，片段的詩章的一個集子) 為藍本，慢慢地寫成了「美匙河選集」(Spoon River Anthology)。這是假託美國中部一個小城的死人們給自己寫的墓誌銘的集本。從這集子裏我們得以窺見一個美國中部小城裏的人民的生活，他們的勾心鬥角，虛偽，鬥爭，犧牲等等。他甚至於對自己也不容氣地諷刺，把自己當做一個小城裏同樣不可缺少的「詩人」。這樣的一個詩人，在他看，只知道模仿濫調：

成百的歌詞不外是陳腐的思想，

昨天的雪和玫瑰都已消逝。

後面這一行很明顯地是指那些小城詩人只知模仿像十六世紀法蘭詩人龍薩這些陳舊的詩人。(龍薩有名的一首詩，題目是「古代名姝」，其中每節的最後一句是：「但是昨天的雪在哪裏？」) 又如他諷刺小城裏的富家寡婦說：

被教會所拯救，被律師所伏侍，

戲子，跳躍家，小說家供她們娛樂。

她們的無聊的，虛偽的生活和一些窮寡婦正好成一個鮮明的對照。他的這種道德的批評和諷刺使我們連想到十八世紀的伏爾泰和英國詩人蒲伯，用整潔無暇的詩記錄對於當時人的道德的不滿。

瑪斯特斯替我們解釋了中部小城普通人的生活，卡爾·山德堡 (Carl Sandburg) 給我們看的是中部的勞動大眾。我們可以說除了惠特曼以外要算山德堡最努力頌頌大眾了。他讚美勞動大眾的機警，樂觀，忍耐和力量，如何受人壓榨而越來越強有力。他和惠特曼不同的地方是惠特曼比較單純而山德堡則比較變化多一點：題材的變化多點，（鋼鐵廠，農田，建築工廠，電力廠），情調的變化也多些（狂暴，抒情）。到了後期他借現實主義為跳板而進入神祕主義的領域，則已不是一般人所認識的山德堡了。

一般人所稱賞的不外這幾本詩集：「芝加哥詩鈔」（一九一六），「打穀人」（一九一八），「烟與鋼」（一九二〇），「美國，早安」（一九二八）。攻擊他的人認為他的詩不雅馴，俗。而他的俗並不是假裝的俗，他是真正從那土地裏長出來的。所以漸漸一般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價值。守舊如哈佛大學的 P. M. Bate 學會也居然朗誦了他的「美國，早安」的本詩。

使他的詩有力量的，首先是它的語言。他不用「白話」，進一步他使用「土話」「俗話」。這種俗話經他經心仔細的安排而有了藝術的價值。所以他的俗話並不就從勞工的嘴上採下來放在紙上，而是經過一番修飾的工夫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必須有的錘鍊，不是雕琢。所以非但不失去原有的力量，反使它更精銳。其次，山德堡的詩雖然粗暴，但是在詩的背後有一種溫和，同情，仁愛。我們可以說他先發現了工業下的產品有詩規價值，不論是機器，還是人。對不人他有一種根本規同情。「上帝啊，讓我記住這些輸了還認輸的人們吧。」他對於勞苦大眾可以說有無上的敬意，希望。

他痛恨戰爭，他參加過一八九八年的美西戰爭，使他對於這種大規模的屠殺有深刻的了解，尤其是戰爭的虛枉。比如他的名為「草」的一首詩說：

把尸首高高地堆在奧斯特立茲和消鐵處。

把它們鏟掉，讓我工作——

我是草；我蓋住一切。

把它們高高地堆在蓋提斯堡。

把它們高高地堆在外浦斯和維爾登。

把它們鏟掉，讓我工作。

兩年，十年，乘客開查票員：

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哪兒呢？

我是草。讓我工作。

但是他畢生的成就還是在他對於勞動者的精神和力量的描寫。生活在勞動者之羣裏，他對於他們的感覺有親切的體會。比如他們那種認為一切都是枉然的感覺：

那個叫做「明天」的女人

坐着，嘴裏銜着一根夾針

不慌不忙地

照她心愛的樣子梳着頭

最後夾上最後一縷和一盤髮辮

把夾針夾在應當在的地方

回過頭來，懶洋洋地說：又怎麼樣呢？

我的祖母，「昨天」死了。

又怎麼樣呢？讓死人死去吧。

我們不禁想起艾略特描寫現代一般沒有感覺，或失去了感覺的人——連「愛情」都不能引起她的興奮；

她回過頭來，對鏡子看了看，

差不多已經忘記愛人已經走了；

她的頭裏只准半形成的思想經過：

「噯，這件事可定了：我很高興。」

當可愛的女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

又獨自一個在房裏踱來踱去，

她的手自動地摸着頭髮，

把一個唱片放在留聲機上。

他和艾略特還有一個相似之點：兩人都喜歡用極其骯髒的意象。山德堡：

老鼠的腳

在門坎上畫……

艾略特：

我想你在老鼠的巷子裏

死人在那裏丟了他們的骨頭。

山德堡：

風在挪動

門坎上的土也挪動

艾略特：

那聲音是什麼？

門下頭的風。

也許艾氏比山德堡更微妙，但很可能受了他的影響而用這些猥褻的意象。

山德堡非但對於人有同情的了解，甚至對於機器鋼鐵都把它擬人化。鋼鐵因而也有生命和知覺：

上帝啊，把我放在砧上

鎚我，打我，把我做成一根棒

煙也有生命：北風來，煙南吹，西風來，煙東吹：

借這記號

所有的煙

都彼此相識。

我們幾乎可以說山德堡的整個生命就是工業，農業，和一切勞動。惟其這樣，他的詩才粗獷而有力。比如他寫芝加哥，只用幾個字，而這座城市的輪廓已如被鐵線勾勒出來了：

替全世界宰豬的屠夫，

製造工具的人，堆麥子的人，

和鐵路遊戲的人，全國貨運的經手人，

像暴風雨似的，精壯的，喧嘩的，

「寬肩膀」的鄉市：

我們是最大的城市，

最大的國家，

像我們的從來沒有。

這種狂野不羈的詩只能用自由詩才能暢達它所包括的情感。在自由詩的領域內，山德堡也有他相當的貢獻。固然惠特曼已經開創，其後也有人追隨，到了山德堡，自由詩非但立腳更穩，而且增加了許多新力量。

在提到自由詩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提到艾略特和龐德諸人。艾略特雖然生為美國人，後來根本入了英國

籍，並且自己說在政治上是個保皇黨。他的創作背景，很少是從美國文學或生活裏抽出來的。龐德更是如此，他所接受的傳統比艾氏更為複雜。至於狹義的自由詩，成爲一種運動的自由詩，實際上開始於法國，所以至今我們還用 *vers libre* 譯法國字。

龐德和愛密·婁威爾 (Amy Lowell)，我們知道。是所謂的「意象派詩運動」的主腦人。許多美國文學史家起把這運動作爲美國文學史的一部。在他們的立場看來這是應該的，但是爲了了解比較純粹的美國的詩歌，這一派的詩人，我們也可以不談。龐德我們已經提過。至於婁威爾女士以名門閨秀 (她的哥哥 Abbott Laurence Lowell 曾任哈佛大學校長)，所受教育幾乎都在歐洲。她所創導的「意象派詩運動」是在英國開始的。其中有三位英國詩人：D.H. 勞動斯·阿靈頓 (Richard Arlington) 和孚靈特 (F.S. Flint)。三位美國詩人 (除婁威爾外，其他兩個是 H.D. Hilda Doolittle 和 John Gould Fletcher)。這三位美國詩人都受歐洲影響很深，其中 H.D. 是阿靈頓的夫人，而 Fletcher 住在英國十五年之久。至於他們所擬定的六條規則也都是老生常談，而且很少人遵照作詩。自由詩和意象派原有很密切的關係 (意象派原主張只有自由詩才能表達詩人的個性最完美，才能表達現代的情緒。) 但它們既不是特殊的美國產物，我們現在暫且從略。

最特殊的美國詩歌自然無過於黑人的歌謠。它不僅是美國詩歌中的特殊的獨立的一部分，而且它有許多特點已經被吸收到整個美國詩歌裏去了，使美國詩歌和它打成一片。前面提到的哈特和海寫過些歌謠，材料全選自西方的礦工，牧馬人，船夫水手的生活。黑人的歌謠則大半來自南方和東南。寫黑人詩歌的也不僅限於黑人，也有白人。黑人詩歌在性質上大致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歌頌生命的快樂，一種是反抗壓迫的詩。在外表上我們可以把它分爲宗教歌，戰歌和爵士歌。宗教詩大半是反抗白人的壓迫而想得到一點精神安慰的企求。例如黑人的翰孫 (James Melton Johnson) 就是以黑人寫黑人的宗教詩的。他受過很好的教育，得過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寫過很多的宗教詩，並且也選過一本「美國黑人詩歌集」。他的詩 (譬如「世界的創造」) 表面看來也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地方，似乎只是表示了黑人的自然的宗教傾向，其實這種傾向是個很微妙而聰敏的偽裝，骨子裏還是一種的反抗，更明顯的例子便是黑詩人康提柯倫 (Courtee Callen) 他的宗教詩即是對上帝的抗議。戰

歌(war ballad)更足以表示反抗，但同時也表示對生命的強烈的要求。然而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爵士詩歌。爵士本來是黑人音樂上的名詞，因為這類詩歌正相當於音樂中的爵士音樂所以暫時為方便叫它這個名詞。這種詩歌的主要的特色是帶有非洲森林的野蠻氣味，富於急促響亮的音樂性，有教養的人看來這是鄙俗的，但却不能否認其中突出的生命力。即如黑詩人鄧 (Paul Laurence Dunbar) 的詩即是歡歌生命的快樂，完全用黑人的美語作表達的工具，這正如朋斯用蘇格蘭土話寫民歌同一作風。但是即使在這種類似鄙俗的形式詩的裏，也是充滿了反抗的成分，例如黑詩人蘭斯頓·休士(Lansston Hughes)的詩便是極好的例子。我想也許就是因為爵士詩有他這樣明顯的反抗意識，所以像爵士音樂才能成了一時的風氣，連奧登這些詩人都受了傳染而寫「藍歌」(blues)了。

黑人自己創作詩歌，他們的詩有人收集成冊，他們的精神(宗教)詩(spirituals)，他們的戰歌，爵士歌(mellows and blues)也有人採用模仿，如爵士音樂一樣普遍，一樣登大雅之堂(如哥舒溫 Gershwin 的音樂)，他們的精神——快樂，和自由——被吸收進詩歌裏。在白種詩人中解釋黑人最成成的要算是林賽(Vachel Lindsay)。林氏寫過很多詩，但是最著名的的是「剛果」(The Congo)，歌頌黑人的精神，在美國詩史有它一定的地位。它讚美黑人在非洲剛果老家的野蠻，他們天性中的高興，他們的宗教。這首詩是預備唱的，所以旁邊註上高低疾徐停挫的註腳。詩本身裏同時也夾雜了許多寫實的聲音：

With a silk umbrella and the handle of a broom

Boom ay, Boomla, Boomlay, Boom.

這首詩如果朗誦起來或歌唱起來，其效果一定非常逼真。我們若再讀一讀林氏的另一詩「中國夜鶯」，就知道雖然在音藝上他相當成功，而在了解上也許有些淺薄，他的詩只成了一件文學上的珍怪。不過這種技巧——把音的效果參雜到詩歌裏去——未始不是使詩歌對於一般讀眾更能接近一些的方法，它對於後來的廣播詩劇更無影響。

前面我們提到愛麥生，郎斐羅是早期的新英格蘭詩人，又提到瑪斯特斯和山德堡是代表美國中部的詩人。

那羅福洛斯特 (Robert Frost) 是東部的代表，而且是新的新英格蘭詩人，有人稱他為真正的新英格蘭詩人。因為他不僅在新英格蘭寫詩，而且生活在新英格蘭。

所謂真正的新英格蘭詩人不外是，第一，指他所處理的題材是當地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他在他印出的第二本詩集「波士頓以北」附着一個該集的別名，叫做「一本老百姓的書」。由此我們也可以想到他的詩說些什麼了。在描寫當地的人和他們的生活的時候，他所用的語言也是當地人用的活的語言。第二個使他成為新英格蘭的詩人的因素是對於當地的地的描寫。他把新英格蘭的風景像一幅幅圖畫似地排列起來成為一長幅連環畫，使我們對於世界這一角落感覺得親切而不生疏。因此他也被人稱為新英格蘭的接近土地的田園詩人。至於他的情調則有一點悲傷，有一點新英格蘭的清教徒的嚴肅。

他最初發表了一些詩之後，並未引起讀者的注意。一九一二年他離美赴英。一九一三年他出了「孩子的意志」，是學勃朗寧的。次年印出「波士頓以北」，等到一九一五年回到美國，像拜崙一樣，突然發現自己已經成名了。各大學紛紛給他名譽學位，隨後他又出了幾個詩集，得過三次普利澤獎金，並且得了國立文藝學院的獎章。

福洛斯特無疑是現在最受美國一般讀衆歡迎的詩人之一。他寫詩有他自己的理論，而他的理論可以說不偏不倚，而且因此理論他的詩多半能把握住讀者的注意力和興趣。這也許是他受人歡迎的一個原因。他的理論很簡單，在一九三〇詩集的序言裏他說：「詩以快感開始，以智慧終結。」這可以說是折衷快樂和文藝以載道二說的一種理論。按照他的意思，詩的開始是偶然的。往往是突然憶起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一件事，其進行也要看詩人當時的情緒，信馬由韁地寫下去。最後就會發現那「最好的東西」在等待詩人的筆，而這最好的總是一種悲喜的交集。惟其如此——連詩人自己都不知道結果如何——所以作者和讀者同樣感覺到緊張，與奮，期待驚人的東西的出現。所以他們的詩能夠把握讀者的注意力，而且等到終結終於來到的時候，詩人決不使讀者失望。他所謂的智慧，是新鮮的，而不是陳腐得使人作嘔的。

其次他成功的因素大概是因為他有一點傷感的成份。他喜歡描寫黃昏日暮農村裏的安靜，他喜歡描寫孤獨，即使在烈日下割麥，他也只是一個人在割，而世界上所有的聲音只有鐮刀割麥的聲音。他這首詩「割麥」

也正好可以證明他的理論。這首詩的開始是如此，它的結尾揭露了他所說的「智慧」：這種安靜並非是夢，並非是閒散的禮物，而是惟有勞力者才能經驗的最甜蜜的夢。又如「一簇花」這首詩描寫一個人在割麥，割完了，詩人去找他，如何找不着他，而有一隻蝴蝶引詩人到一簇逃去刀鏟的花，因而使詩人想像到他的朋友如何割麥，在清晨的爽氣之中，看見這簇花而不忍割它，因為清晨而使詩人想起初醒的鳥雀和割麥的朋友，而感覺到他和他的朋友在精神上有一個共同處：不論單獨或合作工作，人在工作時總不是孤單的。換言之，工作是人類的共同活動，在工作裏人找到了同伴。

除了這些抒情詩以外他還寫了些充滿對話的敘事詩，專門描寫農人的疾苦，例如「傭工之死」。這首詩相當有戲劇性，把一個老佃工的末日從一對佃主夫婦的口中說出來，有一點感傷的色彩，而因為全詩差不多都是對話，所以進行相當快。福洛斯特無疑強有力地指示給一般讀者看，在庸俗的生活裏是有一番詩意的。有人把他比做勃朗寧，我倒感覺他有點像華滋華斯，第一因為他看出日常生活中的詩意，第二因為他對自然也有同樣的愛好。這裏我們不得不提一提的一位詩人是麥克李虛(Caribaldi Macleish)。他可以說代表另一派的美國詩人，這一派美國詩人，和二十三十年代的歐洲和英國詩人，唱歌一個共同的題目：現代人的神經病。這種詩歌我們可把它叫做「神經詩歌」，充滿了私人的象徵，和晦澀。這無疑是艾略特遺留下來的影響。麥克李虛在一首長詩裏把自己（也就是「現代人」）比擬做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王子。他的詩充滿了疑問和疑慮。比如他的「三十壽」就充分表示他對一切疑慮，不敢前進，不敢動作，只問「經過什麼道路我才能回去呢？」除了疑慮，更有自艾略特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感覺。比如他那首紀念在比利時，荷蘭，在第一次歐戰時，戰死的美國兵士的詩。像奧登，在等二次大戰的前夕，在比京聽見。來到歐洲的「睡不着的賓客」，因為駭怕而緊張，希望歲月趕快過去，麥克李虛在同一地方聽見風在拱他的門，奇怪的，始終不懈的異鄉的風在刮着，使牆壁屋頂都震慄而緊張。但是這是在戰後，在一陣歇斯底理亞過去之後，死了的美國兵士不可挽回地，沒有辦法地，安眠在異鄉的土下。麥氏用一種變相的重複法把這枉然的感覺進讀者的心裏。

等到麥氏寫「和解」的時候，他的疑慮他的頹廢似乎得到了一條出路。用這一派詩人共有的技巧——私人

的象徵——他似乎把過去和現代撮在一起，把當中的離距抹除，而得到心靈的安寧。再進一步，我們才看見麥氏的積極，他的詩所傳達的「意義」，和他的信念。比如「對羣衆的演說」，這裏「羣衆就是過去的麥氏自己（「寫給你們自己」），在夜晚寫信給名叫「孤單的心」的小姐，拚字都拚不清楚。在等待消息，如今消息來了，世界上只有大地和人，睜開眼睛，你所看見的是真的，你所看見的大地是真的大地：太陽真正地好，真正地溫暖，女人也是美的，一切都是真的，並不是幻境。

麥氏尤其重要的一點是他的技術，他在美國詩人中可說是最經心，最仔細，最考究技術的詩人。在這方面他也受了艾略特的影響很多。比如他能把幾件不調和的東西列在一起，把一個舊形式裝上新的節奏，比如「世界末日」這首十四行詩，他並沒有採取十四行詩的固定的步驟而竟使它成爲表達歇斯底理亞的工具。或者用一種彼此交疊重複的中間韻，例如許多模仿但丁的三行連環體不是半韻叶韻，即是價韻叶韻。時間上的快慢麥氏也運用到好處，更有許多變化了的典故，回憶，明顯或晦澀的意象，這種使詩藝翻新的努力不下於艾略特和龐德。

他和小說家海明威曾合寫過電影劇本，在哈佛管理新聞學的文獻，現在在國會圖書館任職。他曾實驗一種新的綜合文學：「詩和攝影」，也就是附有照片的詩集，或附有詩的照片集，例如他的「自由人的國士」，一面是農人，工人和其勞動者的照片，另一面便是他的詩。而最成功的新花樣莫如「廣播劇」。這裏詩人利用無線電的特性來使詩得到一些新養料，例如他利用大眾人的聲音來增加詩的效果，利用報告員做旁邊的批評人，像希臘劇中能合唱隊。和他一樣利用這新途徑而成功的有貝內特 (Stephen Vincent Benét)

貝內特的哥哥 William Rose Benét 和他的夫人 Rosemary Benét 都是作家和詩人。貝氏雖然晚近寫廣播劇，開始也是以寫詩著名。他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就出了兩個詩集，很明顯地受了勃朗寧的暗示，如他過毫那首描寫雪萊童年的詩，名爲「羣衆」，顯然是受了勃朗寧的影響。他並引勃氏的一行詩：「啊！你曾經看見無修飾的雪萊麼？」他用獨自和對話的調子根本也是勃朗寧的。只不過在描寫風景一段，他自己的特點才顯露了一些出來：他對於怪誕和鋪張的喜愛：把雨中的景色寫得像在哈哈鏡裏一般的歪曲：「一盞燈像黃色的月亮把東西照得比原來更大。」

一天和地。這本詩集，他自認受威廉莫利斯的影響，充滿了中古空氣。但是使他成爲真正的美國詩人的是他的長詩「約翰勃朗的尸體」。爲這首詩他得了普利澤獎金。它是一首描寫美國南北戰爭的史詩。全詩恐怕有一萬行左右，開首有一段照例的向詩神的啓請，然後接着是序曲，敘述販賣黑奴的史實。然後就是本詩第八章。第一章寫約翰勃朗如何忿慨販賣黑奴這件事，如何阻撓這種勾當，如何因爲「爲了上帝的被人卑視的窮苦人而反抗」而被捕，如何定了死罪，如何絞死。他死之後，一時之間好像這爲自由的戰爭沒有結果：

約翰勃朗的尸首在墳裏腐爛了……

下面雖然埋着他的頭顱，棉花明年依樣還是長出來。

下面雖然埋着他的骨頭，奴隸明年依樣還是奴隸。

一切沒有改變，約翰勃朗，一切沒有改變。

但是約翰的魂靈回答說：

我的骨頭有一支歌，在我的骨頭裏

有一支歌。

這自由的先烈引起了爲自由而戰的南北戰爭，第二章就是敘述自由戰爭中的各種史蹟，各種人物，連惠特曼在這裏也有一席之地，寫他如何看見街頭兩個老婦人施捨麵包而寫詩。從開始到第八章却是以英雄 Jack Ellipt 等人爲中心，尤其敘述 Ellipt 如何由小兵而漸漸佔據重要地位，並且附帶着有許多當時歷史人物的畫像。

全詩既然這樣長，比較在小處難於一致，尤其在描寫人物的時候跳來跳去，使人應接不暇。全詩韻文散文錯雜，這可以說在美國詩壇已經是大家所接受的一種方法，這種作風有它的好處，尤其在長詩裏，第一可以減少單調，引起讀者的興趣，使讀者稍得休息，第二可以適應比較「散文」一點的感情，使詩有一些伸縮性，不必老是，像一根琴絃似的，上得緊緊的。除此以外，全詩的氣魄之大相當驚人，情緒的升落也安排得得當，時而愛國激昂，時而哀婉平靜。除了成爲一首完整的史詩以外，它也是治美國史的一個很好的感情的注解。

貝內特還寫過許多反應美國生活的詩。他的廣播劇大部分是散文，和麥克李虛的廣播劇都是很有前途的試

驗。

很多人喜愛米萊小姐 (Edna St. Vincens Millay) 的詩。她在精神上是屬於早一期的浪漫時代的。即如她那冊著名的「致命的會談」，包括五十二首十四行詩，都是愛情詩，模仿勃朗寧女人，羅賽蒂女士，以及十六世紀的雪得尼，莎士比亞，以及以後的鄧約翰。裏面真正的感情不多。

最後，我們略略提一提柯萊恩 (Hart Crane) 和他的詩集「橋」。我們要了解他，第一不得不知道他有「依第普斯情結」。他父母因為吵架而分居，他是站在母親一面的，視父親如仇敵，他的感情可以說極不穩定而有神經質。因為貧困和性的問題常使他不快樂，爲了逃避這些問題他出走墨西哥，住了一些時候，在回國的船上投海而死。

因爲他過份的敏感使他根本不能，因此也不顧到創作中的理智成份。他寫給雜誌「詩」的編輯 Harriet Monroe 一封信，承認詩只應暗示（很像瑪麗美的理論），他就舉他自己詩裏的一個片語：「島嶼的慢板」(adagio of islands)，說這比「慢慢地在小島叢中穿過」要更合邏輯。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他如何注重字句的力量，尤其感情的力量。

這樣，他很容易流入「爲藝術而藝術」的作風，但幸而他找着了「一個可以寫的母題：「橋」。「橋」是一集詩，包含美國名人的畫像，民族的傳說，初期的歷史，現代的新發明。他所要解答的問題是：「什麼是美國？什麼是現代的美國？」要解答這問題，必須從兩方面着手：第一，傳統；第二，機器文明。他說他這首詩是「一幅有機的連環畫，表示「現在」的最主要的性質裏面有「過去」遺留下來的種種跡象。」這種解釋美國顯然和以前我們所看到的詩人們不同。他的注重傳統很像艾略特的精神，換言之，就是要在現在美國的生活之中看出過去的哪些東西還繼續存在，被吸收，遺留下來，而使現在成爲現在。美國的傳統（他以伊爾文的范文克爾爲象徵）在他看來第一是它的童年，西班牙，法國，英國的征服美洲大陸。再一個傳統就是拓荒者的傳統（「橋」裏的「河」），第三個傳統是印地安人，「橋」裏的「舞」就象徵白人與紅人的鬥爭和調解，這三大傳統在今日活着的美國裏存在，起作用。

第二方面，要了解現代美國，不得不了解現代的一切新發明，新機器。詩人的任務之一就是設法讓這些陌生的，生硬的機器能夠服詩國的水土，把它們引入詩園來。再進一步，由此我們才能解釋現代美國是什麼。「橋」裏的「隧道」便象徵機器文明。我們可以說柯萊恩用象徵派的藝術來描寫現代美國的詩人。

綜觀近代美國詩歌，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特點。第一，量的驚人。以三十年之內而出了大小四千餘詩人，四千餘冊詩集，這種萬卉爭妍的氣象真可以與英國文學史上的伊利薩伯和維多利亞來朝相比。再就單獨詩篇來說，上萬行的詩也不是絕對沒有。在同時代的英國詩壇我們簡直就找不出一首詩在長度可以和美國詩相比。這種下筆千言的氣魄也許正表現了這新興民族的生命力的富強。也許我們可以把美國的現代比做希臘的史詩時代：兩者都是朝氣蓬勃，都有一段創國的歷史在後面，美國的「特洛伊戰爭」即是開國戰爭和南北戰爭。反映在美國的詩歌裏的就是為自由的鬥爭，自由的獲得和頌揚及以高度的愛國主義，有時甚至是偏激的愛國主義。這不僅成爲美國詩歌的特色，而且成爲美國的性格的不可分的一部分。這種對於美國的偉大，美國的命運，美國的使命的感覺和認識，確是個增加人的勇氣，使人振奮的調子。

第二個特點就是不受歐洲舊傳統的拘束和新傳統的建立。美國的氣候，和美國的土地是新鮮的，他們的情感是新的情感，所以表達的方式也是新的。美國詩歌因此顯得健康，向上，沒有矯揉造作的虛偽，不世故，誠懇，坦白而明晰，速度高，是動的。有時固然也顯得狂野不文甚至粗鄙，這是因爲美國初期的特殊的氣候和土地是如此的。它是個拓荒的苦幹的氣候。這傳統因襲下來直到現在美國詩歌還是沾染着很多的大地的氣息，都傳遞一些土地的消息，美國的詩歌可以說是最貼近大地的。

這些傳統裏當然還有其他許成分，例如紅印度人，黑人的詩歌。尤其是黑人詩歌在美國詩歌，甚至歐洲詩歌上，發生極其深刻的影響。

美國詩歌之貼近大地更可以擴大的說成貼近實際生活。它非但從實際生活裏攝取生命，而且成爲實際生活的一節。例如它之利用新發明把詩歌和生活打成一片，使它不知如英國批評家斯本德所說從社會生活中消逝而被小說所代替，使詩歌利用舞台和無線電能和一般人接觸。這在英國也未嘗沒有，而範圍方面則不如美國之

廣。這種把詩和其他藝術合併的傾向和試驗未始不是把詩歌引上一條新的道路的好方法。

近代美國詩選譯

楊風翰

惠特曼

我聽見美國在歌唱

我聽見美國在歌唱，我聽見各種的歡歌，
機器工人在歌唱，每個人唱他自己的歌，充滿了應有的歡樂和力量，
木匠在唱着他的歌，一面量道木板和大樑，
泥水匠在唱着他的歌，在他準備工作或工作完畢的時候，
船夫在歌唱他船上所有的一切，甲板上的水手在輪船甲板上歌唱，
鞋匠坐在條凳上一面工作一面歌唱，帽匠站着在歌唱，
伐木人的歌聲，耕田人清晨在田裏去，午間休息，日落歸家時的歌聲，
母親的甜美的歌聲，少婦工作時的歌聲，少女們縫衣或洗衣時的歌聲，
每個人歌唱着他或她所有的，而不是別人所有的，
白天歌唱白天所有的一切——夜晚一羣青年人，健康，和藹，

張開大口唱着他們的強壯，悠揚的歌。

我聽說有人控告我

我聽說有人控告我，說我想要毀壞一切的制度，但是事實上我既不贊成也不反對制度，

（實在說，我和一切制度有什麼共同的地方？和制度的破壞又有什麼共同的地方？）我唯一想要建立的是在曼那哈塔，在聯邦的每一個城市，每個島嶼，每條海岸，在田野，在樹林，在壓過水面的每條大船或小船上，用不着高樓大廈，章程，董事會，抑或任何的論辯，建立起伙伴之間的溫情這個制度。

自我之歌（第六節）

一個小孩說：「草是什麼？」手裏滿滿地捧了一把草給我；我怎麼回答他呢？我和他一樣不知道草是什麼。

我猜想它一定是我的脾性的旗幟，用有希望的，綠色的材料織成的。

我又猜想它是主的手帕，

是一件馨香的禮物，是有計劃地丟下來的一件紀念品，

在角上有着它主人的名字，使我們能以看見，注意，並且說：「誰的？」

我又猜想草自己就是個孩子，是植物所產生的嬰孩。

我又猜想它是個整齊一律的象形字，

而它的意義是，「不論寬窄的地帶都一樣地茁生，

不論在黑種人或白種人之中都一樣地生長，

卡努克，土卡厚，國會議員，柯罕，我都同樣地給他們，同樣地接待他們。」

現在，在我看來，它又像墳墓的美麗而沒有修剪的頭髮了，

彎曲的草，我要很溫柔地對待你，

可能你是從青年人的胸膛蒸發出來的，

假如我曾經認識他們，可能我會喜歡他們，

可能你來自老年人，或者來自老早就從母親的懷抱中奪走的嬰兒，

而在這裏你就是母親的懷抱。

這棵草的顏色很深了，如果它是從老母的白首上長出來的，

比起老人的沒有顏色的鬍鬚也深得多，

很深了，如果它是從淡紅色的口腔裏長出來的。

唉，我究竟還是看見了這許多說着話的舌頭，

我看出來它們不是全無所爲地從口腔裏長出來。

我希望我能夠把關於死去的年青男子和女子，

以及關於老（和母親，老早就從母親的懷抱中奪走的嬰兒，這些草所給我的暗示翻譯出來。

你想那青年人和老年人變成什麼了？

你想那些女人和小孩變成什麼了？

他們依然在某個地方活着，而且很健康，

最小的一棵草芽都表示世界上實在沒有死亡，

即便有死亡，它也是領導生命前進的，並不是在生命的盡頭等待着捉拿生命，也不是在生命出現的時刻它便消逝。

一切都向前進，向外伸張，無所謂崩潰，

死和任何人所假定的死都不同，而且更幸運。

自我之歌（第二十一節）

我是肉體的詩人，我也是靈魂的詩人，

天堂的快樂在我這兒，地獄的痛苦也在我這兒，

我把前者移植到我身上使它增長，我把後者翻譯到一個新的語言。

我是女子的詩人，同樣也是男子的，

我並且說做女子和做男子一樣偉大，

我又說世界上沒有比做人的母親更偉大的事。

我唱的是擴張或驕傲之歌，
我們鞠躬祈求的次數已經太多了，
我宣示：大小不過是發展。

你超過其餘的人了麼？你是總統麼？

這是件小事，他們每個人都會到那境地，而且超過它，再往前進。

和溫柔，生長着的黑夜同行的人，我就是他，
大地和海半隱在黑夜裏，我向它們呼喚。

緊緊地壓着坦露胸膛的黑夜——緊緊地壓着磁力的，滋養的黑夜！
南風之夜——只有疎落的大星的黑夜！
仍然在頷首的黑夜——瘋狂的，赤裸的夏夜。

微笑吧，豐潤的，呼吸清涼的大地！

長着酣睡而流質的樹木的大地！

日落已經離去的大地——有着雲霧置頂的高山的大地！

微微染着藍色的滿月像玻璃瀉滿了的大地！

光影交錯在河流的潮水的大地！
有清明的白雲爲我而更澄澈煥發的大地！
撲向遠方，伸張着的大地——開滿了茂盛的蘋果花的大地！
微笑吧，妳的愛人來了。

「浪子」，你把愛給了我——所以我也把愛給你！
不能言傳，熱情的愛。

自我之歌（第四十節）

日光的炫耀我不需要你的沐浴——攔到一邊！
你只照亮了表面，我穿透表面，而且穿到深處。

大地！你好像在我手上找什麼東西似的，
曠，老傢伙，你要什麼？

看啊，我不教訓人，我也不施小惠，
我給別人一些東西的時候，我把我自己給他們。

嘿，你這個無能的人，膝蓋發顫的，

把圍巾打開露出你的豬臉來，讓我吹點勁兒到你身子裏，
把手掌張開，把口袋的袋沿掀起，
我決不讓人拒絕我，我強迫，我有很多東西，多得使不完，
我所有的一切，我賜給別人。

我也不問你是誰，這於我並不重要，
你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不能是，除了我將要為你關起的。

對於棉花田裏的奴隸，或者打掃廁所的，我是偏向的，
我吻他們的右頰，像吻我的家屬一樣，
我並且發誓，在靈魂深處我永不拒絕他們。

無論誰在垂死的時候我必定向他奔去，轉開他的門紐，
把他的被窩拉到腳根，
讓醫生和牧師回去。

我抓住降落的人，用不可遏止的意志把他昇起，
失望的人啊，我為你拚命，
我決不讓你落下去，一定！把你全部的重量放在我的肩頭。

當丁香花上一次在門前開放（第一至三節）

一、

當丁香花上一次在門前開放，
夜晚那顆大星老早就在西天降落的時候，
我感覺悲戚，以後每當春天重迴的時候我仍舊會感覺悲戚。
重迴不絕的春天，你定然帶給我三件事，
常年開放的丁香花，西天降落的大星，
還有我對於我所愛的那個人的想念。

二、

強有力的西天的殞星啊！
夜晚的陰暗啊——憂鬱垂淚的夜晚啊！
消失了的大星啊——遮蔽大星的黑暗啊！
使我無能為力的殘暴的手掌啊——我的無助的靈魂啊！
使我的靈魂不能自由的，殘酷的，圍繞一切的陰雲啊！

三、

在一座古老的村舍前面，白漆柵欄裏面的小院中，

有一叢丁香樹，在向高處生長，心形的葉子是深綠色的，多少尖尖的花朵纖巧的向上升，我愛那強烈的香味，每片葉子都是個奇蹟——從小院中這叢丁香樹上，長滿了顏色嬌弱的花朵和深綠色的心形的葉子，我折了帶着花的一枝。

第金生

我爲美而死去

我爲美而死去，但是在墳墓裏

我還沒有十分安頓

人們又在隣室放進了一位

爲了真理而死的人。

他低聲地問，我爲什麼失敗了。

我回答說：「爲了美。」

他說：「我爲了真理——兩者是一個；

我們正好是兄弟。」

於是，像族人在晚上相遇，
我們隔着屋子交談，
直到青苔長上我們的嘴唇，
蓋住了我們的姓名。

天很低

天很低，雪很卑鄙，
一片雪花在漫遊，
掠過倉廩，經過車槽，
猶豫着是走呢還是不走。

尖峭的風整日在埋怨
如何受人虐待。
「自然」，像我們，有時被人瞥見
沒有戴着冠冕。

魯濱孫

理查柯利

理查柯利每次進城的時候，
我們在人行道上的人都向他望；
他是位十足的紳士，從腳到頭，
他到處受人喜愛，窈窕得至高無上。

他穿的衣裳永遠非常素靜，
他每開口總是非常近乎人情；
但是他那聲「早安」却依然使人
心跳不已，他一面走一面放出火星。

他又有錢——是的，帝王都不能和他相比——
各種的美德他都學會，使人敬佩；
總之，我們認為他的一切都足以
使我們希望但能處在他的地位。

我們就這般地繼續工作，等待光明，
吃飯的時候沒有肉，對着麵包發脾氣；
而理查柯利，在一個安靜的夏日的黃昏，
回到家，把一顆子彈打進了自己的頭裏。

魯本，勃萊脫

我不願意你以爲魯本勃萊脫，因爲他是塔，以屠宰爲業，所以他就比我更野蠻一些，他睜的是規矩錢，他並沒做錯。『你的妻子救不活了，』他們對他說。他驚慌悲痛得發抖，瞪住那些人，那晚上像個大孩子他哭了半夜，使那些看他哭的女人也涕泗滂沱。妻子死了以後，他把一應樂手，牧師及其他的賬目付清，然後把妻子所做的許多東西，悲哀地裝進她的一口箱子裏，箱子裏又放了些杉木的碎片，然後他把屠宰廠拆毀，推翻。

瑪斯特斯

寡婦

她們的丈夫被人掩藏起來以後
她們還繼續生活下去，
頭髮灰白了，老了，變瘦了，或變胖了，
一天天枕着奢華，從午餐帶來的
瞌睡中醒來，發出顫動的笑聲，
撫弄着長串的水晶珠子，於是
在清醒的心情之下隨意看點書，
不然，就等候郵差送信來，
不然，就在等電話，或是來吃茶的客人——
如此，二十年，二十多年，她們坐着不動。
債券，股票是她們的；不然就是養老金，
因為那早死的丈夫在征服某個
蠻荒小島時曾出過力，睜着很低的薪水；
如今他既和那些被人忘了一半的死人長眠了
他的遺妻便領用這份榮譽金，
用來支撐她那苟延的威望。
公庫是非常地富足，並不感覺到
這一小點消耗；但是這筆數目却足以
寬慰擔憂的心，因為雖說對於思想和進步

她是滿懷熱誠，對於來日仍不免畏懼。

在所有城市的蜂巢裏，高出

煙霧和霧塵之上，在空氣明淨的地帶，

住着無數的寡婦，舒適而安全，

上帝的愛和守門人保護着她們，

被教會所拯救，被律師所伏侍，

戲子，舞蹈家，小說家供她們娛樂。

有的練習寫詩，有的神經比較少壯

則涉獵乎雕刻；但是大家却都習於

在宴會上，歌劇場中，贏得名人的垂青，

都直於吸收用金錢買來的忠實朋友

他們的高度的生命力。而當她們

不在塑像，不在作詩的時候，

不在喝茶，或搖擺着出門赴宴的時候，

她們就坐着，攪和着一種新的賄賂，

運動「人生」去拯救靈魂；不然就數着

袋裏的錢；不然就望着窗子，由於酒或罌粟膏

而半有睡意；不然就等待開午飯的時間；

不然就帶着女僕出門訪客；再不然就招待

她們所捐建的研究機關的主腦，或是雜誌的主腦，爲的是更容易在人們的回憶中取得一席之地，或者取得眼前的勢力；再不然因爲痛恨社會而強迫報紙採取她們的策略，強迫它們效法她們丈夫的固執的暴戾，像一窠地獄裏撫育出來的人。從租金，基金，期產，歷代的永不動產，用糜爛發黃的手指，她們搜集了無窮盡的金錢，用來喂養中了風的特權的血管。而生活着的人們反抗垂死的頭腦的計劃，她們却予以挫折。

所有的城市的蜂巢滿都是這種寡婦。在那些錯綜複雜的蜂房裏她們生活着，被人拋棄，過着無聊，舒適的生活；在這種房屋裏她們身邊的一切都是荒涼的。雨水落在，雪堆在野外大樹根下的那個人身上，已經有許多年了；連他那副骨頭，雖然居住在花崗石之中，

都已經瓦解了——但是他的遺寡依然坐着，在窗前，在城市的層樓的高處。

蜜蜂，牛蜂，馬蜂在她的沒有生命的蜂巢左右穿來穿去；有時她也會倒吸一口氣

當她看見執行死人的葬儀的黑蜜蜂

拉着一個死了的蜜蜂或黃蜂

駛向風雨的，或是星夜的野外而去。

這時她不禁寒戰，知道時候快到了，

黑漆汽車的車夫就要來敲門

把她從城市拉到郊外，在郊外

明月凝視着山野的孤單；她所有的

水晶項鍊，財產，這時也都將分散了；

她所有的田地的田租，所有的利息

也都將長起翅膀變了樣子，

飛到和她一樣貪得無厭的手中。

在城市裏還有無數的女人——

老弱殘廢的寡婦，她們擦地板，

看大門，或者做廚子；她們的孤獨的命運

是城市的儀仗隊的一部分，是人類的

一件不可缺的東西，是放蕩的，
缺乏供給的生活的犧牲！她們沒有
戰利品，利息，也沒有津貼使她們
有能力在憂慮貧困的世界裏生活；
她們所有的只是忍耐和一間小小的屋子。
只有忍耐和一雙因為勞作而乾癟的手。

福洛斯特

雪夜林邊駐馬

我想我知道這片林子是誰的。
雖然他的家是在村子裏；
他還是不願意我停在林子邊
望着大雪落滿在林子裏。

我的小馬一定想我很怪誕，
一年之中今天晚上可算最暗，
附近也沒有農莊，却停到
道林子和結冰的小湖之間。

近代美國詩選譯

他把鑾鈴輕輕一搖

好像問是否走錯路了。

此外惟一的聲音是冷風

輕輕掃過，和鵝毛般的雪花的飄搖。

林子很可愛，很黑，又很深，

但是我有約會，不能失信，

還要走許多里路才能安寢，

還要走許多里路才能安寢。

踏葉人

我踏了一天的落葉，我現在感覺秋天的疲倦。

上帝曉得我所踏的，踏入泥土的落葉的顏色和形狀。

也許我用力太大了，也許因為駭怕我太猛了。

我安然地把又是一年的落葉踏在脚下。

一夏天它們都在我頭上昂得比我還高，

要到它們地下的歸宿去，它們必得經過我。

一夏天我總以為我聽見它們在低聲恐嚇，
一旦它們來到，它們就像決心要把我一同帶到死亡。

它們和我心中的逃亡者談話就像樹葉和樹葉交談。
它們敲我的眼皮，觸我的嘴唇，送來一份到悲哀去的請帖。
但是不能因為它們必須去我也，就不得不去。
起來，我的膝蓋，站在又是一年的白雪的頂上吧。

進來

我走到林子邊上的時候，
聽！畫眉的音樂。
如果林外現在是黃昏，
林中已是黑夜。

林中太黑暗了，小鳥已經
不能用雪車似的翅膀
滑到更宜過夜的樹枝，
雖然它還能歌唱。

太陽的最後一條光線
早已消逝在西天
可是它在畫眉的喉頭
又多活了一支歌的時間。

在柱子撐住的黑暗裏
畫眉的歌聲遠揚——
幾乎像在呼喚我進入
黑暗去，去哀傷，

可是我是爲了星才出來的；
我不願走進黑樹林。
即便請我我也不準備去；
何況我並沒被請。

山德堡

芝加哥

替全世界宰豬的屠夫，

製造工具的人，堆麥子的人，

和鐵路遊戲的人。全國貨運的經手人；

像暴風雨似的，精壯的，喧嘩的，

「寬肩膀」的都市：

他們跟我說你壞，我相信他們，因為我看見你的塗脂抹粉的女人在煤氣燈底下引誘莊稼漢子。

他們又跟我說你邪惡，我回答：是的，我的確看見搶匪殺人，逍遙法外，第二次又去殺人。

他們又跟我說你野蠻，我的回答是：在女人和孩子的臉上我曾看見過放肆的「飢餓」留下的痕跡。

我回答完畢，重又轉過身面對着譏笑我的這個都市的人，我把他們的譏笑奉還給他們，並且跟他們說：

來，指點給我看哪個都市像它這樣昂首頭歌唱，以鮮活，粗魯，強壯，狡猾為驕傲。

這才是個高大，勇敢的硬漢，活生生的嵌在一羣渺小，軟綿綿的都市中間，噴出來帶着磁性的罵人的話；

像狗一樣地兇猛，舌頭在舐着耍動作，像野蠻人一樣地狡猾，和荒野在角鬥，

禿着頭，

在鏟除，

在毀壞，

在計劃，

在建設，在破壞，在重建設。

在煙霧之中，滿嘴都是灰塵，露出潔白的牙齒大笑，

在命運的可怕的重擔之下像一個年青人那樣地大笑，

又像一個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的無知的戰士那樣地大笑，

大笑而且誇口說在他的手腕之下有全民的脈膊，在他的肋骨之下是全民的心，

大笑着！

笑聲有如暴風雨，精壯，喧嘩，是「青年」的笑，半裸着身體，流着汗，很驕傲，因為自己是屠夫，製造工具的人，堆麥子的人，和鐵路遊戲的人，全國貨運的經手人。

霧

霧來了

踏着小小的貓腳。

靜悄悄的，把臀部落地

坐下來，望着

碼頭和都市

於是又站起來走了。

象對於不同的人顯得不同

威爾遜，皮爾塞，史那克在站在動物園裏的象的前面。

威爾遜說：「它叫什麼名字？它是從亞洲來的呢？還是從非洲來的？誰喂它？它是雄的呢，還是雌的？它有幾歲了？有沒有孿生的象呢？養一隻象要多少錢呢？它的體重是多少？假如這隻死了，再換一隻要多少錢？」

假如它死了，他們把它的骨頭，脂肪，皮革用來做什麼？除了供人看以外，它還有什麼其它的用途？」

皮爾塞什麼問題都沒有；他自言自語地說：「它本身就是一所房子，有牆，有窗戶，天啊，那耳朵是從高大的包穀地裏來的，天啊，這這幾條腿的建築師真有本事；它站着就像一座橋架在很深的水上。它的臉很憂鬱，眼睛很慈祥；我知道象待小孩子很好。」

史那克上下打量了一番，最後自己對自己說：「這傢伙外表很結實，我敢說他的心也很強壯，我敢說他肚裏就像釘着銅釘的鍋爐。」

他們並沒有辯論。

他們並沒有因為爭辯而彼此漫罵。

三個人對這隻象有三種看法，

算了，也並沒有往下多說。

在這光天麗日的星期日下午他們並沒有殺風景；

他們彼此相對說：「一星期裏只有一個星期日。」

麥克李虛

詩藝

一首詩應該用手摸得着，應該默默無聲

像一個球狀的果實

啞得

像姆指所觸到的古老的人像紀念章

安靜得像長着青苔的地窖外面的
袖子磨先的石簷——

一首詩應該默默無言

像一羣鳥的飛過

x

x

x

一首詩在時間裏應該是不動的
像明月的上升

離開頭腦，一個記憶一個記憶地，
像明月把攪在黑夜中的樹

一枝一枝的解放出來

像明月在冬天的樹葉後面——

一首詩在時間裏應該是不動的

像明月的上升

x

x

x

一首詩應該等於：
不真

一道空闊的門洞，一片楓葉
代替一切悲哀的歷史

斜欹的芳草，海上兩粒光
代替愛——

一首詩不應該表明
應該是。

枕木邊的墓地（「洛克斐勒先生的都市裏的壁畫」之一）

噢呀，唉！我們肩上的土真是重：
我們之中沒有一個生來是爲了埋在這個土裏面的：
我們是些個黑人，葡萄牙人，匈亞利人，波蘭人：

無疑，我們生出來是爲了看另一片天的：

如今我們却長眠在這裏，在河邊的草原下：

我們裹着草長眠在很厚的草地下：

我們聽見大地和蚱蜢整天的摩擦：

是我們把鋼軌從東濟岸舖到西海岸：

是我們（你知道麼）把兩洋鐵道通過山陰

把火車開到拉拉密，裝得滿滿的，

十八哩路花崗石的斜坡。

每一哩高上四十三呎，坡度繼續的高：

是我們把它造成的：我們這一類的老實人：

是我們鑿的這些井才有了清涼的水：

是我們造的山溝裏的石壩，貨車的支線：

除了我們和管着我們的愛爾蘭的工頭，誰肯做？

那時候在這國家裏的都是外國生長的：

是蘇格蘭人英格蘭人中國人德國人奧國人……

噢；但是這下面的土受着很大的重量！

當初我們出來不是爲了在這裏

和陷入泥土的枕木之下無名無姓的長眠着！

世界上沒有一件好東西有錢的人不買去的：

每件東西都被金鈔上面的那層油黏住——

大陸，一片新的天空，也都不能例外；

不要因爲我們上面長着奇怪的革而憐憫我們：

我們在這些山上的石牀上鋪了鋼軌：

我們墳墓的所在地有電線杆子作標記！

我們出來並不是爲了長眠在地下，不是爲了

在這乾燥的空穴裏讓火車在我們上面經過……

對羣衆的演說詞

告訴我，有耐性的朋友們——等待消息的人們——

從哪一個彼岸：從哪一個很奇怪的海岸：

從什麼地方消息會來到？誰來教訓你們？

在馬槽裏，小孩的搖籃下，傾聽的人們——
從前聽神諭：現在在門外聽着的人們——
你們在等誰？你們以為誰會來解釋？

你們聽了幾千年，還是沒有答覆——
晚上給名叫「孤單的心」的小姐寫信的人們：寫別字的人們——
張開你們的眼睛吧！這裏只有地與人！

這裏只有你：只有你在打電話：
空中沒有別人在低語：
沒有別人，只有你，推那個鈴。

假如你不知道，沒人知道：船和降落場
都不來把其間的黑暗這密碼繙譯出來：
你有眼睛，你睛所看見的就存在。

你所見的地就真是你正在看着的地：
太陽是真好：真正地溫暖。
女人就像你所看見的那樣美麗——

她們的乳房（相信我）像廊下鴿子的私語：

她們溫柔地用乳房載着溫柔。看她們！

看你們自己。你們強壯，你們體格長得好。

看看世界——你從來沒有接受的世界！

當真地，一點不假，你們可以無所顧慮地生活在這世界裏！

那麼你們爲什麼還要等在書本裏念到這世界呢？

你們自己寫這本書！假如有需要，你們寫給自己！

告訴你們自己世界上有太陽，太陽會上昇！

告訴你們自己大地有糧食喂養你們：——

讓死人說人必有死！

誰比你們更能夠知道什麼是死？

一根骨頭，殘破的身體又怎能假定什麼是死呢？

讓死人用他們的低微的氣息尖聲叫喊吧：

笑他們！你們說：被煤殺的神會醒來！

但是我們工作者一同得到了工作的結束：

告訴你們自己，大地是你們的只管拿；

當初等待從黑暗中的消息的時候，你們很貧窮。
世界一直是你們的：你們不願意拿它。

柯萊恩

河

向下，向下——天生的拓荒者，不顧時間，
污穢的支流奔向古老的河流——
任性地流蕩，它們並沒征服疆土，
只在寂靜中飄蕩，像從約旦河的眉梢。

你不會聽見它，像聽見海！即使石頭
也不如它這樣因為重量而沈靜：慢慢的，
好似不願再受貢禮——斜着向下溜
像一個，他的眼睛已經埋葬了很久

這條河，擴張着向前流——消耗了你的夢。
你是什麼，迷失在這無潮的魔力裏？

你是你父親的父親，和這條河——
一個流質的題目，被飄浮的黑人所擴大。

白晝，潮濕的噸位，沖積的行軍，
夜晚又混濁污泥積滿的岩石，
和石堆土裏折落下來的樹根是血脈：
米西西比河飲入遼遠的山谷。

探掘的熱情，拖入水底的日光啊！
雪花岩的表面以伸長的力量劃出
一條叢林的美，赭紅色的，山貓阻梗着的；
耐性點！你就會到達居留的地方了！

在德索托（註）的白骨上面裝着課的車底
跳躍過傳說有三個王冠的城市。

再滑下兩道灣米西西比傾瀉了

（馬上，高大的戰艦出現於鹽湖之上）

流入了它自己身體裏，堆起來，自由了。

一切淡下去，只留一條細細的天線在周圍……

前面，沒有東西擁抱它，除了刺人的大海；

從長條牀上這條河昇起了，

完全懸在它的夢上，像芥子的光，

被人用歷史，它自己的意志，來拷打——流啊！

——這條「熱情」擴張了，伸出寬闊的舌頭。

窒塞而緩慢，會合了墨西哥灣，下面是靜靜的祝詞。

(註) 德索托，西班牙探險家。

本奈特

「約翰勃朗的尸體」選譯

鍍銀的油燈在四邊懸着繩子的

紅桌布上洒下一片寬大黃色的圓光。

傑克愛利特(註)把書放下微微的

傑克愛利特(註)

母親還是在

開始打那條灰色圍巾，父親還是在
看那張沒有更換的老報，還是戴着
那副老式的眼鏡，樑子已經戴壞了。

.....

傑克愛利特

手腕上的脈搏突然跳得很快。他眼睛後面
一個有鬚鬚的木偶吊在繩上唧唧的叫，
而且因為他在那裏，天色也暗了下來。
這是母親說話的聲音，奇怪的
像箍着鐵的聲音，是我從沒聽見過的。
「威廉，上禮拜在教堂我爲他祈禱來着。
每天夜裏在家裏我也替他祈禱。
他犯了什麼法，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對的。我禱告上帝
請他想法告訴世界上的人說他是對的，
請他打開這些南方人的冥頑使他們了解！
而且我知道，每個人家，每所教堂裏，
在北方各地，女人在爲他祈禱，
在爲他祈禱。上帝會聽見這些禱告的。」

迎介國美詩鸞譯

「他會的，親愛的。」老愛利特溫和地說
「但是上帝怎麼回答呢？」

他握住她的手

撫摸了一會。她於是歎了一口氣
又回到那條打不完的圍巾。
傑克的脈膊跳得更快了。

女人在禱告，

在夜裏禱告，在北方每家人家裏，
為約翰勃朗禱告直到膝蓋
僵涼得發痛

無數的禱告辭

無情地上昇，直到午夜的

黑暗的穹窿充滿了她們的禱告

以致野雁都不能像箭似地穿過

這暴風雨似的，可怕，上昇的女人的祈禱……

x
x
x
x

約翰勃朗的尸體在墳墓裏腐爛了。

他再也不會持着愚蠢的長槍走來了

後面跟着一羣亡命的人，遮蔽了日光。

他回到北方去了。黑奴已經忘記了他的眼睛。
約翰勃朗的尸體在墳墓裏腐爛了。
約翰勃朗的尸體在墳墓裏腐爛了。
在石頭底下，他的尸身已經改變了，
結實的肉腐化了，骨頭已經脫落。
雖然下面有他的頭顱，明年棉花依然長起。
雖然下面有他的骨頭，明年奴隸還是奴隸。
一切沒有改變，約翰勃朗，一切沒有改變。

「我的骨頭裏有一支歌。我的骨頭裏
有一支歌。」

我聽不見歌聲，我只聽見在
呆鈍的種籽偷偷地長出來
在準備好了的土地的黑肚腸裏，
聽見葉下蟋蟀。諷諷作響，
星辰的寒冷的輪子在支扭。

「把我的白骨繫起來——把它吹竽
做成骷髏的笛子。一旦風從

含苞的春天吹出來，我的歌聲就吹出來了。」

我聽不見歌聲。我只聽見春天潮水
怒吼，山中的溪水因為解凍的冰，
瓦解的土石而高漲，漫溢到兩岸
而發出蜂湧的聲音。

「那就是我的歌。
是由水和風做成的。它向前進。」

不是。約翰勃朗的尸體腐爛了，
腐爛了。

「我的骨頭已經洗乾淨
上帝把它吹通，發出空靈的聲響，
上帝把他的野火放在我死去的心中。」

我聽見了，
微弱，微弱得像三月初生的陰陰的蒼蠅，
微弱得像鐮刀似的風下的草

成羣結隊，微細的歎息。

「歌聲愈來愈強烈了。」

愈來愈強烈了。它在前進。

是跳動的脈搏，傾瀉的海濤，

是春日天空打鑼似的雨

帶來了回聲，

約翰勃朗的尸體，

約翰勃朗的尸體。

但是還不兇猛。我覺得它還是

近於哀傷，不夠兇猛。

你還沒有聽見呢。你還沒有聽見

這歌聲裏面走路的鬼，那抖顫的聲音。」

死人的

強烈的藥，苦藥，

現在我把你喝下。我聽見那解放的東西了，

熟了的麥子的忿怒——成熟了的大地

發怒地抖着，像一面鼓

從堪薩斯敲到維而蒙。我聽見
鬼腳的腳步。我聽見上昇的海。

「榮耀，榮耀，阿列路亞，
榮耀，榮耀，阿列路亞，
榮耀，榮耀，阿列路亞！」

前進的塵土的這苦痛是什麼？
碾成斧刃的這些歲月是什麼？

「你去問潮水爲什麼隨月亮而漲高，
我的骨頭和我像潮水一樣地升起了，
一種不死的痛苦把我們吸起來，
到我們的歌唱完了它才把我們藏起。」

幻影的鼓變小了——年分
又退了回去。現在仍不過是冬天，不是春天，
雪依然把它的白色擲在新墳上，
一切沒有改變，約翰勃朗，一切沒有改變
約翰……勃朗……

(註)傑克·愛利特，就是約翰·勃朗。

午刻的夢魘(一九四〇)

公園裏還沒有掘戰場，還不到時候。

天空裏也沒有兵士降落。

公園裏天氣很美麗很晴朗。太陽很熱。

樹木都穿起了飽滿的，綠色的，沉重的夏葉。

一架飛機在頭上嗡嗡的響，但是沒有人怕。

在這美麗的大都市，不是爲戰爭建造的，

沒有理由駭怕。我們有的是時間，時間。

在諾曼第也曾有過時間，但是那東西落了下來。

他們醒來的時候，他們看見印着黑十字的飛機。

他們醒來的時候，他們聽見大砲在街頭轟炸。

最初他們不敢相信。這是難以置信的。

他們過去是友善的，勤勞的，富於發明的。

他們過去有良好的藝術，過得去的生活，多年的和平。

好像，這些東西還不夠似的。

有些人寫書，有些人畫圖畫，

工作，工作完畢疲倦地回家，不願有人來擾他。

他們嘲笑英雄糾糾的步武，蹣腳的姿勢，緊張的敬禮。

他們嘲笑那些未來的該撒喇喊，吐沫。

好像這還不夠似的。還是不夠。

他們醒來的時候，他們看見印着黑十字的飛機。

公園裏有草。在漫長的草地上有兒童

幾個熱烈而和平的尼僧守着他們。喂鴿子的地方

有白種黑種的兒童，心切的教師

不住地數着，把他們當做小雞似的。把這許多

學童領到公園來確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但是小孩們吃完野餐，就回家去了。

（在富足的都市裏，他們原應該有更好的家才是。）

不會把他們送到堪薩斯或密西根

在接到通知的二十四小時以內，

驚惶，失措，抓緊了破碎的玩具，

成千成百地堆上燈火管制的火車。

這只是爲了安全起見，使他們能活下去，不致於死。

以防萬一他們遇到死亡，而不能活下去。

這種事我們從沒有想到。我們有很多時間呢。

在荷蘭，我們聽說，兒童就不如這樣地幸運。

在荷蘭，沒有地方可以疏散兒童。

荷蘭是個小國，你知道。事情又發生得快。

天上落的炸彈並不管下面有沒有小孩。

機關槍也不分辨。鹿特丹

全城的四分之一都炸得粉碎。

這當然也包括普通建築物

裏面陳設着普通的傢俱。如小猫小孩。

鹿特丹是座古老和平的城市，

乾淨，精巧，充滿了花。

但是這好像不夠似地。

不夠使所有的兒童安全。

一星期之內一切都完了，自由也完了。

在公園裏，還沒有空襲警報。

公園四周的房屋，窗上的玻璃依然還在。

坐在椅子上的那個人在看一份德文的報。

奇怪的是他並不因此而被槍斃。

他都不會被入打一頓或關進監牢。

還不到時候，還不到時候。

你可以是芬蘭人或丹麥人，而同時是個美國人。

你可以是德國人或法國人，而同時是個美國人，

是猶太人，波亨克，黑人，米克——所有我們

彼此相罵的壞名稱——而同時是個美國人。

我們這種現象為時已經很久了。

隨便走進一月館子，你對一個車夫說

你是屬於「優秀民族」的，他就會對你大笑。

「你說什麼，老兄？扯謊的把戲？」

我自己就是個外國人，但是還是自由國。

這是自由的國家……」

是的，我知道那些錯誤，我也知道另一方面，

私自用繩索勒死犯法的人，被收買的正義，荒棄的土地，

葉子上的鱗傷，包穀上蛙的洞，

帶着棍棒的反對罷工者，安慰的灰色的天空，

一切良心上無窮的慚愧，長久的不團結。

我只是說——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在試。

作為一個國家，我想我們在試。

人們在西班牙也試過，結果還是坦克飛機戰勝。
他們努力着長期地鬥爭過。

他們爲自由而戰，但是好像還不夠。

他們沒有配備。因此他們失敗了。

人們在芬蘭也試過。他們的抵抗很精明，

很靈巧，聰明，是自由民族的抗戰。

人們在希臘也試過，一度以普通人的

靈魂，精神，和熱情把他們擊退。

你可以點十四個國家的名——所有的

燈火管制的國家，曾經自由過的國家。

不過點名時不要大聲。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呢。

有很多時間呢。讓炸彈落在倫敦

把世界變成風，水，火。

燃燒彈落在倫敦的時候，我們還有時間睡覺。

倫敦的人是非常固執的。

當一個國家來看，我們醒覺得太慢，太好性憤。

（這是我們的錯誤也是美德。）我們喜歡把一個人

抬高到最高最有權力的地位，然後用磚頭打他。

我們不喜歡打仗，我們喜歡說我們想說的話。
我們習慣於說想說的話。

有許多字，

英國字或外國字，對我們是習慣的——我們常說，常聽見，常常必須記牢，常常忘記，在口袋裏摩得發亮，扔在家裏當紀念品，上代傳下來的，扔在抽屜的角落裏，鎖在箱子裏，放在安詳的腦後。

自由，平等，博愛。

我們決不對任何人出賣，拒絕或否認，公理和正義。
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解自明的。

我現在所說的只是——假如這些字過去了怎麼辦？

假如它們過去了，走了，不在了，怎麼辦？

從世界的肚子裏挖走了，抹除了，怎麼辦？

我們是習慣於這些字的，習慣得忘記了一半，

就像你忘記你自己的房子的樣子一樣，

而你在黑暗之中還能繞着它走。

你不能估計日光或空氣的價值，
你也不能估計這些字。因此它們一定是很容易得到。
可是我們化了信仰，熱情，很高的價錢才買到它們。
我們化了苦血，無名的血，農夫的，教師的，
鞋匠的，傻子的血才買到它們。
這些人打破了舊的統制，打破了帝王的驕傲。
有許多人沒有看見成功，有的疲乏了，
有的懷疑，有的弄不清楚。

把它們買到的是瓦爾密磨房的那些粗人
萊克辛頓持着輕便的長鎗的，
臉孔乾癟的新英格蘭的鄉下人，
是那些「鋼鐵伯爵」，（訂出了一份憲章
爲了他們自己的鋼鐵般的利益，不是爲了人民，）

可是人民還是把它得到，
用他們的汗打上一個記號。
費了很久的時間才買到這些字。
費了很久的時間和痛苦才買到這些字。

從此以後，永遠，自由了。

從此以後，永遠，自由了。

任何人不得被別人細起，罰款，殺掉，而必須先由同等人裁判。
使「聯邦」更爲完美。

別人也有他們的字，強硬的字，

像坦克一樣強硬，像炸彈一樣有爆炸性。

國家至上，崇拜國家！

領袖至上，崇拜領袖！

力量至上，崇拜力量！

崇拜，鞠躬，不然就是死！

我要穿過公園回到安全的家，

這不是倫敦，也不是巴黎。

這是高超光明的都市，幸運的地方。

時間永遠充分的地方。

孩子們只穿着襯衫，女孩子高大像一朵花，

騎腳踏車的，玩飛機模型的兒童，

躺在草地，不顧旁人的眼光的愛侶

好像他們是躺在時間以外一座島上，

還有結實的孩子們在噴泉旁潑水，
警察向他們吹哨。

傻瓜們在地道的牆上寫「傑美是個傻瓜。」

這些人都很安全，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在他們頭上。

當然，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去告訴法蘭克，在聯合廣場上，美國人不來了。

去複誦經紀人們關於總統的新故事。

不論什麼。這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還有時間喝你的酒呢——很多時間。

去告訴火它只是在別國燃燒，

去告訴轟炸機它把地址弄錯了，

去告訴颶風從那邊走。

去告訴地震它不准搖撼這塊地。

鐘已經在夜晚響了，空氣也隨它震動。

今天晚上我若聽見飛機我就不睡了。

黑人詩歌

蘭斯頓·休士

銅痰盂

夥計，把痰筒給倒了。

地德羅，

芝加哥，

大西洋城，

棕樹灘。

把痰筒給倒了。

旅館的廚房裏的蒸氣，

旅館的客廳裏的煙氣，

旅館的痰筒裏的黏液；

我生活的一部分。

喂，夥計！

五分錢，

一毛錢，

一塊錢，

兩塊錢一天。

喂夥計，

五分錢，

一毛錢，

一塊錢，

兩塊錢

給孩子買雙鞋穿。

房錢得要付。

星期日得上教堂。

上帝啊！

孩子教堂

女人星期天

跟幾毛錢幾塊錢

倒痰筒付房錢

都攪和在一塊了。

喂夥計。

明亮的銅盆獻給上帝是很美的。

擦得很亮的黃銅就像

大衛王的舞妓所用的鏡鉞，

像所羅門的酒杯。

喂夥計！

乾淨的痰筒在上帝的祭壇上。

乾淨明亮的痰筒剛剛新擦過，

我至少能夠把它奉獻。

夥計，來！

想家藍歌

鐵道的橋是

空中的一支悲哀的歌。

鐵道的橋是

空中的一支悲哀的歌。

火車每次經過

我想到一個地方去。

我走到火車站：

我的心跳到我嘴裏。
走到火車站；
心跳到我嘴裏。
我一節悶子車
把我滾到南方。
想家藍啊，上帝，
有了真可怕。
想家藍這東西
有了真可怕。
免得自己哭
我張開嘴大笑。

康提·柯倫

賽里尼亞人西門的話

「他」從沒跟我說過一句話，
可是「他」叫過我的名字。
「他」從來沒有給我一個信號，

可是我知道，我來了。

最初我說，「我不願負着

「他」的十字架——

「他」把十字架放在我背上
只因我的皮膚是黑的。」

但是「他」爲了一個夢想而死；

「他」又非常溫順；

「他」的眼睛射出一條光
人從遠方來尋求這光。

我的憐憫所買正是「他」；

我一個人爲基督做的事

是全羅馬而鞭子或石頭的傷痕
所不能做的。

遺產

非洲對我是：

紅銅的太陽，醒紅的海，
叢林裏的星光，叢林裏的小道，
強壯，青銅色的男子，尊貴，黑色的
女人，從她們的腰裏我生出來
當伊甸園的鳥在歌唱

離開了他的祖宗

所喜愛的景物三百年——

馥郁的林木，肉桂樹——

非洲對我是什麼？

.....

整天又整夜，

只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做：

撲滅我的驕傲，吹冷我的血，

免得我在洪水裏滅亡。

爲了免得使一星隱藏的餘燼

把我以爲潮溼的木頭

像乾極了的麻一般點着，

像最起碼的蠟溶化，

免得墳墓又把死人回生。

我的心，我的頭腦至今還

一點都不知道

他們和我都已經文明了●

表現與表達

王 題

文字是一堆印在紙上有意義的符號。它們可以述說一套思想，一個故事，或一串夢境，這是文字的表達作用。從文字的表達作用方面看，我們有時候說它表達得確切或否。然而即使一篇文章表達得不確切，我們始不能了解其企圖之所在；它所要表達的是什麼。而且不同的文章或者用不同文字所寫的文章可以有相同的表達。一本敘述康德哲學的小書，所用文字可以與康德原書中某幾段迥乎不同，却不妨礙我們對於康德原書那某幾段的相當了解。一本翻譯小說仍能夠娓娓述說原著中所講的故事。同一個意思在不同的人的手下，選擇了不同的辭藻，句法，把它寫到紙上。所以，南海小島上一個詩人會長對斯蒂文萊說：詩的內容只有情人和海。雖然如此，我們既早已有了一篇講情人的詩和第一篇講海的詩，可是我們並不滿足而懶惰，像一個吃得太飽的美食家一樣，便厭倦於海和情人。

我們不能不承認希臘哲人對於藝術的看法。他們認為藝術是人為的假象，以表達那已經存在着的真像。文學，圖畫，和音樂都是一些浮動的媒介。它們的任務是摸倣，它們的價值是摸倣。它們的價值的確定取決於它們與它們以外的其他事物之間的關係。這關係就是「相似」，是一種外在關係。表達的媒介與所要表達的彼此獨立，互相在外。聰明的詩人把位置矯正恰當，我們就認識了一點真理。但是對於這種說法，後人有種反抗。——因為，我們讀詩並非單只是要得到種種知識。但丁講地獄界，滌罪界，天界。莎士比亞講愛，嫉妒，仇恨，陰謀，和暗殺。他們都是很好的哲學家。而且重要的乃他們都是很有趣的哲學家。他們發掘，摸倣，表達出許多不朽的道理，而且他們創造了天真的遊戲。在這遊戲中，我們和但丁，莎士比亞一齊嬉耍，得到至上的快樂。詩不僅有所表達，並且也有所表現。白瑞蒙說詩表現了一種神祕而又一致的實體。克羅齊說是直觀。梵樂希說是一個宇宙的覺識。而物理學家兼為哲學家的懷梯黑說是一點具體而真實的基本經驗。

兩個畫家從同一面窗子向外眺望，可以畫出兩幅不同的風景。其差別不在表達了不同的視野景物，而在不同的表現。翻譯一首詩正是從新創作了一首詩。失敗的翻譯是走了味的火腿；也許理想中的完美的翻譯永不可能。——表現不同的許多詩仍可以有相同的表達。這大概是翻譯的唯一可能。大家看中國山水畫已經煩膩，因為總是遠山和近山，高樹和矮樹；在所表達的一方面講是千篇一律，但是在所表現的一方面講則各有千秋。一個觀賞對象其可觀賞處就在它的表現。我們觀賞，書法，山水畫，大自然，人世相。我們還可以觀賞一個抽象的理論系統。我們說某大家的哲學氣象森嚴，或者稱許數學的空靈，把它比擬作一座冰雪的神殿。表現隸屬於一個特殊的事物。任何一個特殊的事物都有它的獨特的表現。表達則否，大理石屏上的觀音不是表達，雕陳橫過長空的人字也不是表達。只是有許多表現已被我們欣賞。有許多表現在我們眼前掠過，我們並未予以注意。按克羅齊所說，我們每天想作散文，可是我們每天告訴僕人拿拖鞋，我們並未覺察我們說的話已是散文。即使我們沒有想到，我們沒有承認那也有所表現，其實那也有所表現。所以初民藝術並不被初民所看重，反而文明社會中的人們驚訝。那些我們能加以欣賞的表現，我們有時稱之為風格，有時候我們不會給它們起名字。那些特別為我們贊美的，我們稱之為神韻。把風格加以歸納，司空圖分詩為二十四品，劉勰數文有八體。

表現與表達的分別第一要點是在於表現者與所表現者不分；而表達與表達者分離。所表現者就「舍」在表現者之中。不同的顏色，不同的筆劃，不同的形體，不同的聲音，各有不同的表現。在文學中兩個不同的字其表現不同，而自表達方面說所表達者如一，只是有表達作用的成功，不成功或相當成功的區別。我們要求表達的準確，所以我們有時候對於用作表達媒介的工具要深加推敲。至於在表現方面，我們只能取捨於我們所要表現的是什麼。我們沒有選擇表現的媒介的回旋餘地。克羅齊的美學主張認為美即表現，往往受人指斥。因為他取消了媒介的問題。我認為這種指斥是沒有分別表現與表達的緣故。

所表達者藉媒介而得以表達，所以是間接的。表現中，所表現者雖以具象為表現者，如鋒利之在刀刃，波濤之在於海水。所以是直接的。中國過去的藝術理論多講「美是直接的表現」。中國的藝術家都是莊子養生主

篋所說的庖丁，蓬生蒿所說的丁鍾，梓慶；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石濤和尚說：「夫一畫者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畫，墨，筆，腕，心五者相受。在於畫者即在於心。胸中既有丘壑，「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郭熙語）自然的從內直接發於外，其間不介入空隙，不容有媒介的問題發生。這種注重直接表現的議論在時代較早的樂論，詩論中都可以看出痕跡。也許就因為流行了這樣一種美學見解，所以中國藝術從一個相當早的時期起，就講神韻，講境界，不再來瑣細的解決表達方面的問題。例如透視的講求，在以表達為主要目的西洋繪畫中很重要，在中國畫家是不屑於嚴格追求的。

無所表達而只有所表現的就可以算是欣賞的可能的對象。但有所表達而我們未理會其表現的就不能成為藝術。因為我們未理會其表現，我們就不會把它當作欣賞的對象，我們不對它下美的判斷。它在我們生活環境中出現也許是因為可以有效用，或者可以傳授知識，在文學範圍以內，因為文字的表達作用是基本的，主要的，往往容易引起表達與表現的混淆。可是詩和小說有一個大的分野點，也就在表現成分與表達成分分配的多寡上。近來有人用 *Gelesenheit* 一字解說詩。所謂 *Gelesenheit* 者是不講上下文的「堆字」(a collection of words *living no context*)，正足以見得表達作用在詩中之相對的次要。至於在純形式的藝術方面，例如音樂，建築，圖案等，大家明顯的知道其表現作用的絕對性。但是華格納倡導浪漫主義的音樂，他的用意乃在賦音樂以表達的作用。而結果證明並非一個成功的企圖。西洋新派繪畫的方向與華格納在音樂方面的企圖完全相反。他們可以統稱為表現主義者，他們背叛了西洋繪畫重表達的傳統，而追求表現。完整的有意義的，可解的人物故事從畫面上消失，而代以單純的「效果」，得要用視官的觸覺來撫摸畫面才把握得到的，不得僅只用視官的知覺。我們愛好自然風景，我們欣賞人物風度都是因為那對象有所表現。我們常說一事物之動人處為「不可言喻」「不可形容」。那正因為可表達者可以言喻，可以形容，可以更換表達的媒介，而不失「原意」然而所表現者含在表現者之中，不同的表現者，所表現的一定不同。

認識與表現

李廣田

整個的宇宙人生都是文學的材料，也就是說，文學的世界是和宇宙人生同其廣大而繁富。但人總是人，所以作品中總以人爲本位。然而人也不能單獨存在，所以人與人，物與物，以及一切事物的存在關係，都可以作爲寫作的對象。以時間而論，一個作家應該把握現在，但也不妨回顧過去，或在過去事物中吹入一種新的生命，而最緊要的還是要從現在推向將來，最好的作品是要叫人向往着最美好的將來的。總之，世界是廣大的，現象是複雜的，在這廣大而複雜的存在中，作者將如何攝取材料，攝取了材料又將如何表現呢？這是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問題。

當然，每一個作家都應當努力使自己覺識一個廣大的世界，然後才能寫出那最寬闊，最深刻，最富有生活意義或社會意義的作品。然而各人都有各人的限制，智識與經驗的限制是其一，能力的限制又是其一，而二者也許是互爲影響的。譬如有的人只能讓自己生活在一個極其狹小的世界裏，於是他的寫作範圍，就只是一草一木，一蟲一魚，自己在剎那間的一點感覺，一點模糊幻想，或自己小小的哀愁喜樂，與自己身邊的瑣屑細事。所以，作家的取材先是爲自己的生活所決定的。但是，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不同的作家雖然取了那相同的材料，等作家把材料製成作品的時候，那作品却依然是以不同的面目而出現的，這就是因爲作者人格之不同。因爲一切材料既由作者實際的生活來決定其選擇去取，於是那作品就在作者的特殊人格中染上了不同的調子，所以，無論作者怎樣要立志寫得客觀，他個人的情調也還是貫徹着整個作品的。這就正如波勞(蒙·John Burroughs)所說的蜜蜂釀蜜的比喻，他說：

「蜜蜂從花裏所得來的，並不是蜜，祇是一種甜汁；蜜蜂必須把自己的少量的分泌物即所謂蟻酸者注於這甜汁裏。就是，把這單是甜的汁改造爲蜜的，是蜜蜂的特殊人格之所賜，在文學作品裏面的日常事

實和經驗，也是用了與這同樣的方法加以改變而且高尚化了的。」

這所謂「蟻酸」的比喻是誠然不錯的。然而這所謂蟻酸，這所謂作者個人的人格或情調，却是一種頗為含糊，頗為不易說明的東西，而且，在這之上，還有那作為更根本的東西，就是作者的思想，這就是作者的人生觀或世界觀。而決定一個人的思想的，乃是他的社會的存在，即所謂，「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會的存在，決定自己的意識」。不同的社會存在，譬如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就產生不同的作家，這些不同的作家對於不同的事物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於是也就有不同的創作。同樣是一個民主運動，有人會為了這運動而獻身，而犧牲一切，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但同時也就有人認為這是叛逆，這是作亂，應當剿平而誅滅之。不但對於社會現象，對於人事，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即對於自然現象，也因為作者一貫的或一時的

思想之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情感，於是有不同的表現。譬如對於落花一個自然現象，

杜甫說，「一片花飛減却春，風吹萬點正愁人。」

歐陽修說，「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而俞樾却說，「花落春仍在。」

龔定盦却說，「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香泥更護花。」

史邦卿又說，「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

而紀德在「新的糧食」中却說，「每一朵花為爲果子而凋謝，果子如不落地，不死，就不能準備新花，是以春天也依仗冬天的喪息。」

同樣是自然現象，為甚麼會有這麼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寫法呢？因為思想不同，認識不同的緣故。

作者既是一個在連續的歷史上，在相關的人羣中生活着的人，對於人生世事就不能沒有一種看法，一種認識，這種認識是貫串着他的全作品，主宰着他的全作品，就連那取材的角度也是由作家的認識所決定，雖然作者自己有時也是並不意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作品，都是以作者的思想為基礎，於是，在任何作品

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那一貫的或一時的思想。譬如下列的詩句：

「杖策招隱士，荒途橫古今。」（左思招隱詩）

「大道直如髮，春來佳氣多。」（儲光羲洛陽道）

乍看起來，這裏也許沒有甚麼思想存在，然而不然，就根據了這樣非常簡單的句子，我們也可以看見作者對於人生的態度，對於宇宙的看法。這兩節詩，都是用了形象的描象，而那形象又同是我們所走的「道路」，一個說是「荒途橫古今」，一個說是「大道直如髮」，於是從這「道路」，也就看見了作者的人生的道路。「荒途橫古今」，實在是一句很好的詩，我們真可以如陸機文賦中所說的：「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而那內容是甚麼呢？過去，現在，未來，人類的歷史，人類生活的足跡，不過只是橫在眼前的「荒途」而已，在這「荒途」上所有的，不過是荊棘，衰草，塵沙，或者泥濘罷了，向前走，也還是如此，那麼這樣的道路又何必再走，這樣的人生又何必再執著，甘脆不如隱居山林，與木石為伍，與豕鹿為友，落得與世無爭，清淨自得。像這樣的理想，正是那作者的人生觀。至於第二例呢，「大道直如髮，春來佳氣多」，那所給與我們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一條大路，坦直地伸向天邊，展向無窮，像引我們上升的一個希望，我們軒昂地站在這大路上，這路是從過去而來到現在，又要從現在而邁向將來，誰知道那大路的盡頭在何處，誰又知道那大路的盡頭是什末？也許那道路永無止境，像人類生活永遠前進，也許那大路的盡頭就是一個美麗的遠景，就像我們人類永遠在夢想那最好的生活，不然，人生就是走路，只是向前走的一個過程，只要腳踏實地地向前進就是生活了，於是，我們就高視闊步地舉起我們的步履。這樣的理想，也就是那作者的人生觀，也就是那作者對於宇宙的看法。就如那些只寫了草虫花鳥或山石泉流的所謂自然詩人或田園詩人，看起來在作品中也許並無什末思想，然而，那却正可以說明他們的思想，在正面，他們是與自然相融，甚至忘形忘我，當然也就忘了人世的得失，在反面呢，那就正可以看見他們是棄世絕羣，厭惡生活，從生活的戰場上敗退了下來，或自動放棄了這一戰鬥的意味。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沒有任何文學是可以只憑了它的形式美而存在的。普列漢諾夫在他的「藝

術與社會生活」中曾經引了瑪克辛·仲干的詩作爲說明，瑪克辛·仲干在他的詩裏對於形式的極度偏愛者批評道：

「形式是美的，不錯，在根底裏有思想的時候！
沒有腦髓的臉是甚麼呀？」

拿作家當作一盤「人」看，我們但願他有腦髓，但願他有思想，而且，但願他有那最好的思想，因爲，我們既不把文學當作茶餘酒後的玩物，也不把它看作只是閑居無聊時的消遣，它是生於人生的土地，而又要以其豐實的果實來滋養人生的。所以普列漢諾夫說：

雖完全沒有那沒有思想內容的藝術作品，却不能說一切的思想都能表現在藝術作品之中。羅斯金會美妙地說過——少女能夠就她失去了的愛情而歌唱，而守財奴却不能就他失去了的金錢而歌詠，而且，他很正當地說：藝術作品的價值，是由它所表現的氣分之高下而決定。「關於強烈地將你捉住的那感情，——他說——請你訊問自己一下看：它能否被詩人所歌詠，能否在積極的真實意義上使詩人感動。倘若是的，那麼這感情是好的。倘若它是不能歌詠，或者只有可笑的方面能夠使人感動，那麼這種感情就是低級的。」此外不能再有甚麼了。藝術是人與人間精神的結合手段之一。所以，一種藝術作品，它能表現出來的感情愈加高，則愈能夠適合地，和別的各條件一起，完成了上面所說的任務。爲甚麼守財奴不能就他失去了的金錢而歌詠呢？理由是很簡單的——他即使就自己的損失而歌詠，他的歌也仍不會使人感動，換言之，就是對於他與別人之間的結合手段是沒有用的。

這就是說，文學作品，是只有以那最高的思想，也就是爲大多數人所共同有，共同瞭解的思想爲內容時，那作品才能成爲最好的作品。於此，普列漢諾夫就提出了思想的時代性，他說：

沒有思想的內容，藝術作品是不能存在的。但倘若藝術家看不見那時代的最重要的潮流，那麼，由他在那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思想性質，在那內面的價值上，就顯著地低下了，而且因此，那作品也一定蒙

害了。

這就是說，最好的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思想，不但須是一般的，而且還須是前進的，合乎時代需要的。最好的作者應當是這樣思想的主有者。這樣的作者，他就有一個廣大的世界，他的寫作的領域也是廣大的，他就在這裏取材，而且只取那最好的，最值得表現的材料而表現於作品中。

然而就在這裏，就在這思想與表現之間，就橫着一個問題：文學作者應該怎樣表現他的思想？他用甚麼方法把他的思想放在作品裏呢？我們知道，文學，以藝術的形象表現為其特質。文學家是絕對不能像批評家一樣，只借了理論的推究而發表自己的思想，倘若文學家不用形象而藉理論的證明來寫作，或者那形象是為顯示某一預定的主題而勉強製造的，那麼即使他不寫論文，而依然寫小說，詩歌或戲曲，他也同樣不是藝術家，或者只是一個很壞的藝術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思想是說出來了，或者是宗教的，哲學的，道德的，政治的，然而藝術品却破壞了，其實他那種思想的宣傳說法，遠不如純粹的理論，不藉了藝術之名而說得更好些。然而這却正是難免的情形，甚至是常見的情形。一般的作家且不必說，就是那最偉大的小說家托爾斯泰，因了他之名著復活，也難免受到這樣的指責。

托爾斯泰於一九〇〇年完成了他的「復活」，兩年以前，他發表了他的「藝術論」。他在「藝術論」中說：

基督教意識的實體在於每人承認自己為上帝的兒子，和由之而產生的「人類同上帝及相互間的連合」，如同「福音書」裏所說的一般，所以基督教藝術的內容就是助成「人類同上帝及相互間的連合」的一種情感。基督教藝術既能連合人類全體，而所能連合之者祇有兩種感情：一種感情出乎順從上帝的意識，一種是普通人生的情感，而為人類全體所能達到的，如愉快，溫和，勇敢，安寧等的情感。有這兩種情感，才能算做內容極好的現代藝術品。

而托爾斯泰也就按照了他這思想，「原始基督教的思想，創造了他的小說「復活」。一個侍女被一個青年大學生破

壞了貞操，終至淪為妓女，十年之後，又以謀死狎客而被捕判罪，恰巧，這時候那大學生就充當了公判陪審員事之一，他因愧悔交并，決心解救她的冤罪，並希望等她出獄之後和她正式結婚，以整個的熱愛來抵償從前的罪過。他終於陪她發配到西伯利亞。但無論如何，她還是堅決地拒絕了他的求婚，而和另一個犯人結了婚。他被拒絕之後，立刻覺悟了僅救她一人不是自己惟一的事業，而解決社會組織和監獄組織等問題，才是目前的急務。他豁然大悟地翻開了聖經，要在基督的教義中尋求解決。這因讀聖經而得到覺悟，就是「復活」的全書的結束，也就是作者借着主人翁的口吻最澈底地發揮了自己的基督教的思想。

關於托爾斯泰的思想，我想，再沒有比盧那卡爾斯基在「文藝與批評」一書中批評得最好的了，他說：

對於絲毫也沒有改良人類的基督，和福音書以及最初的使徒們，托爾斯泰為什麼崇奉到這樣的呢？這只好說是古怪。到現在為止，大約已經過了兩千年的歲月，然而人類呢，借了托爾斯泰自己的話說起來，則依然犯罪，不遜，沈緬於一切罪惡中，所以，縱然托氏再來宣說他的教理兩千年，我們還能期待甚麼大事件？比較托爾斯泰相信基督的那力量還更強的東西，尚且不可能的事，怎麼能用別的力量，做到地上的改造呢！

這就是說，以藝術家的思想而論，托爾斯泰的思想是那不合時宜的，空虛的思想。以藝術品而論，「復活」誠然可以說是偉大的，然而却也還有那不以爲然的意見，譬如柏林大學的教授布魯克納就在「俄國文學史」中非難「復活」道：

南赫留多夫是一個沒有血肉的托爾斯泰主義的探空人物。作品中所含的一切真理，都做了主義和觀念的犧牲，所以這一篇作品還是沒有結束的好。主人翁只依着抽象的義務觀，繼續行動。雖則在內部也有徹底的，寫實主義的描述，使讀者感到生氣激刺的風致，全篇各處也可以看得出作者對於智識階級的辛辣的諷刺，但是這篇作品題名「復活」，很不適當，在作品中無論甚麼地方，都找不到「復活」的問題。南赫留多夫依舊是從前的南赫留多夫。他毫無得到信仰，裝出得到信仰的樣子，正和托爾斯泰自己一

樣。他不過是機械地反覆着英國牧師們所說的那些蠢話，和機械地翻譯着馬太福音而已。

這就是說，托氏的創作是先從觀念出發，而且在作品中太強調了思想的宣傳，太受了自己思想的束縛，而毀壞了藝術，沒有製造出那有血有肉的形象之故。實際上，「復活」之成爲世界上的傑作，恐怕並不是由於那原始基督的思想，並不在於作者所強調的那「復活」的意義，而在於其中所描寫的那時代，那社會中所存在的那些罪惡，因爲這些罪惡並不只是俄國的，而是世界的。而這些罪惡，並不會因托氏的教義而得以擴清，實行了這擴清工作的乃是後來的大革命。托氏的思想既受了他的時代的限制，在創作過程中又只顧宣傳教義，於是終難免於盧那卡爾斯基和布魯克納的非議。但是我們要說，錯誤的思想是如此，即使是正確的思想，假如作者的處理方法不對也還是一樣不中用。蘇聯在革命時代，中國在抗戰期中，都產生過只管宣傳不管藝術的作品。這就所謂公式主義，或尾巴主義，那情形，比之托爾斯泰就又相去幾千萬里了。

文學作品可以收到宣傳的效果，甚至比宣傳更強，但文學終是文學，詩終須是詩，而不是宣傳。那麼怎麼辦呢？

恩格斯在給哈克納斯女士的信裏曾說：

我決不責備你，怪你沒有寫一部純粹社會主義的小說，像我們德國人所謂「傾向小說」那樣作者歌詠自己社會的及政治的思想。我完全不這麼想。在藝術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愈不露鋒就愈好。我所認爲的現實主義，是不管作者觀點怎樣，而始終要表現出來的。

在給敏娜·考茨基的信裏，他又說：

我不是在任何場合都反對這種傾向藝術的。悲劇之父亞斯奇拉斯和喜劇之父亞里斯多芬斯都是明顯地傾向詩人，但丁，西萬提斯也正如此，席勒的「陰謀與戀愛」的主要價值，也在於它是德國最初的政治傾向的戲劇，近代俄羅斯與挪威的作家們，寫了優秀的小說，都是傾向性的。但我以爲傾向不可以明指，而必須從狀態與行動中流露出來，因之，作者也不能把他所寫的社會衝突的未來之解決，以完成的形式

提供讀者……即便作者在這裏不提出任何特定的解決，有時甚至不明白地站立於哪一方面，也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作者的思想，愈是不露鋒就愈好」，「傾向不可以明指，而必須從狀態與行動中流露出來」，這就是那正確的回答，這就表現的正當態度。對於這簡要的回答，我們的解釋是這樣的：作者應當把握那最好的思想，作者不應不意識，而是應當清楚地意識他的思想，但他的創作却是由生活出發，他在實際生活中，在種種經驗中，他接觸了千千萬萬的形象，這些形象譬如一些種子，這些種子在作者生命中結合，融化，終至於萌芽，生長，而又形成一個新的完整的藝術形象，到了他不得不現了的時候就表現了出來，這就是藝術作品的產生，然而却不是宣傳或說教的開始，雖然是藝術作品也還是以作者的思想為血脈的。

茅盾先生在「公式主義的克服」一篇短文中用一個笑話解釋道：

有一個老笑話：秀才作文，苦思不能落筆，秀才太太在旁嘆曰：「你做文章，和我們女人生孩子一樣的難！」秀才苦着臉回答道：「那裏的話，比你們生孩子要難得多呢！你們是肚子裏已經有了的，我們是

肚子裏沒有的！」

這笑話是挖苦「肚子裏沒有」的秀才，我們却要糾正他：單是肚子裏有了還不成，須待十月滿足，即「成熟」了，方不難產，而且產下來的。才是健康白胖的嬰孩。

肚子裏沒有不能產，有了而尚未成熟也是難產，產出來也不健康，至於抱了人象的孩子當作自己的，以他人之思想為思想，爲了宣傳思想而去硬找形象，而去強製形象，也同樣不中用。在實際生活中行動收穫，在自己生命的土壤中滋潤培養，不要「揠苗助長」，直到成熟了，也就是已經構成了那個「完整的世界」，不但「瓜熟自落」，而且落下來還是甜的。

訪問

沙汀

看光景正和剛才訪問的兩家人一樣，當事人是決不肯證件上劃押的了。

於是，一熱那間，忽然全部感覺很悶氣。這裏面包含有拘謹，失望，以及因爲自覺對不住別人而來的內愧，由於一種奇妙聯想，那兩個年青的訪問者，還特別有一點不好受，因爲當一瞥視參議員蘇子隅嚴肅而帶苦趣的病顏，他們就又不免想起了事件的全部經過。他們如何爲當地接兵部隊的貪污，才把這個老前輩從床上拖起來；而若果進行順利，也不說了，偏偏猜中了的倒是對方！

現在，在那小商人卑陋的堂屋裏面，大家似乎全都希望着一件事：縣參議員究竟怎樣來結束這個訪問。因爲那個扶病而來的老人，低眉皺臉，就一直沈默着，誰也猜不透他想的是什麼；最後，苦笑一聲，又搖搖着花白鬚子的尖削下巴，於是，柱着長而高大的葉子煙竿，參議員終於嘆着氣站起來了。

但參議員並未立刻告退，倒是瞧起細長慵懶的眼睛，望定小商人試探的一笑。

「你擔心牽連的太寬吧？」他問，想起了鄉公所在那些醜事上的干係。

「不是！不是！」搓搓手掌，商人陳隆興否認着。而他的失態却恰恰道出了一個相反的答案。「絕對不是！」他接着說，「有你老人家作主，我還有甚麼怕的呢？不過，」他假笑起來，又嘆口氣，「嘿，他們說的，出錢的功德……」

「我再說一遍，你只是畫個押！」參議員決絕的插入說。

「不！不！……你老人家不知道……」

眨眨病態細長的眼睛，參議員們笑了，

「這就是俗話說的，」他想「一方願打，一方願挨……你抱不平又怎樣？……」

瘦長黧黑，身穿舊藍綢袍的參議員沈在一種苦趣當中沒有留心小商人的辯訴。而當他重又清醒過來的時候，對方已經因內愧而住嘴了。但這個來自參議員的態度者少，多半倒是由於參議員的一向的地位，聲望，因爲一般言之，全鄉都很敬重他的正直。

在將近六十年的歲月當中，曾經有三十年，參議員是在本鄉的公共事務上消磨掉的；他作過小學校長，後來又在防區時代當過兩三任區正。他的脾味，原是很狹介的，有個時期，曾經變成全場士紳反對的中心；但也正因爲這個狹介，若果不是他的獨養子夭折了，他是不至於退休的。這事發生於十年以前，此後他就閉門謝客，把心力用在小孫兒的看護上面。他被指派爲參議員已經一年，却從來未出過席。

他從沈思中醒轉來，看定對方，於是小商人更加張惶起來。

「哩，再坐坐好吧？」商人驟險與支吾的說，「這麼大的天氣……」

冷冷的點了頭，又擡了青年同伴一眼，參議員顯得不滿的默默退了回去。

他之不滿，並非全因爲小商人陳隆興，因爲他的長緒雖然叫他厭惡，但他還不像第一個被訪問的人家那樣使人喪氣，才一聽清來意，就嗥冤似的叫道，「你老人家怎麼拿這些事照顧我呵！」而那第二家人更咬口不認，賭咒說沒有出過一個錢檢驗費。

參議員也不是懷恨那些大學生，怪他們不通世故，死死把他拖進這些使人頭痛的事件中來。雖然他曾經惱過他們的連函責備，說他忘掉了自己的權責。而叫他不滿的，當他們要求他出面檢舉的時候，全場七八個暑假歸來的學生，都是簽了名的，今天却只來了兩個，其餘的人，都在壞蛋的恐嚇，家長的約束，和種種忽然想起的時機下退縮了，弄來無踪無影！似乎隨處都有魔掌等着他們。

然而參議員之不滿，主要的還是在他自己。「真蠢透了！」他對自己說，想起了他承認當參議員的動機。在初，他打算不幹的，他很清楚目前是個什麼局面。但他轉而一想，「也好！就佔他一個位置吧，至少少擠一個壞人進去。」於是在這個消極打算下，他承認下來，從未想到這個竟會使得他良心不安。「偏偏又遇到這

批毛小夥子！」他又想，真有點怪自己從前設想得太冒昧了。

「沒有關係！」他迅速的說，忽然注意到一道跟來的小商人還在道歉，「沒有關係……」

「你老人家明達人，」小商人繼續說，愈來愈加卑恭。

參議員沒有再理睬他。跨出大門，他就向東頭走去了，把希望擱在最末一家。

那兩個青年相視一笑，隨又抑制了嘆息了。他們很想提議就此結束了這個沒趣的訪問，但又羞於出口，因為這件事原是他們鬧起來的。而且深知這個老前輩的方正梗直，也許他會指斥他們胆怯。於是，他們也就只好不響，滿懷不安的跟了上去。

其中一個，身著灰布大褂，表情沉悶，又瘦又小，他比那個襯衫短褲，頭戴太陽盔的大塊頭還要不安靜些。這不僅因為秉性拘謹，又在讀國文學系，他原是避開父親摸起來的，因而十分擔心老頭子跑來找他。正如去年寒假，聽見他在茶館里打牌消遣，便奔走呼喚的趕來，深恐兒子會把褲子輸掉一樣，

國文學系學生的父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財主，原來很胆小的，曾經幾次阻止這兒子干豫外事。而當他們正走到劉家園門口的時候，疑着根短煙竿，慌慌張張，他就面對面闖來了，於是意外的住了足。

在預想當中，他準備搖膀罵兒子一頓的，但他臨時却又變了主意。

「呵啣！他也在一道麼嗎？」他假笑起來，張羅着參議員。「聽說你欠安啦，——怎麼？……」

洞察的看定那個矮矮的絡腮鬍子參議員笑着回答，他的病好多了。

「噫，臉色還不對呢！」財主李雨三搖頭接着說，「又這麼大的天氣……」

李雨三原很神經質的，現在，更見的慌張了。他忽然又深深的嘆一口氣。

「這種事，是該有人出來說幾句呵！」賊眉賊眼，他愁蹙的低聲說，「所以」他討好的一笑，隨又恨恨的瞥了兒子一眼，「所以，嘿，嚙像我們這娃樣，我給他說，這是地方上的公益事啦！你們讀書人都不出來，……不過，嘿，不讓多心……」

「再走一處也就完了，」參議員插嘴說。意在提醒對方不要囉嗦，「糟糕，我還以為都完了哩。家里又有點事情……」

「怎麼你就先回去吧？」略一回頭，參議員帶笑的問那文科學生。

那個老實人咕嚕了一句甚麼，時翻了父親一眼，於是邁開了臉，羞然垂頭不語。參議員蘇子隅嘲諷的笑了。他早已看出了蹊蹺，那財主是來叫兒子回去的，而他之作態，只是礙於情面。但他不願意揭穿他；現在，既然連兒子也都覺的厭惡，他就不復能忍耐了。

「你聽！」參議員斬切的接着說，「老太爺呢，你家里有事也好沒事也好，……」

「怎麼？你以為我撒謊麼？哈哈！」財主心虛的插入說，很不自然的打了兩個哈哈。

「……總之你們老少不管這一件事，已經管了！而且只有一家人了。要是怕麻煩麼，先不該讓他來。現在遲了，還是讓他稿下去吧。首先，這件事不見得會成功。就是稿成功了，血也不會噴在他身上的，——我挨頭刀……」當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參議員昂頭挺胸，重又恢復了十多年前的氣概，而那個目瞪口呆，一直胆怯的望定他的狡詐財主，這一下更顯得神經質。

「呵！你怎麼這樣說呵？這又不是偷人搶人……」

財主李兩三辯解着，又像企圖討好，又像有點惱怒。這不僅因為參議員的直率揭穿了他的隱秘，使他感到愧惡，同時，他更擔心爭辯下去，而反不妙，因為這會引起疑猜，而且已經有人走過來探聽了。

那文科學生很為父親的行爲害羞，遲疑一會，於是衝過來悶聲悶氣的切斷他。

「你先回去好麼？我跟着就來啦！……」

「噯！我在學鼻牽繩拉你嗎？——這個雜種呵！……」

財主認真氣惱起來，於是備着機會，大不為然的車身就走。

當幾個訪問者重又上路的時候，那些沿街經過，與夫那些生在茶館里，舖堂裏的各色人等的注意，也就更

加其顯然了。根據傳說，他們已經知道這三個人爲什麼在溽暑中奔馳的；但是除了好奇，又都並無定見。因爲，說他們多事吧，這半月來大家所見所聞，已經夠叫人發嘔了！若果說管一管也應該呢，又覺得世亂如此，你就把××長抬起來也沒辦法！……

因爲人們好奇的注視，那兩個青年人，更感覺不自在了。而當走過品茶茶館的時候，文科學生甚至於耳熱面赤起來，埋下了頭。因爲鄉公所的要人們，正在階沿邊茶掉上喝茶，才一發現他們走來，就都嬉嬉哈哈，胡扯起種種叫人惡心的汗話。

「唉，摸着要啊！」那胖隊附說：「腦殼好像在打擺了！」

「×！」那警官粗魯的回答，「活起來當洋盤啦！……」

那戴太陽盔的，毫不自覺的握緊了拳頭，隨又鬆了口氣，於是也把頭埋下了。

這所有一切，參議員蘇子隅雖在一種專注嚴肅的心情當中，但他同樣看見聽見，而且猜中了其中的含義。然而，僅僅在唇邊掠過一閃傲然的笑意，他便把他們丟開了。只是因爲這半天而來的不快，却更強烈起來，忽然間看不出一星希望。

「還講將來，」他想，記起一篇不久讀的過報紙社論，「人心早決堤了！……」

於是，不僅目前他所企圖抹掉的這個污點，凡是戰爭擴大後他所見聞的種種，一時都齊奔眼前，替他釀造着一種更深更廣的苦趣。他想起了人們的貪婪，無恥，以及各式各樣的欺罔。而更叫他難受的，是很少有人表示憤慨，一般而論，勿寧說是視同正常。他記起來了，一個親眷，幾天前曾經向他怎樣談到一個在糧管處作事的族人的發跡，似乎異常羨慕。……

他正打從中心學校門口經過，一眼瞥見一面牆上寫的幾個大字，他苦笑起來。

「到了不再矜誇禮義廉恥的時候，也許會好點吧？」他灰心喪氣的對自己說。

他們最末訪問的一家是個賣湯圓的。全鎮聞名，大家叫他王湯圓。這有名，是因爲他湯圓做的好，擺攤收

攤又很準時，對於好多人具有一種時計的作用。他在這一季胡里胡塗的中了籤，而除却一個壯丁的時價，他還出了筆驗送費，弄一身債賬。

王湯團住在東頭棚子外一家大什院里。本不是大雜院，因為房主人破了產，就胡亂佃些人家，變成大雜院了。而在那座用了笆子晒蓆等等隨處間隔開的迷宮里面，參議員們一共走錯了幾戶人家，隨後就碰見了房東熊爛蓆子。不修篇幅，喜歡吵鬧，從十二歲就燒起煙的，到現在已經有了三十年的成績。

赤足趂鞋身穿舊麻布背心，手里棒着一把帶有一串小銀鍊，原極漂亮的小茶壺，房東正搖擺着走出來。那戴太陽盔的正想叩問，他可自動停下來了。

「嗨！」房東大笑着說，「蘇老師啦，這句話又驗了哩：擊錢買死！……」

因為日常進出煙館，消息很靈通的，他已經揣測出參議員蘇子隅的來意，於是忍不住發起感慨了。雖然他們之間還隔着一個天井，竟有三四丈寬。

「你們是找王湯團的吧？」他又含笑的問。「就從那裏轉過來啦！——喏，……」

三個訪問者都禁不住皺了皺眉頭。因為房東指給他們的階沿，是留得太窄了，而那晒蓆後面，又煙霧騰騰，住的人正在煮飯。若穿過天井，却又滿地泥污，難於下足，於是遲疑一會，三個人就打側身子苦着臉過去了。房東站的處所要響亮些，階沿就是階沿。

然而煙鬼房東並未立刻頂他們過去，雖然他對這個顯然很有興致。

「依我看，難，難，難！」壓低，嚙十，他擠眉弄眼的說。「早上就有人來過了！」

「甚麼人呢？」文科學生納罕的問。

「你想還有什麼人呢？」房東高深莫測的反問，又歪起嘴角笑笑。

除開那兩個青年人，參議員已經很明白了，那所謂「人」，一定是指鄉公所的人士說的。事實確也如此，而且，不僅這里，別的幾處，也曾經派人游說過。

但參議員並不揭穿，僅止木然一笑，他就請房東領路。於是又穿堂入室的倒了兩三個拐，走進屋後那個荒廢的田園去了。臨着一片陽日的花園，那一個寬大的遊廊，已被間隔成房間，住着兩三家人。在進門不遠一間陰暗的屋子裏，雙臂扶着一張木架的橫櫥，足踏椿杵，湯團匠正身一上一下的椿着米粉。身後擺着個籬籠，里面睡着一個嬰兒；那做母親的，剛才下河清洗衣服去了。

湯團匠有四十歲上下，很黃很瘦，腦後蓄着所謂一把抓的髮式只穿着一條藍布褲子因為經常遲睡早起，眼白上有紅絲，神情非常疲弊，正像被罰苦役一樣。但當房東從門外發出招呼的時候，雖然並未將足離開杵尾，停止工作却一下變來很振奮了。

現在，他終於翻身落地，顯得發煩的嘆起氣來。

「哎喲，正忙得不開交！」他囁囁着，腦子裏打着算盤。

「你出來下啦！」房東接着說，「蘇老師找你說話！」

湯團匠好一會沒有再出聲氣。他已經直覺到這是怎麼一會事了，而且，自從早上接到鄉公所的非正式警告以後，他就一直不很快活。還同老婆吵過，因為他極想出口烏氣，她却盡力阻止，叫他不要闖禍。他現在重新痛感到這個矛盾，不知道怎麼做好。

「還是忍口氣吧！」他又想，忽然記起老婆的勸告來了，「現在的事，官官相維！……」

「我還有好幾升米的粉子！」他接着說，口氣含混而帶惱怒。

「唉！這個豬兒才怪！……」

房東囁叫着，隨即抱起茶壺，鑽屋裏去了。

參議員和那兩個青年人一道留在門外。他們互相看了一眼，又搖搖頭，於是都嘆息了。他們大都豫感到事情的全部失敗，參議員甚至推測到了這個惡果的直接根源：鄉公所的警告無疑的已經失效了！雖然他無法明白，湯團匠同時還擔心被人利用。

然而，縱然不相信這最末一次訪問全有結果，他們照舊耐心的等下來，一面屏息靜聽。因為室內的商談，看起來很機密，只偶爾可以聽清一句半句，「你懂了沒有？」「你這個腦筋怎麼生起的啦！」等等。而且似乎只有房東一個人在說話，但當參議員不復能耐，搖搖頭嘆口氣，帶着一種病態的興奮，轉身跨進門去的時候，一串混含着惱怒哀求的呼喚，從室內衝出來了。

那是湯團匠的聲音。揮動赤膊，他正向了房東叫道：

「我懂！……我清楚你的意思……我王湯團也不是生下來受氣的！可是，你想想吧……」

他打算痛痛快快表白一番他的意見，說明他之所以連證人都不願當。那只因爲這一類事，他見識過不少了，有的毫無結果，有的遭到反誣，而他是只有資格作替罪羊的！議員們都絕不會遭到報復，說不定還會把他當爛草鞋樣，一到碼頭就脫下來扔掉……

湯團匠就有這麼多意見；但他一眼瞧見了參議員，囁嚅起來，於是乎住了嘴。

「那是一些人說起的！」他終於吞吞吐吐的接下去說，轉換過念頭了，「你想吧，我那裏有好多錢來出嗎！」他故意裝出一付取笑人的神情，又搖搖頭，「都是吹工……」

參議員已經停下來了，但他沉默着，拿不準他是否就此罷手。

「你已經向他談過了嗎？」他終於明知故意的問，帶笑的望着房東。

「就只沒有畫滾身圖！」房東說，做眉做眼的嘆口氣。

「你大約嚇怕吧！」參議員接着說，轉眼向王湯團，而且努力做出一種叫人信託的微笑！「不要緊的！你只是劃個押，證明一下，就沒事了。怎麼樣呢？」他加上說，因爲時方老是垂着首不語。「你說吧，這個確實沒有關係！」停停，他又操切的說。

「我知道沒關係呵！」湯團匠反應的說，招起頭狡猾的一笑；隨即又勾下頭。

「好！」參議員投機的說！試探的伸手進懷裏去，「那就請在上面劃個押吧！……」

隨着一串乾笑，湯團匠抬起頭來。

「可惜我一個錢都沒出啦！」他大聲說，臉上的痛苦多過強笑。

參議員沒有接得上話，頓然感覺到力量消耗盡了。

「我還有好幾升米粉子！」環顧了一下，湯團匠在喉嚨裏說，同時又勾下頭。

他隨又偷看了來客一眼，於是嘆一口氣。毅然決然，走去工作去了。

而接着就來了較前更為頓重的椿擊聲。房東向議員扮了個鬼臉，又嘆口氣，就帶頭退出去了。他們全都認定了事情的一敗塗地，所不同者，房東一直帶着一種邪惡的嬉笑神氣；而當伴送三個悶悶不樂的訪問者走出大門的時候，他可更開心了。

一個枯黃沉悶的人，正坐了滑竿從門口經過，於是吆喝一聲，房東向他扯談起來。

「嗨！你今天又是來交丁哇？」他問，忍不住哈哈的笑了。

「是啦！啫，這麼大一口袋！」那人回答提了提躺在衣包裏的飽滿的帆布口袋。

「與隆鄉的！」滑竿走過去後，房東津津有味，自言自語般的加着說明，「前幾天送了十多個來，都驗掉了！這回像打算買條子……」

「對！」並未留心到房東自得其樂的排遣，參議員一直的尋思着，而且，已經得到了結論了，「對！」他絕決的重複向自己說，「就這麼樣，明天到城里去呢！若果議會不理，我就立刻辭職！——我爲什麼要給人家當狗熊腦殼呢？——去它媽的！」

他忽然聽見身後頓起的告別聲，於是清醒過來，略一轉身，機械的點點頭。（文聯社）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塔影

樹德

學校西牆外，是座古老的藥王廟，孤危破落的，沒藏在陰森的廢園里面。廟左右圍着一些水窪，凝厚的綠苔，縈繞着沒人深的水草。水窪周圍，叢生着密茂的青竹，森綠的柏樹，高聳在竹林外面，古老的長春藤，從竹叢爬上柏梢，縱橫糾結縈絡着。攀附不着的藤蔓，填滿了柏樹間的空隙，纏絡披散在竹叢上面。潮溼，陰暗，霉腐的氣味，到處瀰漫着。廟頂上滿生一些鳳尾草，合塔下，遍處長着苦蕒和放散臭味的野蕨。漫天漫地的野綠，匯成一片遼古的荒涼。

卜老頭坐在廟廊下面門坎上，彎着腰身，兩肘放在膝蓋骨上，面部長時間埋在手掌里，彷彿經過長久勞動，偶得個休息機會，那樣疲倦的假睡着。柏叢中，一陣嘈雜的鴉噪又衝到他半聾的耳鼓，從這日常經驗，他知道太陽快要落山，一天的時光又算過去了。抬起頭望了望柏梢上落日的餘暉，絡滿紅絡的老眼，充溢着如夢如痴的迷惘，彷彿七十年來早就看厭這暗淡無味的人世。他盼望永久的安息，死却不來光臨；他禁不起心中的擾亂，祇靠着僅存的一點希望，來苟延這無味的生活。他白日在做夢，夜里也在做夢，睜着眼閉上眼全在做夢，他是一會明白，一會胡塗，七顛八倒的活着。

「噫！一天又過去了，」說夢話似的，「快快過去也好。……」

一個頭髮半禿的老女人，從破棚端出一碗冷飯，放在他身前的小木墩上，把一付長短不齊的竹筷插到他的手里。他注視一眼夾雜穀殼的冷飯，又仰起頭，用以憐憫又似乞憐的眼光，瞋着枯瘠瘦小的老妻，深深喘了口長氣，伸手顫抖抖的端起了飯，右手里的筷子，動一下又停住了。他並不想吃，溢着迷惘的眼睛，痴呆呆的向城南面小山頂上望着。

暮色從遠山外暗暗的襲來，眠獍般的南山，一刻兒深赭，一刻兒淡青的在變換着顏色。一縷晚煙冉冉的向

上升騰，繚繞着山巔的尖塔，後來漸飛漸薄，塔的上下像蒙着一層蟬羽似的輕紗。

望着，望着，眼中出現了奇蹟，他眼睛睜得像對紅燈籠，筷子指向南山，大聲呼喊起老妻來：

「喂！你看！你看！那裏，三狗回來了。……」

長時間掩埋在憂鬱里的笑，在長滿黑斑縐紋的臉上浮現出來。從他堅決的聲氣里，很可相信，他日夜想念的兒子，不上五分鐘就會站在他的面前。

「在哪裏？」她驚喜得如窮人得了意外的珠寶，順着筷子指定的方向，她竭盡目力，望過城牆，望過柏叢，望過南山上面絢爛的紅雲，依然沒看見三狗的影子。

「在哪裏呀？」她追問着。

「那不是？山上，山上。」

他眼睛死盯着南山上的小塔……暮色漸濃，暮靄漸重，小塔在蒼茫的晚色里，真如一個挺拔結實的壯年漢子，帶着笠帽，披着煙霞，從千里外的戰場上勝利歸來。

「見鬼！那是塔，山上的塔，你瘋癲！」怨望的語調里夾着失望的哀情。

「塔？——」意識如中彈的飛鳥，陡然從天空跌落下來，手里的筷子也跟着掉在地上。

他本不想吃了，又拾起筷子勉強吃起來，嘴里嚼飯，眼睛依然睜着南山。——哦，是了，那是廟，那是樹林，那是塔，不錯，塔，遠遠看去，三狗那大高個子不也像這個塔嗎？飯碗隨着一聲深長的「嚙——」聲，落在木墩上面，閉上眼睛，臉依然埋在手掌里。

老妻在黑暗中收拾完食具，拉起相伴五十年的老倌，如對失蹤的老鴉，鑽入了殘破的老窠里面。

殘破的老窠，位置在廊下的台階上，幾根木樑，一頭插在窗樞，另一頭搭上土壤，上面蓋着破舊的草薦，風一刮就劈立叭嗒的亂舞亂擲。門是一塊木板被一條草繩拴着，旁不合框，上不着天，里面雖然昏暗，却擋不

住外面的風雨。

老兩口一顛一倒睡在一扇刻花格的廟門上，不但過狹，且又凸凹不平。沒有褥墊，鋪上一層茅草，一起一伏的硬塊，扛得老骨頭發痛。左右揉摸得個安穩處，就是半夜睡不熟也不想翻一個身。老骨頭貼着老骨頭，硬崩崩的，既不滑澤，更無溫柔。人在寂寞黑夜里盼着入夢，睡神總不用翅膀將眼皮扇得合攏。

卜老頭越不入睡，意識反覺比白日清醒。從門上望着天空的幾顆星斗，彷彿全生了翅兒飛舞着。夜黑得像一片無邊際的幽暗的迷宮，老鴉的拍翅，蟋蟀的唧唧，全添加了夜的魔惑。一條閃電般的燈光，忽然照耀在廟廊上，先是微明，後來明光光的照澈了廟的全體，再後是沉雷般尾音掃去了一剎的光明。他由汽車，公路，聯想到東川的老家。——三間草屋，兩畝水田，三狗雀丫和他的老牛……草屋是那樣溫暖，水田是那樣平腴，老牛是那樣壯健，一雙兒女又是那樣結實。黃金般的日子，似一條短峭的山嶺，不久工夫就到了下坡——草屋，水田，不知不覺間全歸了放高利貸的孫三爺。賣了老牛把雀勉強陪嫁，却無錢給三狗訂門親事，後來，旁人喊聲卜二爺，個人都聽得像是有意諷刺。

一個年青人，唱着情歌從廟前走過，歌聲從城外蕩過來，迴浮在清寂的夜空。嘹亮的響亮，聲調的纏綿婉轉，黑夜彷彿全被感動得起了顫抖。這聲音很熟悉，曲調也正是三狗愛唱的一個。三狗小時牽牛犁田，大時在田中放水拔草，他總喜歡哼着，不聽見他的聲音已經五年了，人在什麼地方？如果他夜裏睡不着，也望星斗，也許會想起爹娘……唉，無怪三狗不回來，做爹的不但沒給他娶個老婆，而且還把他送上戰場……自己一個獨子，本可以不服兵役，可是爲了賭人生最後的一注，不惜教三狗去代替孫二。三狗本來硬着脖子不去，做爹的先是命令後來又勸勉；也就算哀求吧，爹的眼淚浸軟了兒子的強硬的心……爹，我去就是了。我恨日本人，你們好好過，買條母牛，但是千萬別租種孫家的地。你們過得像樣兒我就回來，要是不像樣，我就……」當時老伴也非常反對：「算了吧，窮人放不下錢，還是牙咬緊些，過過團圓日子吧」。那時，恨不能把老伴一拳打倒。「老狗，槍子有眼睛，下地獄還想翻個身！」老伴只得含着眼淚不敢出聲了。三狗走後，兩口人更換

着生病，要死要活的，這個起來，那個倒下，直到花光那幾個錢才都好了。病好之後，窮得和三狗沒走時一模一樣，想要種地無田，想做生意無錢，忽然聽見修公路的消息，兩口子掛着六十七歲的殘年，毫不躊躇的加入。自己修路，老伴燒飯，於是四川修到貴州，由貴州修到雲南；由黑土修到黃土，由黃土修到赤土，山在手下平了，河在手下通了，一畝土，一塊石，一身熱汗的積累，鋪成了一條西南的大動脈，一直修到雲南西部，兩面才接了頭。年青力壯的，路修完都折回頭，自己老了，車費沒存下，腿腳又不能征服那遙遠的長途。飄流到這小縣城來，如兩條喪家的老狗，白日在街頭流浪，夜里蹲在城門洞里，望着荒坟的鬼火，聽着四山的狼嚎。學校後門一天被風吹倒，發見了曠廢的古廟尚可安身，就向校方要求借住。苟延殘喘的生活着，用一份虔誠的期待，盼望三狗回來。「槍子有眼睛」從金口玉牙的嘴巴里說出才好呀，裏是倘有一差二錯……唉——他覺得周圍不是夜，乃是黑暗的深淵，他不敢往下想了。

卜老頭是個倔強人，他幾次幾番想掙扎着找點工作，把生活弄好些，但是，任便心是怎樣剛強，身體已經不給他作主了。幾十年的勞苦，吸去他的血氣，最後這幾年修路，又剝去他僅餘的精力，從在祿豐的山崖滾落跌傷以後，氣力如傍晚的夕陽，漸漸衰落到地平線下。而今，非老伴扶着，自己走不上百步就喘成了一團。因此，兩口人的生活，全靠他老伴的十指。她眼也花了，腰也彎了，喉嚨時時在拉風匣，痰涎隨着呼吸滾上滾下。但爲了生活，她就得掛着老命掙扎。初時，用袋里幾文餘錢買來一些已咬破的野蠶繭，一個個撕開，拈成一條條長線，沒有織機，把線的一頭拴在一根木棍，另一頭纏在套到腰里的木圈，用一支筷子隔開經緯，一隻梭子從右手遞到左手，再從左手遞回右手，一付蹩腳條子，不知耗費多少氣力和眼力。織完了一付，好像走過一段悠長的道路，度過一段悠長的歲月，然而水鳥打前矢，只是將供嘴，沒待這付織完，上付換來的米已吃光了。後來連野繭也買不起，只有買些稻草來織草鞋，縣城隔一日一集，織一日，賣一日，勉強打發日子。他阻着顫抖的手，怨它不幫她再多生產一些，但那雞爪似的十指，已是更加抖動，更加遲鈍，在雨天里更加麻抽得

厲害了。

老頭 着老伴忙得發喘，心里由憐憫而難過起來，「要是三狗在家，何必……」沒等說完，老伴立刻插了嘴：「誰教你把他逼走啦？」一串眼淚穿着一串暴怨話。

他自己後悔失言，爲什麼又向她討沒趣呢？自己血迷心，作了天大的錯事，現在一心的思念，一肚子苦話，只有打牙肚嘔，不能向身邊僅有的個親人來訴說。

她雖揭了他的短，心里却哀憐他。但對他逼三狗出外這事，始終不加諒解。

破棚裏的光線，實在比不上菜油燈的微明，她每日工作，只有冒着太陽，吹着涼風，坐在廟台塔上。陰雨一來，就得躲在破棚里去，晚一日做成，就要早絕一日的吃糧。

一連落了三日夜的雨，老兩口蜷伏在破棚子里，眼巴巴盼着天晴。四隻眼睛盯着門板上的一塊天，天陰得如鍋底一樣。盼望西風吹開一天雲，風却一絲也沒有；風來了，雨也來了，風進門，雨也隨着；大風刮開屋頂的莫薦，雨水噴壺般傾洩下來，小屋地變成了小水池，兩口緊貼在廊子底下，倚偎着蹲在一起。已經一天沒吃飯，餓火燒着，雨水浸着，他們依然不動。他們寧肯餓着，不肯向旁人說出乞討的字樣；他們不但向牆裏的先生們囉嗦，連學校內的一草一木全不打動。

隔牆住着的女教師梁，曉得他們的爲人和苦況，在落雨的第三日早上，乘着雨停時，乘了一小盆米，親自送過去。

古廟在風雨中，狼狽而又荒涼，滿處全是水，滿地跳着青蛙，有雨滴敲葉聲，有涼風弄竹聲，但是聽不見人聲。

她在被雨淋得如黑牛皮的門板上敲了兩下：「開門，老太太。」

半晌，門輕輕的拉開，老太太顫抖抖的走了出來，看見梁手里端着米，感激得不知話怎說才好，「唉呀，梁老師，你還是……」把米盆接了過去。

一股潮濕氣，從奕的身後襲來，沒待她回過頭去，一個冰涼的身體把她擁抱起來：「狠心的丫頭，你可來了，我和你媽快要餓死了。」沙啞的聲音里充滿了懷喜。

奕的臉緊貼在冰冷的破衣上，對這突如其來的親熱，吓得她幾乎叫起來。

老太太將老頭一把拉開，「老東西，你真瘋嘞！這是奕老師！」忙向奕用歉意的聲氣。「奕老師，沒吓着你家？老昏嘞，天天惦念着姑娘兒子，我們雀丫，長得和你家一樣高，臉也是一團紅，說話的聲氣，也和你家差不多，唉，奕老師，如果雀丫像你家，我們……」她有些哽咽，把話頭岔開，「漸老師，謝謝你家，你家的好意窮人真是無法報，別提報嘞，差不多反叫老東西給吓着，太對不起嘞。」

被老伴拉了個趑趄，他意識才轉過來，「嗯？錯啦？不是雀丫？唉——」隨着悠長的嘆息轉到了破棚里去。

寂寞環境里，一串寂寞的日子，人到晚年，兒女不在眼前，心里就是一片空白，生活越苦困，這空白越擴張，放大，到了不能忍耐。老伴坐在草墩上織草鞋，老頭坐在門坎上呆呆的望着天，望着南山。草棵里小蟲在唧唧，竹林里小鳥在歌唱，牆那面幾百個學生在吵鬧得發瘋，外面越熱鬧，他們越覺得寂寞。從前，他們談老家，談戰事，（尤其是戰事，他們特別關心，前月緬甸打了個勝仗，他們足足談了半個月）現在戰事談厭了，話也像說盡了，兩個人痞啞得如廟角上鏽朽的風鈴，彼此只用憐憫的眼光互相的望着。身旁也沒有什麼東西給調劑一下，哪管有個貓兒的咪咪，畫眉的唧啾，也算是一種慰藉和溫暖。生命像死水上的破船，明知不久就要沉沒，總盼望水上汛起一些旖旎的波瀾。

他們正在吃晚飯，忽然從草叢里跑出一條黑地白花的小狗，東聞聞，西聞聞，帶着淘氣的哽哽，在台塔下扒了幾腳土，抬起後腿又撒一潑尿。它看出兩老人沒有惡意，一躍的跳上土塔，像位來客似的，大模大樣對着主人坐起，兩眼貪饞的看着吃飯。她明知自己沒力量可以養活這匹正在上食的小狗，却希望把它留下，上山去

棟柴，上街去賣鞋，有匹狗跟在身後，不也像當年雀丫跟娘作伴一樣嗎？於是忍了個半飽，把自己一半的飯扒在地上，這慣串門子的野狗，却有江湖俠客的豪爽，連尾巴都不搖一下，低下腦袋吃起。

小花狗，晚上果然沒有跑，她歡喜得如得了個小寶貝。她給理毛，搔癢，抓跳蚤，并給它起個漂亮名字——小白臉。晚上，把它拖起破棚里，拉了一大把織鞋的稻草鋪在地下給它睡。像哄小孩一樣，哥兒姐兒的喚着，夜里她的覺睡得也比往日香甜。這樣養了三天，第四日早上忽然不見了。她向着草叢竹林，「白臉！白臉！……」的喊着，放下草鞋不織，向四外去尋覓，但始終不見影子。每到吃飯時，她總痴痴的望着竹林，希望小白狗連跳帶叫的跑來，「白臉，回來吧，我給你留一碗飯啦。……」她連飯都嚼不出了滋味來，但那豪爽的野客，早已留連在學校飯廳的方桌下面了。

一件天大的喜事，忽從省城傳來，——日本無條件投降了。爆竹整天價響着，每個聲響幾乎把老兩口的心兒震得開了花。戰事一停，兒子可以立刻回來了，兩口人口念不乾的互相道訴着。同時把這幻想又加了一些潤色：「三狗勝利回來，總可以發點洋財呢。……」臉上全有了笑容，連白日的太陽，晚上的星光，都似乎比往日要光明爽朗了，老兩口的情感也爲了這種消息無形中親切起來。

學校的大草場，變了慶祝勝利大會會場，上千的人齊集在里面歡呼，歌唱，情況的熱鬧，是他們到縣城來的第一次。卜老頭也打起精神去參加，掙扎着走到人羣的外面，喘得上氣不接下氣。草場上正在演劇，四周的觀眾把劇場圍得嚴嚴地。他被走這段路，累得昏蒙了，一個念頭忽然闖入心來：「這麼多的人，難道三狗不會在里面嗎？……」他正想着，一個年青人，拉着個小學生從人羣中擠出來，走到他的身旁猛然站住了，口里說着怪話，眼睛望着他發笑，「和戲台上的瘋子一個樣呵！來看吧！」他這一喊，一羣孩子一窩蜂的圍上來，有些孩子雖然得是破廟里住的卜老頭，但總要開開玩笑，這個喊聲瘋子，那個喊聲老怪，嘻皮淡笑的亂叫亂跳。他坐在木根上，眼睛不眨，臉上也無表情，只向孩子們的頭頂上望着那個年青人。圍着看不過癮，就有人

提議：掙掙他的小鬍子，或者抓抓他的開花小帽，……提議儘管提議，竟沒人敢去試驗，那年青人自告奮勇，說要把小帽子抓下來給大家玩玩。他大模大樣的走到老頭的身旁，沒待他伸手，不料老頭子鐵箍似的把他的胳膊一把抓住。「三狗，爹等你四五年了！……」隨着用力的一掙，他跌倒在草地上，小學生們吶喊一聲，一哄而散。他爬起來，喘作了一團，意識回到現實，忘記剛才作了怎樣一件傻事。他想回走，已經沒有力氣，恰巧老伴從那面走來，他扶着她的肩頭，再冉的沒入草叢里去。

已經勝利了，三狗還不見回頭，唉，豺狗！——他喘着，罵着。

柴燒光了，她帶了根草繩到南山去採茅草。去時天還晴，採完時，竟下了雨。一扛柴已用盡全身的力氣，淋上雨水，更壓得寸步難行。心里本來有火，加上再遭雨淋，到家就病倒了。發高熱，不思飲食，渾身疼得如繩子在細。錐子在扎，一天到晚直着脖子呻喚，支持生命的，是無數碗的冷水。

在她病倒的第四日，奕又送過一小盆米來。

昨日，一粒米未曾下肚，他也沒覺得餓。太陽要落了，看見奕送了米來，就喘噓噓的，燃起茅草，打算煮些稀粥。米洗完，下鍋，就聽見她高聲的呻喚兩次，就熟睡過去了。

把飯煮熟，他盛了一碗，端進破棚，喊了她幾聲也不見回應。

「多睡一會也好，這下子可打回頭了。」他說着，把飯端出破棚，坐在門坎上，唏哩呼的吃起來。

吃完了，重新燃了一把茅草把粥熱了個開，又盛一碗端入了破門。

「喂：起來，吃碗粥！起來！」

喊了半響，她不聽也不動，「這下可睡甜啦，」伸手去搖她的頭，蠅子隨着手哄然飛起來，手摸在腦門上，一片冰冷，沁透了他的手骨，左手的飯碗拍的落到了地下。

「呵，呵——你——先走——啦！——好狠心！——留——下——我……」

他並不呼天搶地，因他已沒有了悲哀，——一片迷茫，加重的蒙絡了他。

他走出破棚，坐在往日的舊位子上，紅炯炯的老眼，怒眦着遠天，怒眦着南山。

暮色從遠山外暗暗襲來，眼獐般的南山，一刻兒深赭，一刻兒淡青的在變換着顏色。幾縷炊煙，冉冉的向上升騰，擴散，從山腰彌山漫到塔尖。暮色漸濃，暮靄漸重，漂渺的晚煙，給小塔披了一層蟬羽的輕紗。

暉，從山頂的小道，大踏步的歸來。——他竟看見他那高拔健壯的兒子戴着笠帽，披着煙霞。映着落日的餘暉，從山頂的小道，大踏步的歸來。

「呵，三狗，你可回來啦！你娘……」

他猛然站起來，張開兩臂，拚命的向前一撲。——

他所擁抱的，不是三狗，是冰冷的大地！

黃菓

楊振聲

熙攘的朝市過去了，菜場中滿地零散着青菜的枯葉，鷄鴨的落毛，魚的鱗片，熱鬧後的冷落。
一隻黃狗用前爪按着塊肉骨頭在那裏啃。

太陽已將近午了

譚太太提着半籃青菜，路着自己瘦弱的身影走出菜場。在菜場西頭排列着一堆堆水菓攤子。鮮艷清香的水菓攤後坐着落牙的老太婆，用麻繩慢吞吞的拿着枇杷葉形的鞋底；或是穿着新藍布褲褂的壯丁，口裏銜支香煙，眯細了眼睛斜視行人，忖度那些衣服襤褸的再也不敢走近他的水菓攤。譚太太望着那些驕傲的水菓出了一回神，然後怯生生地走一個小女孩的水菓攤前。

「幾文一斤？」她拾起一個嬌嫩圓潤的黃菓在手中試着分量。

「八十塊。」那小女孩子眼也不抬。

「買一個呢？」

「四十。」

譚太太輕輕地把黃菓放還原處，紅着臉默默的走開。

她蹣跚的走向回家的路上，愈走愈感不安起來。她答應過昆生——她的第三個剛滿四歲的男孩子，買菓回來，給他帶幾個黃菓。這不能算是不慣孩子，在抗戰時期，教授的子女，已漸漸入不起學校，那能吃水菓呢！不過，這次是因為孩子病了，發燒半月總不退，醫生說是營養不足，能多吃點牛奶與水菓纔好。所以她才答應了孩子的要求。至於牛奶，她兩日前打聽過，一天一磅每月一千元，那就當然不考慮了。

「這並不是我不肯買。」她為自己解釋着。「實在太貴了。」前天剛到半月，只贖下四百元了。若不謹慎

着用，這後半月菜錢便無着落。誰知昨天添了一担炭會那樣貴，一千一百元！幸好光生把乙種辭源賣了八百元，添着買了炭。也好，這可燒一個月，誰知下月又貴多少？……今天星期日，兩個大的從學校回來，餓虎似的，不能不添點菜。手中只剩下十五元了，如何能買得起黃葉她？而且……

「不想也罷了，」她抑制自己說，「也許這賣點旁的東西，那時再買黃葉立昆生。」

金色日光中跳躍着飛塵，空氣中飄蕩着遠近的汽車喇叭的尖叫。一個髒孩子吮着食指，瞪着餓眼，瞅着一個賣餛飩的小攤。

「我不會讓孩子這樣憐。」揮太太意識的想。「可是昆生問我要黃葉呢？我只說買不起，……但孩子是不會了解的。……揮先生常說『抗戰時』，我們應當吃苦。窮得買不起東西，自然可以節省物資。」話是不錯……

「儂瞎掉眼睛，硬往汽車上撞？撞壞了儂賣孩子也賠勿給，」她耳邊一個上海司機的聲音。她猛一驚醒，才知道自己走到一邊路下面。眼前是一輛一九四一式的「騾一刻」。她移步走上邊路，原來是在一家新開張的揚州飯館門前，玻璃窗裏陳列着海參，魚翅，燕窩，鮑魚之類，都是山珍海錯，在戰時不易得的異品，而這些也就表示了這館子的高貴與傲慢；館子的大門關處，冒出一羣材料考究却總是那裏不妥的新洋服，這羣洋服上面插着幾顆為酒肉漲紅了的面目，一望便知為抗戰中的新興階級了。這一羣中有幾隻肥手噙着牙簽剔牙齒，神情渺茫的走入那部停放在門前的「騾一刻」。她在他們的睥睨中瘦縮着身子走過去。心裏還在想着揮先生常說的什麼戰時食用的限制，節省下物品供給前方將士那一類近代國家在戰時的措施。

她轉入一條小巷，一進口一隻小豬從她身邊竄過去了，幾乎碰在她身上。抬眼望見自己的家門，她心中忽感一陣沉重，像塊石頭壓在胸口坎上。她怕看見生病的昆生從那雙發燒的大眼裏透出失望的小小心靈！她踱到己門口，放下菜籃正抬手要去敲門，忽聽院子裏孩子在嚷：

「媽媽還不回來，我真餓了，午飯我要吃一斤肉。」這是大兒怡的聲音。接着又是二女昭的聲音：

「昆生，你乖，等一會媽媽就回來，一定帶兩個圓圓的大黃葉給你。」

她用手慢慢縮回來，低下頭望那菜籃子，豆菜芽，黃芽白，還有兩方豆腐，一根細蔥，蓬蓬鬆鬆的不滿半籃子。她不知爲什麼怕進自己的家門，默默地倚在門旁，對着一街冷靜，默置那菜上的水珠，在陽光中閃耀着有如瀟瀟淚痕。

〔附紀〕此稿寫於三十三年春天，那時教育界的生活已開始入於無法支持之階段，當時以故未即發表，今雖後時，然以物價與收入相比，情勢與二年前之今日相去猶不甚遠也。

三十五年一月。

A·N·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

區式

(芳信譯，重慶燦爛書店版)

(一)

倘使要索求一個劇的真義，我們最好從它的衝突着手，去找出它所孕涵的衝突，並且從這衝突，去體會作者所暗示的解決之途。「沒有衝突，便沒有戲劇」，那麼，「大雷雨」的衝突在什麼地方呢？

主要的，在卡彭諾芙太太和卡特麗娜之間。

所謂「主要的」，就是說，其他的衝突也仍然存在，譬如在庫力金與提郭意之間的，在鮑里斯他叔父之間的，還有奇虹與他母親之間的；但那些衝突太微弱了，結果是一方面向另一方面屈服，使我們看不見那鑽石相擊似的火花。

暴主或者霸王，在奧氏的劇本裏，是數見不鮮的：「貧非罪」裏的家長，以及「大雷雨」裏的提郭意和卡彭諾芙太太都是這類人物。他們聽任自我意志的發展，卻不論是否有礙於人；自尊，卻無視他人的獨立。他們的存在，象徵着舊俄時代一些偏僻的村鎮裏，家長們那駕臨一切的專制的勢力。所以，從表面上看來，卡特麗娜的衝突似乎是內心的——她「不愛自己的丈夫，去愛另外的男子」，卻又分明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罪孽」。(俱見三四頁)；而尋究下去，便可以發現，以這為犯罪的思想，乃是源於舊社會的成見，這舊社會，即由卡彭諾芙太太，在她的面前，做了具體的代表，不斷地向她丁寧囑咐，耳提面命，防範着「道德的墮落」。因此，殆可以說，以此為犯罪的觀念是從外灌輸進來的，原非卡特麗娜所有；她原有的，只是一團突進不息，求解

A·N·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

一〇

放，向光明的熱力，一心想能「鳥兒似地會飛」(二一九頁)，伴着她真正的愛人，「走到世界的盡頭去」(九六頁)。

然而她碰到了卡彭諾芙太太，「犯罪」的觀念剪斷了她的幻想的翅子；黑暗依舊從四面包圍過來，吞沒了卡特麗娜，令人感到窒息。

這窒息之感卻正是作者預期的效果。當時的批評家杜布魯波夫(Dobrojubov)，曾把奧氏所再現在用來的，稱為「黑暗的王國」。唯其黑暗，唯其令人窒息，才會使人覺到它的可怕，才會使人思索，激起人改革的決心。所以，杜氏說，它是對於後來俄羅斯青年的智識發展的最有力量的影響，這判斷一點也不過分。

並且，單獨指出黑暗是不夠的，許多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俄國作家都這樣做過，可是他們所傳達的，竟是那麼絕望的黑暗，以至被大家叫做「悲觀主義」。奧氏與他們不大一樣，其不同之處，在於他還能進入一層，指出那較好的勢力仍然也在進行，向光明的份子循着某個方向是可能勝利的，雖然那勢力也許很隱約，那些份子也許太纖細。「大雷雨」裏的瓦爾瓦娜和庫得略西便是這種份子。他們不夠堅強是明顯的，他們認識不夠正確是無疑的，但你不能否認他們對抗封建社會的勇敢，以及日後逐漸磨礪而可能獲得的成功。也許我們要說，他們不能在黯淡中吶喊，不能破夜為曉，但我們在這里得體諒到兩重事實上的限制。第一，向來破壞總比建設容易，創造正面人物總比反面的難，而「大雷雨」正是奧氏早期的作品；在他晚期的劇本裏，當他思想與藝術都愈臻成熟的時候，據說，他也曾雕鑿出一些比較進步的模像。第二，時與空的限制：「大雷雨」發表於八十五年前，倘要庫得略西做到「母親」裏的伯惠爾那樣，當然是苛求；而且「大雷雨」故事發生的地點，在伏爾加河上流的一個小鎮，這地方離開文化中心較遠，不易敏銳地覺到時代的脈搏，感應到時代的潮流，所以當那邊已經有了「羅亭」裏的娜泰雅，或者正在寫「前夜」裏的愛琳娜的時候，這邊的窮壤僻隅裏卻只有瓦爾瓦娜。

講到時代與地方環境，我們順便探討一下「大雷雨」裏的幾個角色。菲克露薩和那個貴婦人在二十世紀的我們看來，似乎很特別，很怪，很不近人情似的，但若從她們所在的時代與地方來看，她們都很自然。菲克露薩頗類似中國的道姑巫婆，在一個當火車是「吐火的火龍」（四〇頁）把儉儉的女人活埋（八九頁），連「立陶宛」是什麼都不知道（一〇五頁）的閉塞的村野，其迷信的空氣之適於她，猶如鬱濕幽暗的角落之適於細菌一般，原是一定的環境背景所必然有的產物。至於那謂婦人，作者聲明過是「半瘋半癲」，其實，像大衛·高柏菲露的姑母一樣，乃是由於封建壓力下的變態所致。

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奇虹，因為在他身上，作者加了故意的誇張。在許多地方，他很肖似「貧非罪」裏的乞丐叔父劉平·託助夫：沒有胆量正視痛苦，沒有能力躍出樊籠，憂煩起來，只有求援於酒杯。但，據說，這種人在俄羅斯並不普遍。倘此說不虛，作者的用意在哪里呢？或許誇張他的懦弱正足以反襯出舊家庭的陰森。

甚至奇虹也不盡是懦弱的。在最後一場，伏在妻子的屍身上，他竟衝着母親的面，勇猛地說，「媽媽，你害死了她！」如果母親一反臉，說不定他又會蠟燭似地軟化下來，然而作者決不因此而將他這點衝動的勇敢底可能一筆抹煞。同樣的情形也出現於庫力金身上。庫力金勸人忍耐，（六頁）勸人討對方的喜歡（十一頁），而且是個連諷刺詩都不敢寫（一六頁）的本分人，可是，迫不得已，爲了自己的事業，他還是會老起臉皮向關係去嚙嚙的，不管受到的呵叱是多麼難堪（一〇七至一一一頁）。最顯著的例子是提郭意。他知道工人來要工錢了，就先跟家人挑眼尋錯，以便大發雷霆，等那人來，便好仗氣罵他一通，但是，他說，「我真造孽；我把他罵得走頭無路，我差一點要打他；後來我對他賠罪了。我跪下去（按：另有人譯作「我鞠躬」）；真的我跪下去。我告訴你的都是真話。我對一個老百姓下跪。在院子裏的泥土上，我當大家的面對他下跪。」（七六至七七頁）

這並不是說，這塵一來，奇虹就勇武，庫力金就有魄力，提郭意就是善人了，不是的。作者用了更多的筆墨

畫出了他們的畏縮，迂謹，暴虐，但有時也把觀衆一下子移到他們身前，讓觀衆看清楚他們筋肉的僵一痙攣、眼光的偶一迷惘而已。普過我們看人只捉其大體，其最主要最顯著的部分，可是人的靈魂往往是多色彩的，極端和齊一很難在一個個人（Individuals）的身上找到；克魯泡特金說得好，「在他（奧氏）的戲劇之中，引入了俄羅斯生活的各個階級中所取材的無限複雜的人物；但是，他却斷然地把那種羅曼式的人類型之「善」與「惡」的分類完全拋棄了。在實際生活中，這兩種東西本是混合在一處的，而且還互相浸入着的。」

（三）

好的寫實主義的作品往往含有一個因素：不巧合，也就是它的發展與結果都很自然，可能性都很大，前世紀的四十年代，帝俄的舞台從浪漫主義逐步趨向寫實，而奧斯特洛夫斯基便是緊接果戈理而來的一個寫實的戲劇大師。現在我們就來檢討一下，是否「大雷雨」也含有這樣的一個因素。

「大雷雨」所表現的，要言之，無非是一種人與人的複雜的關係。這些關係縱然複雜，而它所寫的人大別只有兩種：一種衛護着現狀，一種不滿現狀，渴求改善。由於這兩種人關係的對立，產生了或隱或顯或緩或劇的衝突。從人的關係之對立以至衝突之形成，這發展是自然，很可能的。衝突的最高點在卡特麗娜的死，於是我們的問題便落在，是否這死也是自然，也是很可能的了。

前面已經提起過，卡特麗娜內心有兩種互不相容的力量：一種要她去愛鮑里斯，要她追求新的生活；一種卻牽制着她，告訴她這是犯罪的。後者是外加的，是舊社會強染在她心上的，所以，如果使她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它便會潔白淨盡，那麼，衝突消失，她可以好好活下去了。可是，她自己是個孱弱的人，要達到一個新環境，必須仰賴於鮑里斯，而鮑里斯卻是個懦夫，於是這兩種力量始終無增無減，相抵相平。這時，一個轉捩點在於卡特麗娜對於雷雨那種莫明其妙的恐懼；在雷雨的壓迫下，犯罪的觀念變得強烈，內心的平衡打破了，使她忽到幸福之渺茫，罪孽之深重，雖生猶死，那何必不乾脆自殺算了呢？也許有人會說，她的恐懼不一

定是人人那有的，但他不能否認，平衡的狀態極難持久，舊社會對她隨時都有作進一步襲擊的可能，彷彿天秤的兩個托盤一般重時，秤臂是直的，但一個秤盤裏增加了即使一黍之重，秤臂立刻就斜下來。所以，我們可以說，「大雷雨」的確含有那種好的因素的。

但奧氏的劇本，卻非閱讀的好材料。這一點要追溯到奧氏的經歷上去。原來帝俄的劇場，在十八世紀中葉才開始築造，而第一個崇奉寫實主義的劇場，乃是奧氏在莫斯科集資建立的。他自任導演，和舞台工作人員保持着密切的關係，而他的劇本，即供給他們演出。演員們和他朝夕共處，時時受着他的教導，當然，劇本上每個腳色的容貌舉止，賢愚不肖，他便無須詳加註述了。他留出許多空白在劇裏，讓演員們去填補，這樣可以訓練他們從對話攝度性格，可以使他們能有自行創造的機會與樂趣——萬一他們創造的結果欠圓滿，奧氏自己也可以從旁予以暗示的。但留着許多空白的劇本對於後代的，尤其是我們異國的讀者卻是個苦惱，譬如庫力金，倘沒有「年老的人」(一一九頁)一句台詞，我們也許會以為他是個毛頭小伙子罷。

作者實際舞台經驗的豐富，從劇本其中他許多設計上也可以窺見。例如，爲要叫觀衆把提郭意和卡彭諾芙太太看成一類，在對話裏第一次提出前者之後，立刻便說到後者(四頁)；而鮑里斯嘆息庫力金的計劃是空想之後，便喃喃自語他自己愛着卡特麗娜：這樣，使觀衆自然而然的會把後面一件事也想成是一種空想。此外，全劇裏還插入了不少巧妙的啞場。許多段獨白，例如第二幕末尾處卡特麗娜的獨白，都用得極其熨貼恰當，髣髴非用不成的，手法之高明，真不下於尤金·奧尼爾。

對話都很直截，令人起一種質樸明慢的印象。不過，有些地方卻超過了直截，變成生硬了，例如

庫力金：你因爲常看這個風景的緣故，所以你感不到什麼了，要不然，就是你不懂得大自然有多麼的美麗。

庫得略西：咄，跟你談話有什麼意思。你是我們城裏頭的一個古怪的人，一個化學家。

庫力金：一個機器匠，一個自修出來的機器匠。(三頁)

這種介紹人物的方式不能不說是拙劣。但「大雷雨」最大的缺點卻在於它所表現的衝突的單純。這固然是因為它是一八六〇年來的作品，而且所取的對象是在一個簡陋的鄉村裏，但讀者們以今觀昔，總無法覺得滿意的。

十一月十六日

我們不能過份原諒作者的思想缺陷

李何林

——看「大雷雨」演出後——

戈寶權先生在「伊里奇論俄國社會運動和文學發展的三個時期」的序語里面說：

伊里奇在「關於俄國過去的工人出版事業」一文中，曾將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俄國社會運動，劃分為三個時期，這種劃分的方法，不僅早已成爲研究俄國社會發展史的一個準繩，同樣的也已成爲研究俄國文學發展史的一個準繩了。因爲在這三個時期中，每一個時期都有它代表的作家，作品和文藝思潮，而它們又和俄國社會運動的發展互相適應和密切地聯繫着的。

這三個時期是：第一個時期是從十二月黨人的起義（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一批貴族革命份子在彼得堡舉行起義）到廢除農奴制度時（一八六一）爲止，在這個時期中，我們可以舉出普希金，萊萊托夫，十二月黨詩人，果戈里，以及赫爾岑許多名作家來，在他們的作品中已經顯示出對沙皇制度的反抗和憎恨，以及要求自由與解放的呼聲。第二時期是從廢除農奴制度（一八六一）到伊里奇所領導的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成立時（一八九五）爲止，這是俄國革思想運動發展得最快的一個時期。在這三十多年中，從革命運動上說，已從貴族階級的革命，經過了民粹派的階段而發展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從思想上說，已從十二月黨人，經過了赫爾岑，拜林斯基，車爾尼謝夫斯基等人所倡導的啓蒙的和民主主義的思想，發展到馬克斯主義的思想；從文學上來說，這是俄國文學史上一個最光輝的時期，差不多俄國文學上最著名的作家，都出現在這一個時期；差不多俄國文學上最重要的作品，都產生在這一個時期。第三個時期從「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一八九五年）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以後伊里奇寫這篇文章時止，這是革命運動不斷高漲，經過一九

我們不能過份原諒作者的思想缺陷

○五年的大革命和達到無產階級革命完成的時期，在文學上就出現了像高爾基這樣偉大的人物。

「大雷雨」作者奧斯脫洛夫斯基（一八三三—一八八六）的一生，恰恰生活在上述第一第二兩個時期，即由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九五年，「大雷雨」的著作時代約在這兩個時期的過渡期間，即約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他的前期作和「莫厘他的雪車」（一八五二）和「貧非罪」（一八五四）兩劇以後。（手邊無書，不能查出「大雷雨」著作確在那一年）。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俄國，不但早已有了貴族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喊出了革命的爭自由的聲音；有果戈里的對地主官僚的諷刺和暴露；有革命思想家和政治家及民粹主義的創始人赫爾岑的宣傳民主思想，有偉大的文藝批評家和四十年代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把貴族完全排斥開去的一位平民的先驅者」拜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的對沙皇政府的激烈批評；而且「已經有了成批的開始走入『羣衆』，包含着戰鬥的民主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內容的沒有經過檢查的著作；在這個時期的活動家中，工人彼得，阿力克舍耶夫，司傑班，哈爾士林等人，佔着最主要的地位」（伊里奇）。在這時期的車爾尼謝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繼赫爾岑之後發展了民粹主義，但比赫爾岑更向前跨了極大的一步，他是一位更澈底的和戰鬥的民主主義者，從他的著作里面，吹出了充滿着階級鬥爭的氣息。雖然他贊成空想的社會主義，他還是卓越的對資本主義作了深刻的批評的人」（伊里奇）。

「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俄國，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和地主的有產階層權力底鬥爭迫切的時代，契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底作品，將人們驅向戰鬥，同時教示了生活的解剖」。（維諾格拉多夫：「新文學教程」）。蒲列哈諾夫說「涅克拉索夫以他的詩喚醒並表現了同時代的前衛青年們底進步傾向」（「涅克拉索夫論」）。

那麼，我們看一看產生在同是六七十年代的「大雷雨」，有沒有「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或者「表現了同時代的前衛青年們底進步傾向」呢？

克魯包特金說：「奧斯脫洛夫斯基雖然是在他的戲劇中所描寫出來的最可怕的衝突里面，他却仍然保存着他那生命之歡樂的意識：雖然許多不可避免的人生悲痛他也可以感得，他從不畏縮於描寫着人類苦難的黑暗的方面，而他更貢獻了許多商人階級中最討厭的家庭暴君，而後來更又貢獻了一批實業的「發起者」的階級中的更為討厭的典型。但是無論在什麼方面，他却總是在計劃着去表明那較好的勢力仍然是進行着的，或者至少，也去提示着那些較好的份子的可能的勝利。如此，他便可以免于沉墜到他的同時代的作家們所特著的那種悲觀主義。就是有些時候，在他的某種戲劇中，當人生是圍罩着一切的暗澹的光景了，雖然沒有什麼可以來補救這人類的愚蠢的暗澹，但是至少，在那自然之觀照中，也有希望的光芒出現了。」（「俄國文學的理想和現實」）。

在「大雷雨」里有沒有表現「生命之歡樂的意識」，「人類苦難的黑暗的方面」呢？有的；有沒有「提示着那些較好份子的可能勝利」和「有希望的光芒出現」呢？我似乎看不出來。

「一個非常輕佻的姑娘」（克魯包特金語）瓦爾瓦拉，天真的任性的反抗她的媽媽，每晚與情人幽會，終於和並非「較好份子」的情人逃走了，我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可能勝利」的前途，或「有希望的光芒出現」。卡特林娜所受的磨難和終於自殺的命運，是「人類苦難的黑暗方面」；奇虹和鮑里斯是被凶殘的封建勢力所屈服，壓碎，而毫無反抗能力的懦夫，既非「較好份子」（敢於反抗封建勢力，戰鬥的民主主義青年），在他二人身上也找不到「可能勝利」（反封建鬥爭的勝利）和「希望的光芒」（爭得人民自由解放的希望的光芒）。以粗淺簡單的萌芽時期的自然科學知識去反迷信的機器匠庫里金，也沒有什麼「勝利的可能」和「希望的光芒」，可惜作者當時未能接受當時業在西歐產生並流佈到俄國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以新的社會科學知識（而不是以粗淺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光，去透視「人類苦難的黑暗面」的社會基礎，找出來新時代的「勝利的可能」和「希望的光芒」。

作者的還不夠進步的民主主義的反封建思想，使他看不出「勝利的可能」和「希望的光芒」；他的生活大

約也未會接近戰鬥的民主主義的人們，他並不真正了解「較好份子」的生活思想和性格，也就很難在品中去表現他們。

他的反封建迷信的人物和言行，都不夠徹底，不夠激烈，而當時是有徹底激烈的反封建勢力（迷信在內）的進步的戰鬥的民主主義者們的，這表現在契尼雪夫斯基，車爾尼謝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沙爾提柯夫等人的作品中，「大雷雨」里面是沒有的，它沒有「戰爭的民主主義」思想，也未曾「表現了同時代的前衛青年們底進步傾向」。

維諾格拉多夫在「新文學教程」里面說：「俄國，在轉變到新有產階層的道路上去的十九世紀六〇——七〇年代中，關於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的新形態的問題——尤其是婦女的權利平等及關於婦人的感情自由的問題，大大地引起了注意。許多作家們爭先採取已婚婦人愛別的男子場面，但是這場面卻依照他們的階層的見解而各式各樣的被解決了。我們已知進步的民主主義代表者契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小說「應該做什麼？」里怎樣的解決這個問題：這小說的梗概是巴芙洛芙娜的新家庭關係的故事：她不願遵從母命，嫁給房東的兒子，與弟弟的學友大學生羅普荷夫逃走，他們站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那不是以丈夫天下為基礎，而是以男女平等，信賴，自由，共同工作為基礎，作者不只描寫她的家庭生活，並詳細的描寫她所組織的共同裁縫所，這對於作者是將來必然實現，也是作者為着它的實現而戰鬥的經濟關係的雛形。可是，他們的家庭關係發生了裂痕：同居生活顯出了他們性格和傾向的各種不同，結果，她愛了性格更接近她的吉爾薩諾夫，即她丈夫的朋友。在其他人們看來，許會成為產生悲劇的原因。但是，他們三人都是尊重彼此的愛情，而欲建築基於理智的生活的「新人們」。羅普荷夫決心自己引退，就假裝自殺而跑到外國去了，（離婚在當時是不可能的）餘下二人結婚，幸福地生活。羅普荷夫後以斐斐蒙特的假名，重回俄國結婚，他和他的新夫人，是不論性格或傾向都是完全一致的夫婦，他倆長久地和吉爾薩諾夫夫婦繼續親密的友誼。

為着與此對立，請想起托爾斯太的「安娜·卡列尼娜」呢！托爾斯太「懲罰」背叛了丈夫的安娜，「而

將死給與她」。

「大雷雨」的作者爲着懲罰背叛了丈夫和婆婆的卡特林娜，也將死給與她！她爲什麼不能夠得到像「應該做什麼？」里的巴芙洛芙娜的幸福命運呢？奇虹和鮑里斯爲什麼不會是羅普荷夫和吉爾薩諾夫呢？這都因爲是被兩位作者的思想和生活不同所決定。

我們固然願意看消滅的暴露黑暗，同情於爲社會所壓碎的不幸的人物，因而引起療救的注意，是也有助於社會的進步或改革的；但我們更願着積極的鬥爭的典型，「勝利的可能」和「希望的光芒」。在資本主義衰敗的十九世紀末葉，全世界的作家都以消極，悲觀，絕望的調子在詠嘆着人生的時候，高爾基代表了新興階級，以英勇的與暴風雨搏鬥的海燕的姿態出現於當時的世界文壇，充滿了他的作品里面的健康的樂觀的戰鬥的精神，暗示着新社會中新人的「勝利的可能」和希望，並指示給讀者以生活的方向，較之托斯妥以夫斯基，托爾斯太，契訶夫，安特列夫等作家所給我們的殘酷，悲哀，醜惡，可笑，愚昧，並且是一片灰暗，絕望等等，不更有益？何況即在那灰暗絕望之中，同時本已存在着新社會的光明和希望的萌芽；那可笑愚昧的人民本具有革命的可能性和潛伏着偉大的力量，他們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己的不幸命運。但由於作家的思想和生活的局限性，他們看不見這一些，他們只看見相反的東西。「大雷雨」的作者不過是這許多作家里面的一個，他的思想方面的缺陷，使他看不見真正的「較好的份子」以及「勝利」和「希望」，我們不能過份原諒他這種思想缺陷，說是「由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和環境的限制，他只能夠有這種見解，只能夠採取這種題材和主題，只能夠這樣表現」，因爲和他生活在同一時代同一環境，受同一限制和壓迫的其他作家，已有不同的表現了。

我對於中國作家也是這樣看法，我不原諒有些作家由於思想的糊塗和缺陷，所造成的作品中對於客觀世界的

地上最樂人

〔美〕A·馬爾茲作 祖文譯

吉司覺得要哭。他一直坐在一間小屋裏，等候湯姆出現，他能有機會歇息受傷的腳實在感恩不盡，便安靜而喜悅地盼望湯姆快快出現，那時湯姆會說：「吉司，自然啦，你什麼時候準備好就可以上班了！」他盼望這片刻來臨。

有兩個禮拜了，他從米蘇里州堪薩斯市衝到俄克拉何馬州的他爾薩，熬過多少雨夜，有一個禮拜又冒了烤人的烈日，沒有睡眠，吃不到像樣的餐飯，只是被那片刻的愜慢支持着。……好容易湯姆到辦公室來了。他適來得很快，手裏握着一捆紙張；不錯，他只不經心的看了吉司一番——但是頗久。他不認識他了。他轉過身去。……而湯姆·卜瑞克特還是他的內兄呢！

是因為他的衣服嗎？吉司知道他樣子怪可怕的。在一個公園裏的噴泉處他曾試把自己修飾一下，可是就是這件事也弄得很糟；在興奮中他刮着腮邊，刮出一大條傷痕，他衣服上的紅黏土灰怎麼也弄不掉，他也曾在渾身亂揮一陣，弄得兩臂酸痛卻毫無辦法。……不然是因為他改變太厲害了嗎？

不錯，他們五年沒有見面了，而湯姆顯得老了五年，只是如此而已。他依然是湯姆。天哪！難道他就這樣兩樣了嗎？

卜瑞克特打完了電話。他靠在迴旋椅裏，用兩隻小而藍澄的眼對吉司警視，一雙懷疑且不友善的眼。他是一個贅重而凸肚子的人，有四十五歲，髮是褐色的，樣子有點倔強。他臉上多肉，他臉色是果斷有力的；他的鼻子有些像球莖，鼻尖有點發紅。他看來像一個堅毅的，非常得當的，能幹事業的人，像一個「美國軍團」分隊的司令——他正是這樣的人。他以冷淡掃視吉司，顯然不願在他身上花費時間；甚至他嚼牙籤的樣子都似乎瞧不起吉司似的。

「噫！」卜瑞克特突然說，「你想怎麼樣呢？」

他的語調滿不錯，吉司也承認。比他預料的還要好些。他走到劃分那個小屋的木製的櫃台，他神經質地把手插入他蓬亂的頭髮當中。

「我想你不認識我了吧！湯姆」他猶豫地說，「我就是吉司·弗爾頓。」

「哦。」卜瑞克特說。只是如此而已。

「是的，我就是吉司，哀臘給你帶好兒來了。」

卜瑞克特站起，走到木櫃台，他們面對着面。他不甚相信似地打量吉司，試想測探他妹夫的相似點，就他所能記憶的。此人是高高的，三十歲左右。這點很合！他有端正的像貌，瘦直的身軀。這點也是對的。可是臉面却太憔悴，而囊裏着的身軀顯得骨瘦如柴，使他不認他。他的妹夫曾是結實而強健的，有許多筋力。這正如翻一張走了光而照得很壞的像片，他試想辨認像片裏的主人：相似處還在，而不同處却異常之大了。他又搜查他的妹夫的鑣眼。這鑣眼至少十二分熟悉的，灰灰的顏色，其中含一種羞答答的妙勁，一種恰好的神韻。他從前是很喜歡吉司這種眼神的。

吉司站着，靜靜地。而內心却似水開了鍋。卜瑞克特像在查看倒斃了的馬身上某一塊肉似的，在他眼裏有一種純然是憐憫的神情。這使吉司熾怒。他知道他還不致於到這個地步。

「是的，你正是吉司。」卜瑞克特末了說道，「可是你真的變了呀！」

「五年了。不是嗎？」吉司悲憤地說。「可是你只見過我一兩次的。」接着，兩唇緊合在一起，又激奮又羞愧，對他自己說，「我變了又怎樣呢？誰能不變？我又不是死屍。」

「從前你樣子很結實。」卜瑞克特柔聲說，還是含着一種不輕信的詫異。「你減去不少重量吧？」

吉司繼續沉默着。他是太需要卜瑞克特了，他不敢駁他。然而只是經過一番思考他才壓住火氣沒有滾沸起來。停頓伸張着，令人苦惱。卜瑞克特紅了臉：「吉司，別見怪。」他失聲道歉。他推起櫃台板。「進來找個

座位坐下吧！」他執住吉司的手，握著它。「我真高興看到你。不要想旁樣事吧！你顯得這樣削瘦呢！」

「這倒沒什麼，」吉司喃喃道。他坐下，把一隻手插入他的捲曲的，蓬亂的髮。

「你怎麼一癱一拐的呢？」

「我踏着一塊石頭，把我的鞋戳了一個洞。」吉司把腳又縮到椅子底下。他覺得他的鞋可羞。他原本是從「救濟所」出來的，兩個禮拜的行程差不多就要把這雙鞋子送了終。整整一早晨，帶一種絕妙的傻氣的嚴肅，他對自己發著誓，第一要緊的，比一套衣服還要緊的，他一定得去買一雙簇新的鞋。

卜瑞克特把眼光從吉司的鞋子上離開。他知道什麼煩惱著這年青人，他心裏充滿了憐憫。這真是可驚可嘆。他還沒見到過比他更慘的。他妹妹每禮拜都給他寫信來，但是她並沒有告訴過他，他們竟窮到這種地步。

「嗯，聽我說，」卜瑞克特開始說，「告訴我，哀臘好麼？」

「啊，她好得很，」吉司心神恍惚的回答。他那種溫柔的，悅人的，有些羞怯的聲音，伴隨著他那雙溫柔的灰灰的眼。他正在煩惱著怎樣開頭。

「孩子們呢？」

「啊！他們都很好……哦，你知道」吉司附加著說，變得更爲小心，「小一點的孩子必得靠一件支架，他是不能跑的，你知道。可是他很伶俐，他會畫些圖樣，也能作些事，你知道。」

「是的」卜瑞克特說，「那很好。」他躊躇着。有片刻的沉默。吉司在椅子上坐立不安。他所渴望的時辰到了，他却感到手笨口拙。卜瑞克特往前斜身，把一隻手放在吉司的膝蓋上。

「哀臘並沒有告訴我你是這樣糟的。如果我知道，我也許會幫忙呢。」

「嗯！」吉司柔聲回答，「你也有你自己的苦處呢，不是嗎？」

「是的，」卜瑞克特往後靠一靠。他的紅噴噴的臉變得哀傷，暗淡而悽苦。「你知道我失去了我的鐵器店嗎？」

「嗯，是的；當然，」吉司答道，驚訝着。「你給我們寫過信，我是說，你寫過信。」

「那時我忘記了。」卜瑞克特說。「我對此事也是覺得驚奇。鋪子倒不值少錢，」他淒苦地附加道，「三年以來，那總是江河日下的。我想我過去對它掛心，因為那是我自己所有的。」他無意味的說着，沒有一點喜悅的樣子。「好啦！現在講講你自己吧。」他請求他，「你的職業怎樣了呢？」

吉司突然脫口而出，很是激動，「湯姆，等一不再說這個，我有一樁心事。」

「不是關於你和哀臘的麼？」卜瑞克特焦急地打斷他的話。

「不是呀！」吉司又坐下來。「你怎麼想到這件事上去呢？哦，哀臘和我——他停住了，笑起來。「我對哀臘發了瘋。唉，湯姆，她簡直是妙呀！她簡直是我整個生命。」

「別怪罪我，不要記着我的話。」卜瑞克特不安的笑了一聲，轉過身去。這個年輕人坦露他的愛情，那麼濃，那麼突然，惹起他的煩惑。使他狂野地想替他們做點什麼事情。這一對夫婦全是愛體面，不該這麼受苦。哀臘正像這年青人，靦腆，還有些溫柔。

「湯姆，聽我說；」吉司道，「我到這裏來是有意義的。」他把一隻手插入頭髮當中，「我需要你幫忙。」

「哼，這真是！」卜瑞克特呻吟着。他曾預料到這件事的。「我也幫不了多大忙。我一禮拜只拿三十五，而我却覺得很感恩似的呢！」

「不錯，我知道，」吉司興奮的加重說。清早幾小時內盤據着他的那種帶野勁的激動，他現在又感覺到了。「我知道你不能用金錢幫助我們。可是我們碰到一個在你手下做工的人呢！他就在我們那個城裏！他說你能夠給我一點工作！」

「誰說的？」

「咳！從前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吉司責備地脫口說。「哦，我聽到這消息，馬上動身。有兩個禮拜我

瘋了似的衝到這裏。」

卜瑞克特很厲害的呻吟起來。「你兩個禮拜之內從堪薩斯市走到這裏來，那麼我就能夠給給一個位子嗎？」

「不錯，湯姆，當然是。可是我還有什麼旁的辦法呢？」

「老天爺，真是沒有什麼空位置呀！這是不景氣的年頭。而且你又不懂得這種關於油的事務。這是專門的事。我請了一些朋友到分團來，可是現在他們也無事可做。你想想，假如有機會我能不能馬上叫你嗎？」

吉司竟目瞪口呆無語。過去兩星期的希望似乎在他肚子裏捲縮成一個劇痛的球。接着，狂熱的他喊：「可是你聽我說，這個人說你可以雇人！他告訴我的，他替你開卡車！他說你是需要人手的呀！」

「啊！……你是說在我這裏麼？」卜瑞克特低聲說。

「是呀！湯姆，正是這樣哪！」

「啊，不，你不要在我這一部做事。」卜瑞克特還是那樣低聲作答。「你不懂那是怎麼一回事。」

「我懂」，吉司堅持着。「他把什麼都對我講過了，湯姆。你是派遣主任，不是嗎？不是你派出那些裝炸藥的卡車嗎？」

「吉司，那個人是誰呢？」

「哀弗瑞特；我記得好像是哀弗瑞特。」

「是哀格伯特吧！和我身量差不多的那個人？」卜瑞克特徐緩地問。

「是的，正是哀格伯特，他不是說瞎話的人吧！」

卜瑞克特失聲地笑了。他的笑聲還是奇特的缺少喜悅。「不，他並不是說瞎話的人。」接着，用另一種語調：「親愛的吉司，在你一步一步走到這兒以前，你應當先問問我。」

「唉！我不想這樣做。」吉司以一種天真的乖巧來解釋道。「我知道你一定會說不行。他告訴我那是……有危險的工作，湯姆，可是我不在乎。」

卜瑞克特把手指密接在一起。他那堅強而多肉的臉龐得冷酸無情。「吉司，我還是回答你一個『不行』。」吉司叫起來。他沒想到卜瑞克特會不同意。對於他，似乎惟一成問題的就在設法達到他爾薩。「啊，不。」他懇求着。「你不能。湯姆，難道什麼位子都沒有嗎？」

「有是有的。假若你非要不可，哀格伯特的位子是在空着的。」

「他辭職了嗎？」

「他死了！」

「啊！」

「他死在他的職務上的，吉司。就在昨天夜裏，要是你一定要知道。」

「啊！」……接着說，「我不在乎！」

「現在聽我說，」卜瑞克特說，「在你開始以前，我願意告訴你一些你想知道的事。這車子並不是裝炸藥。人家打油井並不用炸藥那樣性質和平的東西。他們想用，但是不能。他們用的是硝酸甘油，那是淡黃色的液體，那是湯呀！」

「可是我知道，」吉司担保地告訴他。「他勸告過我，湯姆。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先別說，」卜瑞克特發怒的命令着。「聽我的！你只要看一眼這種湯，懂嗎？只要你大聲的咳嗽一下它就會爆炸！你知道他們怎樣運輸嗎？裝在這種形狀的瓶罐裏，看到了嗎？像扇子似的？這是爲了間隔起來節省地方，因爲每一間隙全得用橡皮襯裏。這是你能想到的處置它的惟一辦法。」

「聽我說，湯姆——」

「先等一下，吉司。爲了上帝之故，你得先考慮這一點。我知道你已決心決意找件事作，可是你得先弄清楚，這種東西是用特殊的車子運送的！在夜裏！而車子又必須順着一種特定的路線！它們不能愛走那個市鎮就走那個市鎮！要是車子半路上停下來，一定得停在一種特定的汽車間裏。你難道看不出它的意思嗎？這還不能

告訴你，這件事有多麼危險嗎？」

「我會很當心地開車，」吉司說。「我懂怎樣對付一輛卡車。我會慢慢開呢！」

卜瑞克特哼了起來，「你以為哀格伯特開車不當心嗎？你以為他不懂怎樣對付一輛卡車嗎？」

「湯姆，」吉司誠懇地說。「你嚇不住我。我的心意只貫注在一件事上。哀格伯特說他一英里拿到一塊錢。他只做半月的工。而每月可以賺到五六百，他說。我也能拿到那麼多嗎？」

那自然，你也可以拿到那麼多。」卜瑞克特粗野地告訴他。「一英里一塊錢。這很容易。可是你想想爲什麼公司要出這麼多錢？容易是容易——等到你車首兩盞燈一個看不清，你把車軋過一塊石頭，像哀格伯特似的，哼——。要不然也許車熄了火！再不然你眼裏弄進點什麼東西，於是車輪扭一下，而你顛了車子！不然就是它媽的誰也不曉得怎麼回事！我們不能去問哀格伯特他碰到了怎樣的事。從來沒有車子留下什麼證據。從來沒有屍首。什麼也沒有！也許明天有人會找到一條扭折了的鋼，在老遠的稻田裏。可是我們永遠找不到開車子的人。連一片指甲也找不到。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他沒有按期開回來。於是我們等候警察來訪。你知道昨天夜裏出了什麼事嗎？在一座橋上出了岔。也許是哀格伯特一時神經錯亂。也許他把車子最前面的護板擦在橋邊。不過橋是不見了。卡車也不見了。哀格伯特也不見了。你現在懂了嗎？這就是他媽的一英里多少錢帶給你的！」

有片刻沉靜。吉司坐在那裏，扭曲着他那瘦長的兩手。他的嘴垂張着，他的臉劇痛着。一會他台上眼，輕聲說：「我不在乎這些，湯姆。你告訴過我了。現在你得對我好，把那個位子給我。」

卜瑞克特把手掌拍在桌上。「不行！」

「聽我說，湯姆，」吉司柔聲說。「你簡直不明白。」他睜開兩眼。兩眼被淚水充深了。這讓卜瑞克特轉過身去。「只要你看我一眼，湯姆。這還不能告訴你真情嗎？當你剛剛看到我時，你對我怎樣想法呢？你想：爲什麼這窮小子還不走開？爲什麼他老是不停地乞討？你不這麼想嗎，湯姆？湯姆，我簡直再不能這樣活下去。我一定要昂着頭在街上走。」

「你瘋了，」卜瑞克特喃喃地抱怨。「每年中總是五個當中必有一個開車的死掉。這是平均數。你看這值得嗎？」

「可是我的生命又值什麼呢？我們在家裏挨餓了，湯姆。他們還沒有收容我們去受救濟呢。」

「那麼你早該對我講，」卜瑞克特粗聲說，「那是你自己倒霉的過錯。一個人，當他一家子吃不上飯的時候，他沒有權利假充驕傲。等我借點錢，讓我們給哀臘電匯了去。那麼你先回去，去等救濟。」

「以後又怎麼辦呢？」

「以後等着罷了，它媽的！你並不是個老頭子。你沒有權利把命扔掉。過些時你就會弄到職業的。」

「不行！」吉司跳了起來，「不行。我過去也相信會這樣。可是如今我不相信了。」他狂熱的喊起來。「我不會找到職業，正像你不能把你鐵器店拿回來一樣，我的手藝是拿不起來了，湯姆。鑄排字機要技巧。我如今生了鏽。我靠救濟已經六年了。我會得到的惟一工作就是挖鑿油垢。今年春天我弄到那個差事，我是被看作一個天下第一號的工人。可是我什麼都不是。現在人家又有新機器了。當不景氣一開始，他們就把我刷下來。」

「那麼怎樣？」卜瑞克特粗暴的說「沒有旁的職業了嗎？」

「我怎麼知道呢？」吉司回答說。「六年來沒有一種職業。我現在甚至害怕找到一種職業。等了幾個禮拜又回去靠救濟，這太難太苦的呀。」

「嗯！你得有點勇氣才行呀！」卜瑞克特喊道。「你得繼續不斷的希望着才行呀。」

「你要多少勇氣我都有。」吉司熱切的回辯着。「可是，不行，我沒有一點希望。在這六年盼望當中，希望已經在我心裏乾死了，你是我惟一的希望。」

「你瘋啦！」卜瑞克特喃喃地抱怨着。「我不願這麼辦，爲了上帝，你想一下哀臘。」

「你難道不知道我正是替她着想嗎？」吉司輕聲說。他曳曳卜克特的衣袖。「她才是決定我的呢，湯姆。」他的聲音低啞下去，成爲一種無聲的苦痛的耳語。「就在哀格伯特在我家裏那個夜晚，我看着哀臘，好

像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似的。她已經不再美麗了，湯姆！」卜瑞克特急扭他的頭而走開了。吉司跟着他，深深呼吸一口氣，同時嗚咽着。「這還不能告訴你嗎。湯姆？哀臘正是一個小洋娃娃，你記得吧。要是沒有人回頭看她幾眼，我是不能在大街行走的。她還不到二十九呢，湯姆，而她却不再美麗了。」

卜瑞克特坐下來，疲乏地把肩聳起。他把兩手握在一塊，身子往後彎地坐着，凝視着地板。

吉司站着，也把身彎向他，他瘦臉因感情激動而發紅，在那訴苦與自卑的神色中幾乎顯得令人不快。「我對不起哀臘，湯姆。我不應該叫她活得這麼糟。這次是我所見到唯一的機會，惟一爲她做點事的機會。我過去簡直是完全失敗的。」

「不要說傻話，」卜瑞克特駁着他，並無厭憎之意，「你並不是完全失敗的。你並不比我更爲失敗。成千成萬的人都在同樣情況之下。這只是不景氣，只是衰敗，只是它媽的那個什麼「新政」(New Deal)……」他詛罵着，又歸於靜默。

「啊！不是。」吉司改正他，帶一種瞭解的悲哀的調子。「這些事情也許是旁人的藉口，可是我拗不能。我是應該好好作一些事的。這全是我自己的罪過！」

「噫！全是些蠢話！」卜瑞克特說。「那是太陽的污點，却不該怪你！」

吉司的臉變成不健康的一塊紅一塊白，顯得腫脹起來。「噫！我不在乎！」他粗野的叫來。「我不在乎！你非給我這個位子不可，我一定昂起頭來！我渡過了十八層地獄，可是我再到另一層去了。你想叫我不斷地看着我那男孩子的腿嗎？你想叫我自供，若是找到點事作，孩子就不會弄成那樣嗎？每次他走路，他總是和我說，「我得了軟骨病了。你給我的病呀！因爲你沒有好東西給我吃呀！」耶穌基督，湯姆，你想我能夠再坐六年看着這孩子受罪嗎？」

卜瑞克特一下子立起來。「那麼你弄到這個位子又怎麼樣？」他吼着。「你說你是替哀臘着想。要是你炸死，她將怎樣會喜歡這件事？」

「也許我死不了呢？」吉司求情地說。「有時候我是很走運的。」

「誰不這樣想呢？」卜瑞克特輕蔑的答道。「你接受了這個位子你的運氣可是一個問號。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早晚你是炸死。」

「好啦！那麼，」吉司噙着圓唇。「那麼就死吧！可是在這期間我却得到點東西。我可以買雙鞋，看看我！我可以買一套衣服，一套沒有救濟所氣味的衣服！賑濟的衣服總不合身的。我可以吸香煙。我可以給孩子們買點糖果。我自己也可以吃一點。是的，憑上帝發誓，我想吃點糖果，我想一天喝一次啤酒。我要哀臘打扮起來。我讓她一禮拜吃三次肉，也許四次。我要帶着妻子孩子去看電影。」

卜瑞克特坐下來。「咳，別講了。」他疲乏地說。

「我不。」吉司輕聲地狂熱的對他說。「你是攔不走我的。聽我說，湯姆，」他哀求着。「我早盤算好啦。一個月六百，你看我可以節省下多少錢！若是我只能活三個月，你看那是多少錢——一千塊——還要多！也許我會活得更久些！也許是兩年。我可以把哀臘一輩子都安置得穩穩當當的！」

「你說是說了。」卜瑞克特插嘴道，「可是，你想，你幹着那樣一種工作，難道她會享福嗎？」

「我全都盤算好啦！」吉司興奮地回答，「她不知道，你懂嗎？我對他講我只賺四十。你把其餘的錢替他存在銀行裏，湯姆。」

「啊！別講啦！」卜瑞克特說，「你以為會快樂嗎？每一分鐘，醒也罷，睡也罷，你將總在嚼咕，是否明天就會死去。而最糟的日子是你不出差的日子，是你不去開車的日子。他們將每隔一天給你一天假，叫你恢復你的神經。而你就躺在院子周圍，咬着你自己的心。這就是你的快樂！」

吉司出聲笑了。「我會快樂的！你不必操心吧！我會快樂得要命。我會唱起歌來，主呀！湯姆呀！我七年以來第一次要覺得驕傲啦。」

「啊！別講啦！別講啦！」卜瑞克特說。

那間小屋變得寂靜，過一會吉司低聲說，「你一定得給我，湯姆。非此不可。非此不可。」又沉寂着。卜瑞克特把雙手舉到頭部，把手掌壓緊太陽穴。

「湯姆，湯姆——」吉司說。

卜瑞克特嘆一口氣。「唉，它媽的！」末了他說，「好吧。我用你就是了。上帝幫助我吧！」他的聲音低微嘶啞，無限疲倦。「要是你準備今天夜間來開車，你就今天夜裏開去好了。」

吉司沒有回答。他不能回答。卜瑞克特抬頭看看，眼淚從吉司臉上流下來，他嚥着眼淚，想說話，但只發出一種不對勁兒吁喘的聲音。

「我要給哀靈去一個電報。」卜瑞克特還是用那種嘶啞的，疲倦的聲音說。「我要告訴她你得到了一個位子，而你得在兩天之內把錢寄給她。那時候你可以得到一點錢——就是說，假如你能活過這個禮拜，你這傻瓜！」

吉司只有點頭。他的心覺得就快爆炸，他把兩手按住，好像這樣他就把它鎖在胸腔裏似的。

「六點鐘回來，」卜瑞克特說。「錢在這兒，去吃一頓美餐吧！」

「謝謝，」吉司低聲說。

「等一下，」卜瑞克特說。「我的住址在這兒。」他把住址寫在一張紙上。「隨便坐一輛順路的车，問問車務員在哪兒下。洗一個澡。再睡會兒覺。」

「謝謝。」吉司說，「謝謝，湯姆。」

「唉！去吧。」卜瑞克特說。

「湯姆。」

「什麼事呢？」

「我簡直——」吉司欲說又止住了。卜瑞克特看到他的臉。他的兩眼仍然閃着淚，但是那削瘦的臉，現在

却發亮了，一種凶猛的光芒。

卜瑞克特轉過身去。「我很忙。」他說。

吉司走了出去。溼溼的淚水膜使他盲，然而全世界彷彿都變為黃金。他緩緩一溜一溜地走，血液搗着他的太陽穴，心中有一種暴野的，不能言傳的喜悅。「我是地球上最快樂的人呢！」他獨自低語着。「我是整個地球上最快樂的人呀！」

卜瑞克特坐着注視，一直到最後吉司在小巷口轉彎而消失了。以後他弓下背來，頭擡在兩手間。他心痛苦跳動，像一種衰老而填塞了的東西。當心跳着的時候，他傾聽着它跳。他坐着，在絕望的寧靜之中，把頭緊緊擡在雙手裏。

（附記）A·馬茲爾（1908——）現代美國進步作家，所著劇本有「木馬旋轉機」(Merry-go-round)等，短篇集有「事實如此」等，柳無垢譯短篇集「再會」序文中，對於作者及作品有較詳之介紹，可參閱。

蒙沙芒

〔法〕 望·浦里伏斯作 陳占元譯

和教師狄的厄一起，我們出門望樹林走去。這是夏至的第三個星期，收穫正忙。小麥早已刈過，人在割燕麥。

要走近路，我們隱過麥叢上面；小麥稈在我們鞋底下面翹起來並把我們的鞋底擦亮，燕麥稈較溫柔些卑伏下去。幾個人將燕麥把紮成一束一束，脚下散滿了苜蓿，比小麥把略為沉些。幾個人，在一片最後的方地周圍，守着刈麥機器趕走或碰傷的小兔。狄的厄和他們衆人都相識，他們送他一對雛兔，但我們在放食物的口袋裏面却放着我們準備好了的午餐。

沿着樹林，在不宜種小麥的陰暗地帶，俾出一條瘠草和荊棘的小道。避開收穫的塵土，牠使他們流涕和唾吐，幾個人扇涼着他們的汗，嚼着用他們的帽子攪動的空氣。幾個人就一個用一塊濕布浸涼的瓶子的瓶口喝着，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先我們走進林裏，唯恐在那裏招了涼以及喪掉性命。

穿進樹林，沉重溫軟的空氣使我們的指尖感到一絲絲兒發燒；我們兩個都不作聲，好靜聽我們的脚步的柔潤，而我想起刈麥者的口渴。

行盡一片佈滿菁苔和遒勁的樹木的長坂，一線暑氣的脈管，又一道凝結的臭味的紆緩的氣流。當我們頭上的樹巔傷喘着或張着口作黃澄澄的呵欠時，我想像我在穿過一匹廣大的睡了的獸物的透明的胸部。

人間的混亂使我略感歡愉：一條泥濘窪陷和的道路，幾根橫七豎八的樹幹擴拓着一泓溪水，一片長坂彷彿受過雷殛，牠是被樹幹的滾下弄得如此精光的。

「我們可以走上那裏去，」狄的厄建議說：「在半山崗，有一片土臺之類和一股小泉。」
我上山崗，彷彿作一種勞役。我的氣力再也不夠維持我的好脾性了。但我們終於要在那裏過午的。那裏有

兩個伐木的人，各據一束柴枝，在一座新斬的樹根之旁；他們招呼狄的厄，又瞧了我。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水壺放到泉水裏面浸涼嗎？」那個教師問道。

「可以的，但是不要碰翻蒙沙芒的瓶子。」

我問題：

「你們有咖啡嗎？我們拿豬腿和你們掉換，或者拿葡萄酒。」

「等一會再瞧吧：蒙沙芒沒有來到。」

我放下我的口袋，坐在那個新栽的樹根上面。那榆樹樹根在我後邊垂拱着，樹皮雖粗，但宜於靠背。

「這是「他的」坐位，」那較年輕的伐木人說。

我搶白他說：

「我不知道你有一個這麼厲害的老闆。」

「這却是那個小蒙沙芒啦，」狄的厄說，「我的一個最早的學生……四十二歲，剛剛小我十年，是嗎？可

是聽說他後來不像了，坐牢，他打死了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

「這是有人講過的一個故事，」那較年長的說，他便用背背着我們。

「你們瞧，蒙沙芒來了，」那較年輕的喊噓噓的說。一若，聽到這個告示，我應該逃跑似的。一個瘦漢子，有着寬膊的，朝我們走來，而且用左手搔着他的剃短了的頭髮。他瞧了我，一言不響，高舉兩手到一條樹枝裏面，沒有搖動摘了一根帶葉子的小枝，動手去嚼牠。他橫跨我佔了牠的樹根的那棵樹的樹幹坐下來，頸子低垂。

他認出了我的同伴，向他掉轉身去：

「狄的厄先生，」他用一把低沉而溫柔的聲音說；他微笑着，在他的頭上把手張大，彷彿要牠和他的臉龐同時微笑。

「我們有三十年沒有會面了，」狄的厄說，他起立，伸出手來。

「不錯，我一會就告訴你的，」那溫柔而鬱抑的聲音接着說。他看了我，較倉忙些，又說：

「我們一開了的時候……」

狄的厄示意我站起來：

「我介紹你認識另外一個壞傢伙……」

那伐木的人微笑着；我道歉……

「噢，我可是祇坐過軍牢的。」

「這些軍人，他們也抓住了你麼？」蒙沙芒問道。他仰身倒在那棵樹幹上面，闔上兩眼，讓他的雙腿蕩漾着；兩臂交起來，他雙手搓着他的二肱臂筋，看來他的氣力疲乏而滿足。

他的兩個同伴和狄的厄把大家的午餐擺在一起。排成圓圈坐下，我們聽任那最靜悄的時辰過去，跟那些鳥兒及那些葉子所倦的一樣。那股小泉的幽咽在短促的頃間被空而來，纔比我的耳朵底下的脈搏強些。時不時聽到牙齒對一塊麵飽殼的進擊，或一個喝完的人的微喟。蒙沙芒，兩肘貼着身體，嘴僅僅張開，審慎深遠的吃着。但他的灰色的眼睛落在我們身上却看不見我們；他在做夢。

咖啡在一個土製的盆子裏面，用幾枝柴枝再給煮熟，那較年青的伐木人把柴枝一枝一枝湊攏並使牠們旺起來。從這柴火升起一根熱氣的柱子，沒有冒煙，在牠後面使太陽不能屈折的光線微顫着。

咖啡喝過，蒙沙芒走去把雙手浸在泉水裏面，又將濕了的指頭放到他的耳朵背後。他對他的夥伴說：

「還有一刻鐘，孩子們。」

跟着，又對狄的厄說：

「好了，你應該知道的，關於我的事情？然而你往日認識我，你知道我不是一個壞孩子。」

「您總給教堂鐘樓的風鷄戴過帽子啦。」

音：

「一點不錯，狄的厄先生，但那沒有傷害什麼人。你看，沒有這個女孩子；啊，可憐的女孩子……」
他住了口，兩手交在他的頸子後面，學效還巢的鶉的鳴嚀，跟着他唱起歌來，用一把其始低沉和微顫的聲

我走去捕捉毒蛇

在那灰色的岩石附近。

我在那裏捉到的第一條

微顫似的在鳴嚀。

小毒蛇，

海棠果，

將我天堂的份兒喪掉……

他的聲音寧貼了；闔上了眼睛，兩隻手交在頭背後。他按着節拍，舞動他的肩膀和他的張開的兩肘：

那別的蛇被我殺死

溜到小枝底下

臨終向我瞧了瞧

用一個女孩子的目視。

小毒蛇……

對我說：您不知道

我看見了您的許諾

和兩個別的孩子

在那灰色的岩石下面。

小毒蛇……

在那兒您且尋找

咬過的果的核子

看看那些小兔兒

可把它們吞下去……

小毒蛇……

而我那最後的毒蛇

又把我領到教堂裏面；

星期六日把它收藏

於我許諾的長椅。

小毒蛇，

海棠果，

將我天堂的份兒喪掉。

他站起來，歇罷心忙意亂，緩緩的背過我們，坐在那棵倒下來的檜樹。旁邊的一束柴枝上面；他將他的直
到肘部裸着的手臂搭在樹上，又將他的頭枕在臂上。

「我不認識這隻歌。你在那裏學來的？」

「我不是學來的。」他用一種遲緩和分心的聲音說。

那較年青的伐木人，帶着一個生了氣的呶嘴，用指頭給我指示蒙沙芒。

「這就是說他」，狄的厄低聲說，「這是他的故事麼？把牠安排得多麼奇特啦。」

我沒有回答。或許我們講故事的方式，我們的真理，總是一些安排。野蠻人瑰異的頭腦將他們的故事再創
造過，像他們創造他們衆神的故事一樣。

「跟着你便離開了本鄉？」狄的厄問道。

「不錯，兵役，在那邊。跟着又在阿爾及爾去軟木樹皮，那是非常輕可的工作。」

「你愛那個地方麼？」

「我比較喜歡這邊的森林，都是濕漉漉軟茸茸的。那邊，就是伐木的人也和耕田的人一樣的壞，工作又跟
收割一樣的笨。我又有一回用斧頭的爭執，八月的一天，和兩個馬爾泰的大漢。那個時候我的手法很好；舉
時輕捷，落來沉甸。森林官判我無罪；沒有事。」

「戰爭來了。末後我當軍曹。現在呢，我回鄉間來了。我再也找不到住的地方，不錯的，但我來到舊日的
樹林裏。」

「人生使你難受，蒙沙芒，」狄的厄說。

「那可是沒有，倒值得說說，在人生裏面，大事，全都苦惱，小事，全都愉快。你曉得麼，你？」他笑着
對我說，不讓我冷落。

「高興知道這樣。」

「我呢，高興指導讀書人。你知道飛到樹林裏面吃那些楊梅果的是什麼鳥兒麼？」

「不知道，山鳥，我想是？」

「巴，我知道的。你可又知道爲什麼一棵榆樹的樹幹會使你的指頭有一絲絲的發燒麼？」

「真的，我不知道。」

「巴，我也不知道。我或任何人。」

他還笑着，便走去會齊他的同伴們。

我用背靠着榆樹樹幹，頭仰翻到後面，好經歷午睡的澄澈的夢境。當我伸直手臂，而且站起來，想到泉畔洗臉的時候，暑氣依然一樣困人，但那些樹巔却開始顫動了。

我聽到斧頭的聲響，我望那裏走去，走到斜坡的邊緣。蒙沙芒吹着口在裁一棵龐大的樹幹；我會齊了他的同伴們。

「當心，那震動，」那較年青的說。

「別和他說話」，那較年長的說，「他會生氣的。」

蒙沙芒每次仰起頭來，其實都分明看見他的樹抖動；依照他裁的方式，樹倒的方向是沒有疑問的。

我聽到那最初的爆裂聲，馬上輕輕的一下斧劈，跟着蒙沙芒用手臂抱着那棵樹，繞一個圈兒，在大的爆裂聲裏舉着身子再繞一個圈兒——又掉轉身來，站在那棵倒下來的樹後面，好看我們面容蒼白。

「你們單祇吹口就不能的，」他嘆道。

那較年長的聳了聳兩肩：

「你們瞧他心裏又覺得不好過了。」

「請你們原諒」，蒙沙芒說，「用一種這麼溫柔的聲音，我竟笑起來了。他坐在那棵倒下來的樹幹上

面。

「沒有鳥巢麼，是不是？」他問別的伐木的人說，「你們很快就會去了牠的樹枝的。」
跟着，對我說：

「你可又知道最喜歡打架，最壞的鳥兒麼？」

我搖頭：

「我相信，」他接着說，「這是知更鳥。」他還想了一會兒，跟着又低聲說下去：

「聽啦，又一隻不是學來的……」

便用一把比他的第一隻歌慢些和嘎些的聲音：

被着麗士的黃鶯兒

就飲於我的清泉，

您可是十分痴迷

我訴說我的傷悲，

嚶，拉奧海，洛拉！

住口吧，黃鶯，我喚唱：

今夜你就唱，盡我相愛的日子。

您可像我們相愛，

野性的黃鶯兒，

首先三下用力的

好憐息怒的怒氣，

嘖，拉奧海，洛拉！

住口吧，黃鸞……

跟着三下較輕的

爲我的女友的愛

她儘在邊飛邊啼

她竟沉沉睡去，

嘖，拉奧海，洛拉。

住口吧，黃鸞……

到晨曦又來三下；

人僅僅這樣作得到，

好熬受愛情

在林中清泉底下

嘖，拉奧海，洛拉。

住口吧，黃鸞……

如果那清泉流沁

直到我女友的浴池

這個我會撒在那裏，

那使她多麼艷羨的

嚮，拉奧海，洛拉。

住口吧，黃鶯，我要唱：

今夜慫就唱，盡我相愛的日子。

他接着說：

「那個調子，我却是學得來的：這是配的一隻老調。但意思呢，那是青年人的意思，有多少自負。那情事可不是這個樣子的。你們瞧，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個溫柔漂亮奸狡的人偷偷過一個半夜……」

他站起來，好幫忙他的同伴們；狄的厄朝我們走來。

「你不要和他講，」蒙沙芒說，光景像一個被抓住了的小學生。

他喊狄的厄，他們講論樹木的本質和木材的價值。他設法表示冷淡，可是，像所有習慣強他們保持緘默的人一樣，他的說話使他陶醉

狄的厄從事採集草木。我瞧着那些樹幹一會兒就從那裏銜下去的斜坡。下面，林間的路沿着山上水泉所聚的溪流，而雨水在山脚和活水之間，又沖積成一個黃沙與細石的洲渚。樹兒從哪裏滾下去呢？坡上的樹根會堵住那些樹木並將牠們碰斷，牠們還得了那些樹根麼？

太陽在我的後面沉落，在一個樹木扶疏的地方，陽光拊着我的背，我看見我的影子拖長超出斜坡之外。我使這個影子高舉兩臂，在一個無邊的矩陣，觸及有着稠密的樹尖的幼樹。空氣轉涼，衆鳥的鳴叫也漸告短促。

蒙沙芒的影子在我的影子旁邊大起來。他向被斧頭的木柄弄燙了他的雙手噓着氣。斧頭的鐵掛在他的肘關節上面。

「總還有些好孩子，」他對我說。「我那兩個孩子還乖，我高興再碰到這個老頭兒狄的厄。天天晚上唱歌是有好處的……」

那別的两把斧頭住了聲。

「巴，這是彷彿太多要好的日子……」他又接着說，半唱半講：「太多要……好的日子……」我以為他要當場作出歌兒了；或許他有點不好意思。

「要放幾棵樹下去；我們可以用槓子將牠們滾轉到那片大坡的那些樹。」
我們再會齊他的同伴們。

「走了，狄的厄？可惜，可惜。」

他把他的斧頭拋向空中，一轉之後再將牠接住，把牠拋出去；兩轉之後再將牠接住，他對我說：

「你們讓開，合拉！」

他雙手抓住那把斧頭，又把牠送到很高很高打滾，正在他的頂上。他能夠麼？……可是沒有，他交着兩臂，我又聽到那較年長的伐木的人急口令般噓噓的說：

「爲我們可憐的罪人所禱吧，此刻和我們死的時辰……」

兩聲騾響；我看見蒙沙芒立着，無恙；他搓着他的頸子，斧頭落地前柄子撞中的。鐵插進土內。那人笑着，但他的眼睛却在一回淫樂之後一樣混濁。

我說話想喚醒他：

「難道十分無聊，要作這樣的賭賽嗎？」

「無聊？沒有的。這是當你心裏愉快，你才拋掉你的皮肉像拋掉你的襯衣一樣。出力啦，孩子們。」

他們拚命工作，再半個鐘頭，將幾株樹推到斜坡的邊緣去；第二天早上牠們就給運走的。跟着蒙沙芒審度那片斜坡，走下去，在小溪對岸疊起一些大木頭，用一根杈子支着它們，使那些滾下來的樹觸着這柱子停在

這旁。

「現在讓牠們滾吧。」

那些樹幹旋轉，瘋了，帶一股沉重的狂暴衝進溪裏，帶着禽獸的反覆和一種險詐越過溪水。蒙沙芒看着牠們在兩步之遙殺住，他目不轉睛；田野在牠背後已經浸入陰霾裏面；雙手交在膝上，他時而望望他的同伴，時而望望我們頭上依然光彩的樹巔。

狄的厄走回來，手上攬滿藥草，拿草根敲着他的皮鞋。

一棵樹兒尾梢撞中一個樹根，斜斜的楔入在斜坡上。

「噢海，」蒙沙芒嘆道，「讓第二棵樹推動牠……」

嗓子給叫聲弄爽了，他又唱起歌來：

假如那些烏龜的兒子

我最近裁下了的

個個給三個銀元

養他們的生爹，

我會有着許多許多……

走到地的盡頭

我去告訴克瑞舒斯：

——國王，你要銀元不要……」

樹木的喧嘩防礙我聽到最後的話，——但這棵樹，牠的樹頂開開了桎枝，溜歪了並在相當高處楔入第一株

樹去。

「別動，」蒙沙芒嚷道，「我來。」

「你再給我唱過，」我嚷道。

「巴，你想呢……」

一條粗樹枝在手，他扛起下面那株樹。

「不，打高頭，」那較年長的伐木人嚷道。

「不要在下面攪喇，」狄的厄接着說。

「讓我來吧！」便一面舞動他那條刺入地下的樹枝，他再唱起歌來：

假如所有的私生子

我在菁苔上面養的

輪我三根頭髮

看我的頭上再長出……

上頭的那株樹，樞杪弄開了，無阻無礙，望他撲下來。他想跳到左邊，他的右腳，腳尖陷入土裏，從皮鞋濺出來——太晚。

我掉轉頭讓那別的三個人走下去：幾句低沉的不分明的話，繼以寂靜。

我的嘴唇黏着我的牙齒。我沒有感到張皇，却感到無邊的疲乏。

我走到泉畔，喝水並浸濕我的兩隻手，我又把指頭放到耳朵下面，像他所會作的。

跟着我與其他的人會齊；早已有一幅長的粗褶的布裹着那個屍身。曠下最高的雲是給照明的。

我心溪畔的小灘上看見一點血跡；這已經是一堆失了色的雲彩。蒼蠅往那裏飛來。我用沙將牠蓋住。

若望·蒲里伏斯(Jean Prévost)的趣味頗廣，著有好幾本長篇和短篇小說、傳記，論文，和歷史，他對於體育非常熱心，寫過許多精緻的體育小品，而且就在他的短篇小說裏面，也看出他善於描寫身體的動作。行文極簡淨，恰到好處，使人彷彿感到作者意到筆到的高興，但他的作品往往因而也缺少了生命的慄動，也許是藝術裏面最值得珍貴的東西。蒲里伏斯在第一次歐戰後著有「十八歲」一書，是他青年時代的回憶，他應該是和這個世紀同年的。第二次大戰中他相信戰鬥重於寫作，於是加入遊擊隊，不幸在解放以前被德人殺了。

宣戰

〔美〕W·薩洛揚著 方 敬譯

九月三日，一九三九，一個叫做約翰的孩子跑進摩拉加街上我正在那裏理髮的理髮店裏來了。

「歐洲宣戰了，」他說。

塔加拉維亞攤下他一隻上的梳子與另一隻手的剪刀。

「你出去，」他說，「我從前告訴過你。」

「你叫什麼名字？」我對那少年說。

「約翰，」他說。

「你多大年紀？」我說。

「十一歲，」約翰說。

「你出去，」塔加拉維亞說。

「我以為塔加拉維亞在對約翰說，但分明他不是。他是在對我說。他不是在对「他自己」說。

約翰離開了理髮店。

理髮師下了他的胸帷扔在一旁。

「誰？」我說。

「你，」塔加拉維亞說。

「爲甚麼？」

「我要開一個體體面面的理髮店。」

「我可是有體面的。」

「你跟那蠢孩子說話，」理髮師說。「我不要像你這樣的人到我店裏來。」

「他『似乎』並不蠢，」我說。

「他是一個蠢，蠢孩子，」理髮師說。「我不要蠢人到這裏來。」

「我想我問那孩子的名字『是』有點蠢，」我說。「我悔不該問。我是一個作家，你瞧，我『總是』問家。我抱歉。請把我的頭剪完吧。」

「不，」理髮師說。「得了。」

我從椅子上站起來，仔細看我的頭。我的髮還沒有理好一半。我頭的樣式不大像樣，但我却總可以走過三四區去找一個普通理髮的把它理完。我打上領結穿好上衣。

「對不起，」我說。「我該付多少錢？」

「不用，」理髮師說。「我不要像你這樣的人的錢。就是我餓死——就是我全家都餓死——對的。不要蠢人的錢。」

「對不起，」我說。「可是我相信我該付。三角五怎樣？」

「一辨士也不要，」理髮師說。「請走開。送你理一次。我『給』人。我不取。我是人，不是蠢漢。」

我想這時我該離開這理髮店了，然而我却十分相信他『真』想談。

我有比一般人強的理解力，尤其在不可抗摸的當兒。我領會某些別人爲什麼不能領會的事情。

（有時我領會的錯了，使我陷入難境，但我往往想解脫。一句懇切的話。一種和藹的語調。一種關於那樣事情的人世態度。我們都是弟兄。我們每個人的終結都是死。讓我們彼此相諒而不動氣。）

我現在知道理髮師煩惱而激怒；他願說給人聽；實際上，除非我沒有猜中，他的話是爲『世人』。走幾千哩路他也不會找着一個更願聽他的話或者轉述給『世人』的人。

「烟捲？」我說。

「我甚麼也不要，」理髮師說。

「我可以給你面巾嗎？」

「你出去。」

這裏，顯然，是一個對手，要是我會遇着過。某些懂現代文學的女子常常把我說得神秘而不可想像，然而我畢竟是一個作家。人總以為一個作家應神秘動人心目，但對於理髮師，往往以為理髮或修面，或理髮兼修面，應帶着有點禮貌的談話，不過如此。有工夫唸書的女子大概相信作家有點怪癖是當然的，而在世界上承認「理髮師」特權的只是作家。

作家沒有什麼得意的。他們知道他們是人，有一天會死去，被人忘記。我們來，我們去，我們被人忘記了。懂得這一切，在別人是嚴厲而殘忍的地方作家却溫和的仁愛。

我決定付理髮師「全」價。六角五分，而非三角五分。凡人總會理髮。還有比相信沒有被騙更重要的事。「對不起，」我說。「我想我不付錢是不公平的。你實在沒有替我理完，可是也許改天。我就住在附近。我們以後彼此會常見的。」

「你出走，」理髮師說。「我不要像你這樣的人到這裏來。不要再來。我沒有工夫。」

「你是什麼意思，像我這樣的人？我是一個作家。」

「我不管你是什麼，」塔加拉維亞說。「你跟那蠢孩子說話。」

「兩句話，」我說。「我沒有想到那會使你快。他似乎興奮而又很想有人理會他。」

「他是個蠢，蠢孩子，」理髮師說。

「你爲甚麼那樣說呢？」我說。「他好像夠真誠的。」

「你爲甚麼那樣說！」理髮師說。「就因爲他『是』蠢。六天來每天都跑到店裏來叫，戰爭！戰爭！戰

爭！」

「我不懂，」我說。

「你不懂！」理髮師說。「戰爭！我不知道你是誰，可是讓我告訴你一點。」

「我叫唐納·肯勒貝克，」我說。「你也許聽說過我。」

「我叫里克·塔加拉維亞，」理髮師說。「我從沒有聽說過你。」

他停住，直盯着我。

「戰爭？」他說。

「是的。」我說。

「你是一個蠢人，」理髮師說。「讓我再告訴你一點，」他繼續着。「沒有戰爭！我是一個理髮師。我不喜歡蠢人。全是搗鬼。他們知道人們是否還蠢。他們『蠢』。如今人們比從前更蠢了。那孩子跑到這裏來說，

「歐洲宣戰了，」並且你跟他談話。你鼓勵他。馬上他什麼都相信了，像你。」

理髮師停住，又牢牢地注視着我。我脫下帽子，所以他可以看見他已剪了多少，還剩下多少沒有剪完。

「你寫甚麼？」他說。

「文章，」我說。

「你是一個蠢漢，」理髮師說。「爲什麼你鼓勵那孩子？就是沒有戰爭他就要有痛苦。爲什麼你說『你多

大年紀呢？』」

「我覺得他還是個聰明的孩子，」我說。「我不過要他知道我已聽着了。」

「我不要再像你這樣的人到我店裏來，」理髮師說。

「像我這樣的人？」我說。「我『恨』戰爭。」

「別說，」理髮師說。「世界上充滿了像那樣的傻子。你恨戰爭，可是在歐洲有戰爭嗎？」

這含意有點古怪。

「對不起，」我說。「不是『我』開戰端。」

「你恨戰爭，」理髮師又說。「他們告訴你在歐洲有戰爭，所以你就相信歐洲有戰爭。」

「我無從相信歐洲是和平的，」我說。

「你恨戰爭，」他說。「報紙上大標題是『戰爭』。那孩子跑進店裏來。戰爭。你來理髮。戰爭。大家都相信。世界上充滿了傻瓜。你怎樣掉了頭髮呢！」

「熱病，」我說。

「熱病！」理髮師說。「你掉了頭髮，因為你是一個傻瓜。電剪。梳子。剪刀。你沒有頭髮可剪。這全是搗鬼。我不再要什麼傻瓜到這裏來，使得我精神不安。沒有戰爭，」

我知道理髮師有什麼要說，並且要人把它傳出去。我十分高興。

「你是個了不起的人，」我說。

「別說，」理髮師叫着。「我不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我五十九歲了。我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報紙。地圖。你頭上沒有頭髮。叫我剪什麼呢？那孩子跑進來。你不能安靜地坐着。」歐洲宣戰了，」他說。「你叫什麼名字？你有多大年紀？」這是怎樣一回事？你發了瘋？」

「我的意思不是想擾亂你，」我說。「讓我付錢給你。」

「絕不，」理髮師說。「我什麼也不要。這不算理髮。一辨士也不要。假如一個頭上有頭髮的人到這裏來坐下，我會拿起電剪給他理。頭髮落到地板上。沒有麻煩。沒有激動。沒有呆傻，他走下椅子。他頭的樣式好。耳朵感到舒服。六角五分。謝謝你。再見。這孩子跑進來。我說，『出去。』那孩子跑出去，沒有麻煩。」

「別的理髮師給我理，」我說。

「對，」他說。「到別的理髮店去吧。但記着一件事情。沒有戰爭。不要到處去宣傳。」

我現在滿意我竟識透了那人憤怒的根由，得到寫文章嶄新的題材，於是不再說一句話，我出了店門從街上慢慢走了。

附記：威廉·薩洛陽（William Saroyan 1908-）祖籍亞美尼亞，生於美國加州之 Fresno 城。初寫小說，產量甚豐。他說，「我是個說故事的，我只有一个故事——人。我要說的是這個簡單的故事，我愛怎樣說便怎樣說，我不理會修辭的規則，我不記得作文的祕訣。」因此，他有他自己的風格。後來又寫劇本，劇本的演出都很成功。他的短篇小說集“*My Name Is Aram*”有呂叔湘譯本，改名為「石榴樹」，在開明書店出版。長篇「人類的喜劇」（*The Human Comedy*），亦有中譯本。

悲田院

蕭 黃

黃昏時分，爸爸從城裏回來，兩手摔打摔打的；這種歡欣的神情，只有去年他爲了我們將來的教育金買的有獎儲蓄券中了一個第五獎的時候才有過。那天他從城裏領了五百塊錢的獎金回來，也是兩手摔打摔打的，特爲我們三娘母每人扯了一件衣料。今天他又是那種得意洋洋的神情，想必又有什麼好消息，而我們又可以得到一件衣料了。於是，正在大門前墳壩上跟野孩子們打土仗的我們，趕快丟掉手裏的土塊，跟着他跑進屋裏，把他包圍着。但却失望得很。他手裏什麼也沒拿有，也沒有看見他動手掏衣包。他只把眼睛往屋子裏外搜尋一下，沒有看見媽媽，連手杖也來不及放下，便連忙跑進灶房裏，走到正在埋頭對付不願意燃燒的濕柴的媽媽跟前，喜笑顏開地，簡截地報告道：

「成功了，悲田院。」

他把頭微微一擺，鼻樑兩旁立刻劃出兩條深溝，而深溝上邊的肉堤急急地往上蠕動，停止在眼角上，構成一個愉快的笑容。媽媽立刻把嘴邊上的吹火筒拿下來，抬起頭，忘記了拿袖頭揩去被煙子熏得淚水模糊的眼睛，便急忙地問道：

「兩個孩子都說准了嗎？」

爸爸把頸頸往後一硬，嘴巴一聳，鼻樑兩旁的溝堤急急地向兩個嘴邊移動。

「一個已經不容易了，還要兩個！」他嚴肅地答應着，一面把手插進衣包裏掏香煙，一面補充着說：「先

把家慶送進去，再說家珍吧。」

本來爸爸剛才的一席話已經引起了我們的興趣，而且高興起來。我心裏正在暗暗說：「好啦，我們都有地方讀書了！」家珍也愉快地望我一眼，顯然心裏也在同樣說：「好啦，我們都有地方讀書了！」但是現在聽到不能同時進去的話，好像一瓢冷水潑到頭上，家珍把臉一沈，面上的高興與好快就消失了。我禁不住也有些難過起來，同情地望了她一眼，又帶着幾分責備的成份望了爸爸一眼，意思是說：「你爲什麼不好好給她說一下呢？」但是爸爸却沒有看穿我的心思；他正把燒燃着的香烟放進嘴裏啣着，然後把兩個手掌一併捏住手杖的彎柄，柱在地上，把身體傾向前面，說道：

「明天我就送你進悲田院吧。」他抽了一口香烟，邊吐烟子，邊繼續着說：「這一年來，爲了你們兩個的教育問題，實在苦夠了我。你想，我天天在教人家的兒女，而自己的兒女却失了學，這豈不是最矛盾，最痛心的事嗎？唉！」他使勁吐出很長一截香煙，好像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真的，我的爸爸是此間高中的教務主任兼代兩班的國文。他每天一早就拿起教科書上學校去，下午四五時才帶着疲勞回來。他沒有工夫教育我們，而此間也沒有一個小學。爲了我們的讀書問題，兩年來不知他皺了好多次的眉頭，絞了好多的腦汁。看見我們一天到晚打入野孩子羣裏，學些下流的語言和動作，他總是把眉頭皺起，憂鬱地望着我們，總是那一句話：「我看你們簡直是野性難馴了！」後來他在晚上把批改本子的時間騰出一點鐘來教我們國語和算術，但是一到白天，我們又跟左鄰的張牛娃兒，右鄰的李狗娃兒絞在一起，把晚上所學的一點東西立刻忘得乾乾淨淨。爸爸只好攤開兩手嘆氣。「唉，這大個地方沒有一所小學，這還談什麼教育呀！」他沉痛地搖着頭說，接着又是那一套我們半懂不懂的話，什麼「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說了這些話後，爸爸總是頹唐地倒在躺椅上，半閉着眼睛，抽着賤價的香烟，讓那繚繞的白烟子隱蔽着他那憂鬱的面孔。去年夏天，有人向爸爸提到悲田院。「我們送不進去呀！」他嚴肅地說「那是失教失養的兒童才有資格進去。我們雖然失教，却還沒有失養呢。」但這一下却打動了他的心。當天晚上他便跟媽媽談到把我們兩兄妹送

進悲田院的事。他說，悲田院確實是一個理想的兒童樂園，而且離我們的家只有兩三里路，能夠把我們送進去，家裏省下兩口人吃飯還是小事，而解決了爸爸日夜懸念着的我們的學業問題，却是大事呢。——爸爸簡直被興奮塞滿了，好像我們的學業問題已經解決，並且看見他的女兒們已經手牽着手地走進悲田院去了。

但是悲田院真不容易送進去。爸爸親自跑去申請了幾次，都沒有成功。理由不是因為兒童名額已滿，便是因為我們不是真正失教失養的兒童。今年端午節那天，有人向爸爸建議，找委員或科長一類的人物說句把話或寫一封信，是很有力量的。對於這個建議，起初爸爸總是搖着頭，把眼睛望着他那雙經常都有個把窟窿的布鞋尖子；因為爸爸是從來不找那些大人物的，並且提起這些大人物的，爸爸總是厭煩地把頭掉向另一旁。就這樣爸爸一直沈默了三天，好像對於一個難題不能解決那樣的皺着眉頭。大約還是媽媽看穿了他的心眼，第四天晚上，她帶着勸慰的口氣說：「你還是去找一找他們吧！」爸爸收了一口氣，半響才抬起頭，望着我們說：「爲了你們，老子只好去人家磕頭了！」接着他又氣憤憤地補充着說：「我真不高興見他們那種虛僞的面孔，裝腔作勢的態度！」雖然已經同意了媽媽的說法，可是依然不見他準備請求他們委員或科長一類人物的動靜。一直又過了兩個月，他才打定了主意。那天早晨他決定去找張委員的時候，簡直就跟前年死哥哥他到棺材舖裏買棺材時一樣的神情。中午時分他回來，他的表情也是很冷淡。媽媽關心地問他結果如何，他却愛理不理地回答道：「信是已經寫了。據張委員說，問題是沒有的。叫我下星期再去聽消息吧。——今天我平生第一次向委員磕頭了！」他愉快地笑了，把眼睛掉向我們，「要是委員的信也不發生效驗，那你們就算倒楣，我也沒法可想了。」

張委員約爸爸去打聽消息的日期本來是後天，不料他今天就提早去了，並且也不預先告訴我們一聲便悄悄地去了，顯然對於我們的學業問題，他心裏的焦急實在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而對於這問題的得到滿意的解決，他心裏的高興也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當他敘述今天在城裏當着張委員和沈院長跟前，談妥了我們進悲田院的時候，他面孔上的表情，由興奮逐漸嚴肅起來，最後眼裏滾出淚水了。媽媽也格外高興，特意打兩個荷包

蛋來安慰他的勞苦功高。但他沒有注意到端着蛋碗立在旁邊的媽媽；他只眼巴巴地留著我們，懇切地說：

「悲田院辦得很好，在全國說起來，都是數一數二的，進去是頗不容易呀！只是僅准送一人進去，未免是美中不足。」

聽著這些話，家珍更加難過了。她翻開白眼，仇恨地望我一眼，立刻三步作兩步地竄到媽媽身旁，抓住她的衣角，嗚嗚地抽咽起來。爸爸這才注意到端着蛋碗立在身旁的媽媽，於是接過來，拈了一個荷包蛋伸到家珍的嘴邊，表示安慰的意思。她把嘴一擺，緊貼在媽媽的腰桿上，更加傷心地哭出聲來。爸爸伸直腰，嘆了一口氣，把蛋碗原樣遞給媽媽，似乎他也吃不下去了。

媽媽牽着妹妹到灶門口坐着，一面繼續對付吱吱叫喚的濕柴，一面好言安慰她，而我便跟着爸爸走到他那間堆滿木柴的書房裏。

「你進悲田院後，要用心讀書，遵守院規呀！要不然，我就把你叫回來，讓妹妹進去吧！」爸爸用威脅的口氣叮嚀着，睜圓眼睛望着我，似乎準備看看我的反應。

我低着頭，微笑着。爸爸似乎相當滿意，於是又掏出衣包裏的廉價香煙了。

這一夜，雖然妹妹始終陰沈着臉，爸爸也一陣陣地嘆息，而愉快和忙碌却是一年以來所沒有的。爸爸坐在他那把經常坐着批改本子的藤椅上，袖着手，有條有理地備述悲田院的歷史，最後的結論是：「辦得不錯呀！在全國都是數一數二的。」之後，便介紹到沈院長了。爸爸繪聲繪色地描摹着他的像貌：

「挨邊五十歲的人，頭髮已經白了一半，但精神却滿好。有幹勁兒。嘴裏有兩顆金牙齒，一說話便露出來。他的眼淚比誰都多。見了廳長，他總是動不動就流淚。真是對備的江山，哭出來的呢。」

爸爸說得我們都愉快地笑起來，就連一直陰沈不語的家珍也躲在媽媽的衣角裏無聲地笑着。但他馬上又用嚴肅的口氣批評沈院長：「認真呀！熱心呀！除了他，悲田院是辦不好的呢！」

至於媽媽，洗完碗筷，把妹妹送上床後，便開始清理我的衣服，準備明天一早就帶去。爸爸說，悲田院供

給衣被，一切用品應有盡有，一件都可以不必帶去。但媽媽却說悲田院的東西粗劣，怕我使用不慣，堅持要把全部應帶的東西都帶去。爸爸行經據典地加以反駁，又是那一套半懂不懂的話，什麼「君子愛人以德，小人以姑息。」於是兩人幾乎要吵鬧起來，結果還是爸爸讓了步，除隨身的衣服外，允許再帶一件換洗的衫汗，一床薄被和牙刷牙粉。

「早些睡呀！明天早些起來，我送你去！」最後爸爸吩咐着。但我上床的時候，還是很遲，爸爸教書的學校裏已經梆梆地打了一更天的梆柝了，並且我在床上總是睡不着，聽着書房裏爸爸跟媽媽兩人還在商量給我準備這樣那樣。

二

不消說，第二天我們全家格外起得早，就是家珍也不甘落後。當我抱着被蓋捲，提着小包袱，跟着爸爸走出大門的時候，她兩眼一紅，哇一聲哭起來。「我要去呀！我要上悲田院讀書呀！」她哭聲哭氣地叫喚着。我們已經走了好遠，還聽到這尖銳的哭聲在白霧茫茫的晨空中飄蕩着。據後來媽媽說，她一直哭着，傷心的傷心，直到媽媽拿爸爸到悲出院給她想法的話來欺騙她，好歹才把她暫時欺誑着。但當時我却對她的頑梗有些生氣。「真是哭得討厭！」我心裏說，咬緊牙齒；「誰叫你不當哥哥呢。哪個不曉得，當哥哥的人凡事都要估便宜呀。」於是不由得把胸膛挺出，頭開始驕傲地搖幌起來了。

自然，憑着我們四條飛跑的脚步，到達悲田院，並不需要多久的工夫的。當我看見大門外旗杆上飄揚着的國旗的時候，我簡直被興奮塞滿。這里真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四圍的風光不必說，單說悲田院的本身，便足夠使人眼花繚亂了。一道氣牆從半山上包圍過來，一直到了溪邊才從兩面包抄過來，把一座黑漆龍門緊緊地箍着。圍牆裏是一片密樹濃蔭，從當中露出幾排灰黑色的屋脊。一羣羣的八哥在樹梢間飛動，從這一枝飛到那一枝，又從那一枝飛到這一枝，而牠們的嘹亮的歌聲，簡直打不出比喻，好聽極了。

「這地方真幽雅呢！」爸爸在後面贊賞着，搶上前一步，跟我並排着。「再不好生幹，真是辜負這幽雅的環境了。」

他邊走，邊反復着這幾句話，只聽到「幽雅」二字在我的耳裏跳動着。不料剛走到大門跟前，却發見一件大不幽雅的事情。在門前的石階前，並排坐着兩個十來歲的乾筋瘦骨的兒童，一個正在解開衣服，尋找蟲子，露出胸前一條條的肋骨，另一個頭頂上生滿了癩痢，正在撈起繡腳，剝大腿上的疥瘡壳。我們走上前的時候，他們不動聲色地繼續着他們的工作，並不因為一個生人的近前便受了影響。他們這樣的鎮靜，不知因為見慣不驚，還是因為麻木使然。本來看見蟲子和癩痢便要搖頭，要是在平時看見這兩個孩子，一定又要搖頭，厭惡地把臉掉開，但是現在他却泰然得很，不知他把他們當作乞丐，還是根本沒有看見他們。總之，我是立刻感覺到這兩個孩子實在太刺眼，太跟爸爸所說的「幽雅」不相稱，正是對準這「幽雅」的風光打來的一根木棒。但是爸爸却不但沒注意到這點，並且把他的全部注意放在那更幽雅的門面上了。

這是一座又高又大的黑漆龍門，兩扇大門，棟樑，瓦椽，乃至一切細微的地方，都是黑亮地閃着光輝，顯然這是隨時油漆的成績。門外兩旁是兩堵八字形的牆，刷成作為防空色的黑色，一邊寫着「孝弟忠信」，一邊寫着「禮義廉恥」，把門面點綴得格外出色。爸爸不由得把腳停住，看了這邊，又看那邊，頭微微搖幌起來，然後才慢慢地提起脚步，跨進大門，通過一條每邊栽着芭蕉的甬道，走向二門。二門兩邊的黑牆上，寫着四個斗方的大字：兒童樂園。大約跨進這道門坎，便是我們這一代的極樂世界了。立刻，我暫時丟下了盤繞在我心裏的兩個兒童，來打算我的將來了。我希望進這樂園以後，得到一個相好同學，互相規過勸善，切磋琢磨，畢業後升中學，升大學，到外洋去留學，回來做大事呢。我正在這樣驕傲地幻想，爸爸已經踏上二門的石階，一隻腳已經跨進門裏頭了。他躊躇一下，左右打量一眼，顯然是想找一個人去傳達，但却沒有找到一個適當的人，倒發見靠二門左邊的牆根下端正地跪着三個八九歲的兒童，顯然是罰跪的。三個人頭上都是長着癩痢，三個人鼻孔上都掛着鼻涕，三個人的眼睛都不斷地滴着淚珠，一顆跟一顆地從眼裏流到頰上，又由頰上流

到衣襟上，把烏黑的臉頰劃出一條條的白色痕跡。不過爸爸大約沒有多大興趣注意他們，因為他現在正把眼睛掉來放在這「樂園」的整潔的外表上了。實際上，這「樂園」也實在整潔得令人不能不注意。這是一座籬笆式的大廈，是由民房改成的。三合土的院壩，青石的階沿，刷成黑色的牆壁，就是細小的角落裏，也沒有一點灰塵，沒有掛一根蜘蛛網。顯然地，這是每天動了許多精細的手換來的成績。「悲田院真正比我們家裏乾淨呢」，我心裏暗暗讚嘆着，不由得使勁挺起胸脯，戰戰兢兢地跟着爸爸走向左邊那間門楣上題着「辦公廳」三個白色大字的辦公廳。

辦公廳裏擺着六七張鋪着白桌布的寫字台，每張台上的角上都立着一個標明職務的三角牌，壁上掛着精製的圖表，地下打掃得柔巴落下去也不會黏上塵土，一句話，一切佈置都是經過考研的，決不是隨隨便便安上幾張桌子，如同年底鄉場上寫賣春聯的攤子。但是，這許多張辦公桌上却沒有人坐着辦公，除了壁上掛鐘的有韻律的聲響外，簡直清靜得好像古廟。真的，我對悲田院的第一個印象，就彷彿到了古廟。除了大門外兩個坐在石階上捉蟲子，剝疥瘡的兒童和二門裏三個面牆跪着啜泣的兒童外，簡直連人影子也沒有見到一個。他們到哪裡去呢？我懷疑地望了爸爸一眼。爸爸也正在惶惑地四下張望，好像到了三岔路口，不知走向哪方一樣。大約等了一刻鐘的光景，才從跟辦公廳門口平行的一條黑暗的甬道走出來一個細長的工人模樣的人物，手裏端着一個倒滿濃茶的玻璃杯。我心想他是給爸爸端來的，不料他却側着爸爸的肩膀，端進辦公廳了。

「院長呢？」爸爸在他的後面問。

工人把玻璃杯不高興似的放在那張三角牌上寫着「訓育主任」的辦公桌上，然後才轉過身來，邊向門外走，邊回答說：

「廳裏去了。」

我又立刻想起爸爸昨晚說的，他在廳長面前動不動便流眼淚了。「大約他今天又要流一回眼淚吧？」我心裏說。

「先生們呢？怎樣一個也沒有？」爸爸問，顯然是想找一個人來把我交代過去。

「院長一走，大家都出去玩兒了，」工人冷笑着回答。

「學生們呢？」爸爸又問，與其說是關心，不如說是奇怪。

工人眨之幾下眼睛，然後用嘴巴住辦公廳的屋後一指，用不滿意似的口氣說：

「在後頭操場上，全體罰站呢。」

「爲什麼呢？」爸爸追問着，好像哲學家。

「不爲什麼；新訓育主任的下馬威風！」工人似乎也動了情感，氣憤憤地回答說。「昨天一來，就打了兩個學生，手心都打腫了。今天一早起來，又罰了三個學生的跪，現在還跪在那里呢。已經跪三個鐘頭了。那不是！」他伸手指着院壘裏面牆跪着的三個嗚咽飲泣的兒童，並且接着深長地吸一口氣，顯然對於這種過份的處罰也動了義憤了。

立刻，不但這些被處罰的兒童，並且連大門外兩個捉蟲子，剝疥瘡的兒童和我發生密切的關係了。我不由得有些膽怯起來，抬頭望了爸爸一眼。他正皺着眉頭，憂鬱地欣賞門楣上那「辦公廳」三個白色大字。

「我們回去吧，爸爸！」因爲院長既不在這裏，我打算這樣提議，但還沒有說出來，爸爸似乎已經察覺着了。他埋下頭望着我的眼睛。

「訓育主任就要來了，」他說；「你不見工人已經把茶給他端來了嗎？跟他交涉是一樣的。免得跑來跑去，荒廢學業呢。」

果然爸爸沒有猜錯。不到五分鐘，一陣凌亂的脚步聲便從辦公廳背後的操場裏傳來，顯然是被罰站的學生們解散了。並且不要多久的工夫，就有一個粗眉橫目，臉上有一個刀疤的人走到辦公廳門前。爸爸給他點一個頭，並且請教他的尊名大姓。原來這就是訓育主任魏先生。這倒令我大吃一驚。這哪里像一個訓育主任的樣子呢？分明像我家前月駐紮的一個湖南人夏班長。我真有些瞧不起他，但爸爸却那樣親暱地跟他攀談起來，並且

命令我向他行一鞠躬禮。他使勁望我一眼，會意地點着頭，叫我出去跟那些兒童一塊兒玩耍，而把爸爸請進辦公廳裏去坐着，於是嘻嘻哈哈地說起來。

離開辦公廳門前，走下階沿的時候，正看見兒童們從通到操場的側門走進來，大家都是垂頭喪氣的，沒有一點活潑的氣象，再加上屁股上飛舞着的破片子，衣服上一個又一個的大窟窿小窟窿，過半數的頭上頂着的癩痢，三分之一的赤脚板，簡直是看不完，簡直就像城裏救濟院裏收容的乞丐娃兒。而令我又好笑又奇怪的，有不少的兒童，走到側門的時候，總是把背靠在門坊上擦癢，有的便用兩手抓緊袖口，兩邊擺動着來擦癢。難道他們都生蟲子嗎？，難道個個身上的蟲子都是一堆堆的嗎？，我在納悶的時候，爸爸從辦公廳裏出來了。他是把事情辦好，準備回家的。

「你要好好讀書呀！」他叮嚀着，又使勁望我幾眼，這才往外走。

三

爸爸剛剛走後，頂多才走出大門外，那個細長個子的工人便把鈴叮噹地搖起來，同時，訓育主任魏先生也氣勢兇兇地從辦公廳走出來，把口哨瞿瞿地吹了一陣，然後大聲叫着：「快點，快點！」

兒童們要好好快就有好快都在禮堂前的院子裏集成一排一排的，看光景，大有出發的樣子。果然，立在階沿上的魏主任又把哨子一吹，先給人一個注意，於是開始問道：

「大家準備好了沒有？」他大聲問，把眼睛往左右一掃，簡直跟夏班長的神情一模一樣。

「準備好了！」是一致的回答，聲音很響亮，但我却疑惑這宏亮的聲音不是從這批瘦弱的小生命的口裏自然喊出來的，而是用大力壓榨出來的，就像夏班長拿腳頭從他那用繩索捆來的，餓得骨瘦如柴的隊伍中逼出來的宏大的回答聲：「懂了！」

我正在回想着夏班長春天在我們屋後的墳壩頭，也就是我們經常跟野孩子打土巴仗的地方，用穿着草鞋的

腳頭訓練他的一班壯丁的時候，魏主任突然發覺二門牆邊罰跪的三個兒童還是石碑似的跪在那裏，立刻跑去每人賞了一腳，叫他們站進行列。他一扭身準備回到階沿上的時候，突然看見了依靠着二門門坊立着的我。「你也加入呀！」他鼓圓眼睛向着我說。於是我便跟着三個拿袖頭揩眼淚的罰跪的兒童一同站進行列的尾巴上。他們的胸前，也跟其他的孩子們一樣，都佩着「少年建國軍」的符號。我不由得心裏暗笑起來了。「這批癩痢頭也配建國嗎？」我正在這樣想着，魏主任霍地在階沿上叫起來：

「今天都得去呀！要是我發現有偷懶的，罰他一天不吃飯！」

原來今天到胡籠廟給省銀行種菜的。據說，省銀行有五十畝菜田，爲了節省一筆工價起見，便請悲田院的一百多個兒童去幫忙，而院方也居然答允了。於是便決定犧牲三天的學業去掙這一點面子。這點，剛才在操場上魏主任便宣佈過了。現在，魏主任只是揚起左手膊，簡截地命令道：

「出發啦！」

出乎我意料以外的，提起出發，大家這才活潑起來。每張瘦削的臉上都現出愉快和解放了的微笑，顯然勞動服務比教室裏聽功課自由得多，舒服得多。大家爭先恐後地奪門而出，在一條狹窄的黃土路上牽成將近半里路長的行列，屁股上的破片子在行列中一飄一飄的，好像每人都長了一條尾巴，從遠處看來很是好笑。不過若從近處看來，却令你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譬如我前面那一個罰跪的孩子，掛在眼角上的淚水還沒有乾，但一出大門便有說有笑地活躍起來了。這大概因爲做苦工總比罰跪強得多吧！

胡籠廟距悲田院大約三里路的光景，翻過一個山坡，不必費多大的工夫便走到了。省銀行倉庫的門前正擺着一長排鋤頭等候我們。立刻就有一個不胖不瘦，年紀輕輕的傢伙出來招呼我們，把我們引向靠河邊的一坵已經犁過的田裏。這是一坵狹長的田地，東西從河邊到公路旁，南北從倉庫的牆腳一直到一座黃土坡下。這一塊田地，據不胖不瘦的傢伙說，只有三十畝，但據我看來，恐怕五十畝還不止，顯然省銀行不但企圖剝削我們的勞力，並且企圖欺騙我們的勞力。但這點不但同學們沒有感覺到，就連我們的訓育主任也沒有感覺到。他現

在正翻開名冊，開始點名，神情是那麼嚴肅，生恐有一個漏網之魚，而同學們也都聚精會神如來答應，生恐自己的名字在這回勞動服務上脫漏，而影響到操行。不料點到低年級，叫到「許昌福」和「徐文生」的時候，竟至接連叫了兩遍，得不到回答，任魏主任的忿怒的叫聲獨自在陰暗的空中蕩漾着，空中蕩漾着的餘音還沒有停止，魏主任把臉一沈，聲色俱厲地說道：「這兩個賤種哪兒去了？真不想吃飯嗎？好！」拿起鉛筆，在這兩個名字上打一個記號，於是又繼續點下去。這之間，不胖不瘦的傢伙已經指揮一部份點過名的同學到倉庫旁的敵屋裏把白菜秧搬來了。

「大家再努力呀！哪個不努力，哪個就不准吃飯！」動不動就是「不准吃飯」，我進悲田院不到半天，已經聽魏主任說過幾次了。他揮動着握着鉛筆的手，開始分配工作。他把同學們分作四類：第一類大個子，担任平土挖廂的工作；第二類中等個子，擔任挖窩的工作；第三類小個子，担任種菜的工作；第四類「老弱殘兵」，依照他的說法，也就是那些滿頭癩痢，渾身疥瘡，或是鼻孔掛着兩沓鼻涕的同學們，便擔任分散菜秧的工作，最輕鬆的工作。而我，不知因為也是屬於「老弱殘兵」之列，還是魏主任格外體恤，我這初來人，被分配到第四類裏。

工作開始了。這一塊狹長的地面全部都散佈着人。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爭取時間和空間，決不讓一分一秒的光陰白白過去，一尺一寸的土壤不經過鋤頭和手爪的洗禮。羣體的喘息和土壤的響動混和在一起，成了一種絕妙的合奏，五六十把白亮的鋤頭在空中舞動着，好像海洋中的魚羣，在海天一色的時候，浮出水面翻身，露出白亮的肚腹，一瞬就沈下去，接着又來第二度的表演。一羣一羣的八哥從山上的樹林中飛出來，飛到我們的頭頂上盤旋兩週，便落到地面上，跟在鋤頭的後面跳躍着，如果碰見曲蟻之類的蟲子，一嘴便啄起來，不容許牠擺動一下，便活生生地吞咽下去了。隨後，鴉鵲羣也來了，起初胆怯地站在離我們很遠的田邊，之後才逐漸胆大起來，跟在八哥的後面尋找脫漏的食物。一會兒，又飛來七八隻烏老鴉，但牠們總是作賊心虛似的始終站在田埂上張望，不敢飛進田裏。你別瞧不起這批乾筋瘦骨的乞丐似的孩子們；他們做起活來，實在

要人拼呢。第一類和第二類，乃至第三類的同學們且不說，單說第四類的「老弱殘兵」，也並不示弱。這一類的「老弱殘兵」，大約有三十個人的光景。他們一隻手分散着菜秧，一隻手抓扒着疥瘡或揩着鼻涕。看見栽種方面積餘太多，於是有一部份便很踴躍地參加了第三類的工作。要是這時候有一位大員趕到這里，他一定會欣欣然有喜色，微微點着頭說：「前方拚命，後方生產，連這些民族的幼苗也曉得加倍努力，誰勇說最後勝利不屬於我們呢？哈哈！」但是大員的眼睛却是看一面的，大員的耳朵却是聽一面的。他不會看出田埂上魏主任抄在屁股後的手裏的鉛筆和記分冊，更不會看出魏主任隨時都會出來記上那些不努力做工的孩子的名字；同時，他也不會聽到魏主任出發時說的：「今天給省銀行種菜，事關我們全院的名譽，不努力的便不能升級呀！」更不會聽到我身旁那個接連害了三天病，發着大燒大熱的同學的壓抑着的呻吟。自然，還有許多潛伏着的怨尤，譬如我吧，心裏就老不高興，而大員是絕對不會體貼到的。這個大員是這樣，那個大員也是這樣，所有的大員都是這樣，我敢說。

太陽當頂的時候，省銀行的廚役送飯來了，是熟米飯，二葷二素一湯，很豐富，據同學們說，比院裏的飯好百倍。我們就在田埂上圍着堆堆吃起來；大家都吃得很香甜，顯然同學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好的飯。於是大家衆口同聲地談論起來。有的說還沒有吃飽，有的說晚飯再來一頓更好，又有的滿口稱讚省銀行的這頓豐富的招待。正在興高采烈談論的時候，忽然一陣騾騾的哨子聲從魏主任的口裏放出來。

「大家聽着呀！」他把手一揚，大聲叫着。「今天省銀行這樣招待我們，我們不要忘了呀！今天下午我們要把這塊地種完，才對得住這頓飯！現在就開動！」

把魏主任的命令視若山倒，在慈田院大約成了一個風氣。他舉到空中揮動的手還沒有放下來，同學們已經立刻清風雅靜，開始拿的拿鋤頭，拿的拿菜秧了。似乎他們比上午還起勁。但我却有些支持不住。雖然我只是擔任分散菜秧的工作，但藉蠶站了一上午，兩腿已經酸痛，而且也太乾燥無味。我從來沒有作過這種苦工。四五歲的時候，我在幼稚園裏，幾多好玩，以後進了初小，也有沒作過這種苦工。家鄉淪陷前，我曾經讀了一年

的高小，運掃地先生也沒有叫我作過。逃出家鄉的幾年中，雖然學業荒廢，天天跟野孩子打土巴仗，但爸爸每天晚上總要給我們講一講書本；只要一提起書本，讀書的興趣究竟要比打土巴仗濃厚得多。爸爸送我到悲田院來，也是爲了讀書，將來好升中學，升大學，留學外洋，決不是跑到這里作苦工，給人家種白菜。想呀想的，我的眼睛禁不住潤濕起來，渾身的力量立刻飛散了，手裏的菜秧一下子落到地下。

「唐家慶！」

雷霆似的聲響震驚了我。立在田埂上的魏主任鼓圓眼睛望着我。

「你瞌睡來了嗎？」他惡聲惡氣地叫着；「我警告你，你是新生呀！」

我又只好振作精神，拾起菜秧，踏着硬腳的土塊工作着。我還沒有散下十根菜秧，那個接連發燒三天的同學仰頭噓出一口長氣，好像用過於柔軟的泥土捏成的泥人，逐漸縮塌下去，喘着粗暴的氣息，便起不來了。魏主任怒氣沖沖地跑過來，躬着腰桿，仔細看了一陣，車轉頭向我命令道：

「唐家慶，你來把他扶回去！」

他又在我的背後補充着說：

「叫傅醫官給他看一看！」

這位同學叫做李春明，今年十一月才滿十二歲。據他在路上告訴我的話，他的父母被敵人的飛機炸死，他的哥哥被敵人拉去當兵，他的姊姊被敵人拉去作花姑娘，他一家人現在只剩他一個了。他從前是胖胖的，沒有害過病，沒有生過疥癩。自從進了悲田院，頭上開始生蟲子了，身上開始生瘡了，病魔差不多時時刻刻跑來糾纏着他。「你看我的兩隻手桿呀！」他哆嗦着伸出他的兩隻手桿給我，真是好像兩隻雞腳桿。他又哭聲哭氣地說，這回又發了三天燒，也沒有人管。「不是有傅醫官嗎？」我記得剛才魏主任曾經提到過他的名字。「傅醫官終天打牌喝酒，哪管你病不病呀！」李春明坦白地回答着，身子一歪，差點脫離我的攙扶着他的手膊，傾倒下去，於是嘴唇開始抖動起來，臉上發出死灰色，手上起了密密麻麻的雞皮疙瘩。我只好把他扶到院裏。

果然傅醫官不管事。我把李春明扶到衛生室，而衛生室的門却緊緊地鎖着。我只好扶他上床躺着，到處去打聽，結果只找到那個細長個子的工人，但他也不知道傅醫官的行蹤。我只好伸直腰桿嘆一口氣，正在想不出法子的時候，忽然聽到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從女教員室裏衝出來。我好像發見什麼似的喜歡起來。「女先生們總有些八卦丹呢？」電閃似的思想通過我的腦筋，要快快便有好快地一個蹣跚步就蹣跚到辦公廳對面的女教員室跟前，並且一直推開門闖進去。屋裏有幾多男的和女的，我一時看不清楚，但男的和女的都是那麼親暱地談笑着，那麼愉快地嗑着瓜子兒，剝着花生，我却看得清清楚楚。

「先生，有沒有八卦丹？」我端正地立着問，正想說明需要八卦丹的理由，那一個嘴唇上搽着口紅，臉頰上搽着杏黃，頭上梳着飛機頭的女先生，氣勢兇兇地把手一揮，阻止我正想說的話。

「沒有，沒有！什麼也沒有！」斬釘截鐵似的回答。

我只好鞠一個躬退出來。正巧走到轉灣的再上發見一個同樣寫着「女教員室」的屋子；裏面雖說沒有動靜，但門上卻沒有上鎖，當然是有人在屋。於是我又得救了，立刻同樣一推便闖入。不料對着門的床舖上正橫躺着一男一女，四隻腿子絞在一起，四隻手膊抱在一起，兩個嘴巴合在一起。我本想趕快退出來，但一想人命要緊，立刻又站住了。還來不及開口，那個頭髮披到肩膀上的女先生，已經從男先生的身子底下翻起來，直往我的身邊撲過來，頭髮在她的頭後飛立起來。

「誰叫你進來的？誰叫你進來的？給我滾出去！給我滾出去！」聯珠砲似的話從她的小嘴巴裏噴射出來。她邊說邊撲過來，好像發怒的猴子撲來抓人一樣。來不及退出來的我，被她連門一起推出來，門在我的後面啪一聲。

「完了！」我邊跑邊說，好像挨了一棒的狗，很快便跑回李春明跟前，一百不發地挨着他的身邊坐在床沿上，他的昏厥已經過去，睜圓眼睛瞪着牆壁上掛着的衛生標語：「有病趕快找醫生」。好像傳染病似的，我也跟着他的眼睛望去。四隻眼睛憂鬱地集中在這種話上，好久好久了，這才掉動開，不約而同地碰在一條線上。

眼淚突然出現在他的眼睛裡，好像兩顆寶石。我心裏一酸，眼裏也立刻潤濕起來。拿袖頭揩一揩，於是大家默默沒有話可說，任兩股粗暴的喘息統治着這陰沉的寢室。每當斜對面女教員寢室裏的嘻笑流溢進來的一陣，這寂寞的房間裏才顫抖一下。

側黑時候，同學們回來了，滿頭的大漢，滿身的泥土，臉上黑一塊白一塊，真好像放出去作苦工回來的囚徒。他們大半都急忙忙地往廚房裏鑽，顯然大大家都餓得慌，但是，除了給先生們煮飯的小灶有火外，大灶大鍋都是冷冰冰的；管伙食的同學們沒有準備這頓飯；他們心想省銀行至少還要招待一頓豐富的晚餐。現在只好到處找廚工生火，淘米，洗菜，並且大一點的同學都一齊參加了這項工作。一直到了十點過後，飯菜才半生不熟地擺出來。

四

今夜晚我沒有睡好覺。十一點才上床。魏主任指定我跟李春易同舖。那是上下兩層的雙人床，每層睡兩位。但是李春明却一人睡一間舖，大約因為他經常害病，並且身上疥瘡和蟲子格外多的關係。現在我跟他當配頭了。對於他本人，我雖然很同情，但對於他身上的蟲子和疥瘡，我却格外厭惡。這是初冬的天氣，有相當的冷。幸虧媽媽沒有聽爸爸的話，給我一床薄棉被帶來。李春明只蓋一床灰粗布的破爛衾被，冷得縮成一團，好像蜷伏着的小狗。他一陣陣把身體向我這邊移動，企圖沾我一點溫暖的光。我怕他的蟲子爬過來，只好往床邊上退讓。到了不能退讓的時候，我只好任他擠，同時縮緊全身的肌肉，準備接受從他那邊爬過來的蟲子的第一嘴。並不要多久的工夫，果然我的大腿上開始癢起來，接着是兩隻胳膊癢，然後是背上癢，到了後來，渾身都有東西在爬動，越爬越猖獗，好像是練習體操，正步，齊步，跑步，以及各種隊形變化，無所不有。我是從來沒有生過虱子的，在家鄉的時候不用說，就是流亡在外，衣服洗得不勤，爸爸媽媽身上都間或登見個把蟲子，而我的身子却始終沒有，即便偶爾發見一個，那也不是我身上生的，而是從妹妹身上爬過來的，立刻就把它置之

死地，可以說，我身上的肉從來沒有被蟲子咬過。現在，我怎樣受得了呢？起初，我用手渾身亂抓，隨後爬起來坐着，還是不能制止蟲子的猖狂。突然我想起借毛廁裏的燈光來照一照，那是有效的辦法。於是我立刻爬下床，墊起脚尖走出門，好像作賊似的生怕驚動了別人。果然走出沒有驚動人，而回來也沒有驚動人，顯然同學們疲勞過度，而且已經習慣這種臭蟲蟲子騷擾的夜了。我趕快舉起冒濃煙的桐油燈照一照被蓋裏面，首先刺激我的眼睛的，却是好多好多看見燈光便急忙跑動的脹得通紅的臭蟲。我的手指怕接觸着牠們，後來咬緊牙齒，捉一個放進燈盞裏，於是這才逐漸大胆起來，把牠們一個個給以同樣的死法。自然，從我的指頭中間脫逃的也很不少，不過光只被蓋和褥子上的收穫，已經把燈碗的裏面鋪蓋得密密麻麻的了。臭蟲肅清得差不多以後，我正準備搜尋從李春明身上爬過來的蟲子，我面前突然而來的脚步聲驚動了我。我抬起頭。離我床三步遠的地方，正立着一隻手提着燈籠，一隻手捏着手槍的人，嘴裏的兩顆全牙齒閃真光輝。爸爸昨晚給沈院長的描寫要好好就有好快跑進我的腦筋裏，我立刻認識出這便是他本人了。我嚇了一大跳，還來不及下床立正，他已經開口了，聲音是那麼嚴厲，臉色好像落雨的天雲。首先他問我的名字，然後把鎗頭向燈火一指，簡截地命令道：「吹了！不准半夜起來點燈！」於是，好像懶得多說話似的，車身就往外跑，從手槍上射出一道烏黑的光輝。我只好馬上吹熄了燈，任臭蟲子囉囔好了。

我是什麼時候睡着的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我睡的時間並不長之，因為我被一陣鈴聲驚醒的時候，我的腳板還沒有十分睡暖。聽着嚕哩嚕啦的聲音，我睜開眼睛一看，同學們那麼緊張地穿着衣服，攙着被蓋，理着床鋪，但同時却又連連地打着呵欠。接着，魏主任的哨子又急促地響了，並且大聲叫道：「快點，快點！大操場裏。院長訓話！」

「該不是關於我半夜裏起來點燈的事情吧？」我猜想着，於是連臉也來不及洗，便胆怯地跟着同學們集合在大操場裏。隊形還沒有排好，院長已經怒氣沖沖地走到台上，鼓起眼睛望着我們整理隊伍。他的神情就跟昨晚一樣嚴肅可怕，尤其是還沒有開口說話的時候，先不先把嘴裏的兩顆金牙齒露出來，構成一個冷笑，你會看

出這笑裏埋藏着一把尖刀。他把反剪在背後的手拿一隻到面前一擺，兩片烏黑的嘴唇遲鈍地動了兩下，這才吃力地說：

「今天早晨，我有一件事要向大家說一說。這是一件小事，但也是一件大事。……」

「該不是關於我半夜點燈的事吧？」我第二度猜想着，胆怯地從眉毛底下打望他一眼。他正舉起手膊，準備說出底下的話來。他的手膊停留在半空中，足足有兩分鐘之久，他才說出來。果然我沒有猜錯。他並不轉灣抹角，直打直劈地便提出我的名字。他起初敘述發見我半夜點燈的經過，然後描摹我聚精會神對付臭蟲蟲子的可笑的神情，好像他認為我這種動作是愚笨而可笑的。當他描摹完畢的時候，他加強語調說：「這種行為簡直犯了嚴重的錯誤呀！防害個人的睡眠還是小事，萬一落個火星子到被蓋上，引起大火，那如何得了呀！不但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呀！」於是他歷舉許多例子，證明半夜點燈的危險和因而引起的悲劇。眼見他的話已經告一段落，可以宣佈完結的，不料好像精神病突然發作似的，他把眼睛一鼓，頸項一硬，把兩個手掌捏成兩個拳頭，大聲咆哮道：

「況且，況且，萬一敵機夜襲，這豈不是給他指示目標嗎？這簡直是漢奸的行爲，漢奸就不是軒轅黃帝的子孫，漢奸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漢奸就應該槍斃！唐家慶，」他聽出我的名字，並且用眼睛在隊伍中尋找我，當他尋找着的時候，才盯着我繼續說下去，「你簡直不是軒轅黃帝的子孫！」

我聽到這裏立刻昏暈了。他以後還說些什麼我沒有聽到；我的耳裏被院長這句話塞得緊緊的。爸爸曾經給我講過，軒轅黃帝是漢族的始祖，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是他的子孫。那麼，我果真是漢奸了。我倒十二萬分不服氣！解散後，同學們都很愉快地笑着，只有我一直不舒服，好像受了天大的委曲。我很想找一個高明的歷史先生問一問。

湊巧第一堂就是歷史，功課表上註明教師是王先生。原來就是昨天跟一個男人絞在床上的那位女先生。她立在講堂上的時候，我彷彿看見她的腿子依然絞在男人的腿子上。她一開口說話的時候，彷彿如同昨天聲色俱

厲地趕我滾出的神情。她一定還痛恨我。那麼，她還肯解答我的疑問嗎？我正在這樣疑懼的時候，她把教本攤開在桌面上，抬起頭望我們一眼，從容地說：「今天講軒轅黃帝。」

「軒轅黃帝姓什麼呢？」有人不待她開始講書，便性急地問了。

她和藹地笑着，彷彿是說：「這也不知道嗎？」於是輕微地咳嗽一聲，不慌不張地回答說：

「姓黃嘛，名叫帝，軒轅是他的大號。連這也成個問題嗎？你們的歷史常識真是太差。」

她嘆息幾聲，又繼續着發揮她的意見。

「黃帝不但是中國人的老祖宗，也是日本人的老祖宗。他有一百個兒子，每個兒子又娶了三千個后妃，自然他的後輩有這樣多嘍。」

於是她又從書本上引出許多話來證實，什麼「黃帝百子」呀，「後宮三千」呀，令我們都驚嚇得發呆似的望着她的嘴巴。「對了，」我心裏想，「連日本人也是黃帝的子孫，那麼，作與我就是漢奸，也不能說就不是黃帝的子孫呀！」於是我突然對王先生起了敬意，雖然對她昨天把自己的腿子拿來絞着男人的腿子依然有些不滿意。

這一堂我相當地滿意。我希望第二堂的地理再來一位好先生。不料第一堂剛剛下來，魏主任就來命令停課，叫我們清潔活動，因為下午廳長要來本院。於是我們立刻分班開動了。有的打掃院子，有的打掃操場，有的打掃毛廁，有的打掃盥洗室，一句話，每個細小的角落裏都分派有人打掃。魏主任跟在院長的背後走動着，指點這里，指點那里。院長望着四處的牆壁呻吟幾聲，說是太不新色，又來不及粉刷，恐怕給廳長的印像不良。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才馬馬虎虎打掃完畢。吃午飯的時候，院長又叫魏主任打生疥瘡的同學剔出來，準備廳長來時，都一律藏起來。

現在只等廳長來了。但是一直等到三點鐘都沒有影子。原來廳長今天是到工學院的。工學院距悲田院只有三四里光景。院長生恐他順便來，所以才叫我們準備一下；犧牲一天的功課，決不及廳長來院的重要。他又吩

咐我們依然不要亂跑，怕的是三點以後廳長還要來。於是我們又白白地等候了兩點鐘。

五

降旗的時候，院長問我們說：「廳長來不來是一回事，而我們要準備又是一回事。悲田院是隨時準備給外人看的。這便是悲田院的精神！」他的眼睛裏閃着光輝，顯然是感覺這幾句話說得有力。接着，他加強聲音說道：

「現在，本院成立三週年紀念，還有三個是期就到了。這正是表現我們悲田院精神的時候。從明天起，開始停課，大家分頭籌備，我們準備大大慶祝一下。各位小朋友有多大力量，便要拿多大力量出來。這不僅給我院長個人撐面子，並且給大家同學撐面子。」

命令一出，全院立刻沈到忙亂的大海中了。

「首先要將囤裏的兩條豬糞肥呀。那時才好宰呢，」院長關心地命令着。

院長說是拿出三千塊錢來籌備，吩咐大家放胆地做去，能做多好便做多好。這一下，忙煞了事務處，並且作難了事務處。教導處開條子要買白磅紙作圖表；衛生室開條子要買鐵紗裝紗窗；各級的級任導師開條子要買德國五色紙佈置教室；院長也要叫想法買三十套帶盤子的江西瓷茶杯招待各機關首長和新聞記者；而事務主任周先生也想用上等黑煙子和石灰粉刷牆壁，並且使動物園和植物園充實起來，表示事務處的成績。周主任天不見亮就爬起來，自己端着臉盆到廚房裏舀點冷水揩揩眼睛，便帶着三四個大同學進城去辦貨。但是一連三天都是空着手回來的。據這三四個同學說，先生們所開的物品遍城都買不出；自從抗戰發生後，這些東西早已斷絕來源。但是開條子的先生們却大發脾氣了。

「這樣也買不出，那樣也買不出，這還搞個屁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只好跟院長說好了！」這幾乎是一致的聲音。

這急煞了周主任。他紅着面孔，攤開兩手叫苦，並且走向這位先生解釋，又走向那位先生解釋。但是不但沒有得到諒解，而且每處挨了一頓斥駁，臉上飛滿了女先生們的唾沫星子。本來這些唾沫星子要是在平時飛到他的臉上，他認爲很香甜，並且捲起舌尖去舔的，但是現在却增加了他的難過和焦急。他平時看見女先生時便出現在臉上的猥褻的媚笑，現在已經沒有了。他平時看見女先生總是把肩膀一扭的動作，現在也忘記拿出來了。他現在只是發呆地立在那里，苦笑着，連聲地詛咒商人，詛咒這偏僻的城市，甚至詛咒抗戰。末了，他無可奈何地只好又向着往天同去的三四位同學進城去。

午後他勝利地回來了。但採辦的物品却不是先生們所開的。白報紙代替了白磅紙；藥房裏的紗布代替了鐵紗；四川的玉色紙代替了德國的玉色紙；而院長吩咐要買的江西瓷茶杯還沒有頭緒。

「這怎麼作出好圖表呀！」教導處魏主任看見白報紙就皺着眉頭叫苦。

「裝紗布等於不裝！」傅警官把紗布啪一聲摔在椅子上，拿出煙斗吸着，眼睛瞪着窗子上帶着揚塵的蜘蛛網。

「叫他買德國貨，他偏要買四川貨！叫他來佈置！叫他來佈置！我懶得搞了！我懶得搞了！」女先生們一疊連聲地叫着，嘴巴翹得格外高。

看光景，事情快要弄僵了。這時候，院長出頭了。他噙着金牙齒，同情地嘆了一口氣，然後才加以勸解。並不需要好多話，先生們立刻和顏悅色起來，把周主任買的代替物拿到手裏，並且立刻回到各人的崗位上活動起來。只聽得這里在叫學生的名字，那里也在叫學生的名字；凡是裝窗，製圖表，佈置教室和一功工作，都是我們同學去作，而先生們只是站在旁邊指點，甚至連指點也懶得指點呢。

第二天周主任理想的煙子也採辦回來了，那也是七八個大同學呀挑回來的。於是全體同學們都有工作了。周主任從這里到那里地指點着，忘去了揩掉飛到他臉上的石灰和煙子。其實他的指點是多餘的，因為經常對付牆壁的同学們不但比他懂得多，而且比他熟悉得多。譬如粉刷屋子，他只曉得石灰水裏放點膠，刷上去

就不容易脫落，但却不曉得把豆汁攪和進去格外白亮。當下就把院長室作爲試驗。果然又白又亮。於是周主任立刻派兩個大同學到隆鴻場端一斗黃豆回來，叫人連夜磨出來。大禮堂，辦公廳，教員寢室，學生寢室，教室，盥洗室，毛廁，一句話，凡是屋子，一律用豆汁石灰水粉刷，從地脚到瓦椽，角角縫縫，刷子的力量都是走到。

室外，用黑煙子刷牆壁，也是同樣精細的。不但一個細微的地方刷子裏走到，並且煙子要刷得均勻。從圍牆到龍門，再到院子，都要刷成深淺一律的黑色，不得東一塊深，西一塊又淺。這項工作說起來很容易，其實是很不容易的。尤以四面的圍牆，多年來不曾刷過，多年來風吹雨打，煙子頗不容易刷上去，那些深坑更不容易刷上。這需要耐心的人慢慢地對付，如同畫一幅工筆畫一樣，需得一筆筆地去畫。這項工作只要你作半個鐘頭，包你從頭到腳都變成跟牆壁一樣的颜色了。

挨邊黃昏收工的時候，院子裏出現兩種人：一種從頭髮到脚底全是白的；一種從頭髮到脚底全是黑的。前一種白臉壳上閃着白眼睛，白牙齒，好像是舞台上的嚴嵩；後一種黑臉上閃着白眼睛，白牙齒，好像是非洲的黑人。要是外邊人突然進來看見，一定會愉快地笑起來。可是我們却是相對苦笑着；明天，後天，萬後天，我們還得要扮演嚴嵩和黑人呢。

屋子和牆壁還沒有對付歸一，院長突然想起似的又要平院子了。本來院子平平坦坦，實在不必加上一層新土的，但是院長却嚴肅地吩咐道：

「要平，要平，一定要平！什麼都新，只有院子不新，那還叫什麼『煥然一新』呢？那還是悲田院的精神嗎？」

於是我們這一羣幼小的同學們都被徵調去作這項工作了。這是給省銀行種菜時的所謂「老弱殘兵」，稍微吃力的工作都是吃不消的，但是現在只好拿出吃奶的力氣來。「哪個不努力，哪個就不准吃飯！」魏主任又在那裏瞪着眼睛，監視着我們。最困難的是抬土，那是要從山坡上去抬，有四分之一里的遠近，而且一上一下，一

兜子土抬到院子裏，總是一身的大汗。偷懶，怠工，或是抬個半兜子，都是不可能的，因為誰不怕魏主任那雙射人的眼睛和他那張刻薄的嘴巴呢？於是從山坡到院子的一條路上，繼續不斷地有着粗暴的喘息，簡直就像一羣馱着重載，翻越山坡，嘴角吐着白沫的驢子一樣。我們抬到下午，有好多同學累得來晚飯也連吃不進去了。就是去吃的，大半都抬不起手膊去拿筷子。而最痛苦的，是第二天早晨到毛廁，大家都盼腿子疼痛，蹲不下去。

「今天怎樣抬得動呀！」大家都在叫苦。

不料還沒有動工，突然來了一位胖胖的傢伙，後來知道這是一位藝術家，院長特意請來佈置悲田院的。他一走進二門裏，看見滿院子的土，便把頭搖幾搖，連聲說：「要不得，要不得！」我們得救了，立刻歡叫起來。但是叫聲還沒有停止，藝術家把院長遞給他的香煙吸了一口，便吩咐我們要把土抬出院子，並且把院子打整乾淨。於是他又吸第二口香煙，一面吐煙子，一面拿手往靠辦公廳的院子劃了一角，說是準備鋪成草地。當他吸第三口香煙的時候，他把眼睛掉望立在院子中間的我們，但並不馬上說話，一直接連吸了三四口，吐出煙屁股以後，這才大聲地命令道：

「你他到外面去，到那邊墳場上，給我翻草皮，抬進來！大家手脚放快點。今天就要把這塊草地鋪好！」好像跟着閃電而來的雷霆一樣，院長立刻把手一揮，嘻開他的金牙齒，厲聲地叫我們趕快動手。接着，魏主任的「哪個不努力，哪個就不准吃飯」的命令也來了。而這時候，我們好像綁赴刑場的囚徒一樣，既沒有恐懼，又沒有悲哀，機械似的跟着別人動作，心與身都麻木了。

但是藝術家的預計終於沒有實現。一直抬到側黑的時候，總共抬進來的草皮僅夠鋪三分之一的地面，而昨天抬進來的土還原封原樣堆在那里，等候我們抬出去。我們正坐在地下喊天的時候，突然來了一件令人開心的事。周主任用裙袍抱了三十隻雞雞回來，這些雞雞因為不願意擁擠在一個透不過氣的範圍裏，大半都打出樊籠，有的跳到他的手膊上站着，有的跳到他的肩膀上站着，甚至還有的張開還沒有長大毛的翅膀，朝着他的頭

頂上跳呀跳的。周主任躬着腰背，小心地招呼着牠們，生怕牠們有一個跳落地下。一直把牠們抱進動物園，他才放胆地把腰伸起，任這些小動物跳出他的裙袍，於是他驕傲地笑了。而我們也馬上活躍起來，跑進動物園裏，逗着這些小東西玩。原來這些雞雛是他從鄰近各家借來充實動物園的，因為動物園裏除了幾條豬和三隻羊子外，是有名無實的，實在叫外人看見笑話。果然添上了這三十隻雞雛，動物園立刻蓬勃起來，立刻充實起來，只看見這里也是雞雛，那里也是雞雛，這里在吱吱地叫，那里也在吱吱地叫。而這些叫聲把院長也引誘來了。他立在園門口上，露出金牙齒，但却不像平素那樣可怕，倒是那麼天真地微笑着，滿意地點着頭。隨後，他慢慢地走到園中間，伸出指頭數一數，但東跳西跳的小動物却不讓他好好地數清楚，最後還是周主任把數目告訴他。他高興得把金牙齒更露出一些。

「好！」他稱讚着說，「這樣一來，悲田院就充實多了。三週年紀念的時候，不僅給我院長掙面子，並且給大家同學掙面子，也是給國家掙面子呢。」

六

並不要久候，三週年紀念說到就到了。最後這一天算是頂忙了；差不多每個角落裏都是亂紛紛的；沒有哪一部門已經搞歸一的。這一部門在叫學生幫忙，那一部門也是在叫學生幫忙，年紀大一點而又比較靈醒的同學總是到處都在叫他的名字。不過這部份年紀大而又靈醒的同學都在忙於搭台子的工作，而其他部門是叫不來的。台子是搭在操場裏，準備開會和演劇用的。要寬大，要結實，前后台都要應有盡有，而頂上還要搭棚子。這些需要專門家才做得好的，現在却要我們同學來做。好不容易呀！單就台口上面那二十個五彩方形燈籠，也就頗要費點手續。每個燈籠上剪貼着不同意義的美術字，而連綴起來便成了這次紀念大會的全圖。這不但是了許多腦汁，並且費了不少的細緻的工夫，遠在七八天前同學們就開始紮起糊了。院長帶着沉不住氣的神情，從這里走到那里，又從那里走到這里，指點這樣，又指點那樣。「你們終天沒有睡覺嘛！」他生氣地叫

着。「搞了半打半個月，還沒有搞出名堂，明天拿什麼去見人呀！」一直忙到晚飯過後，兩個大同學把那藍底白字的木對聯拿回來，懸掛在台口兩旁的時候，他才輕快地舒出一口氣，但接着他又急忙地跑到動物園裏，去摧豬和羊的命了。「幸好沒有？幸好沒有？」他還在園門口外便開始問。看見豬和羊已經倒掛在樹幹上剖肚皮，他才嘻開金牙齒笑一笑，貪饞地望着刀鋒下的白嫩的肉。但時間也是很短促的，因為他還得去巡視其他各部門。直到十一點過後，看見最後那個走馬燈掛在大門外柏枝牌樓上的時候，他才吩咐大家早些去睡，明日早些起來。

第二天果然起得很早。一起來，就感覺有一種新的氣象，就跟過年一樣。可以說，一切都是新的，連毛廁裏的踏脚板也沖洗得乾乾淨淨，洒滿石炭酸水，命令我們今天不得到裏面去大小便。只有我們的衣服不新，並且有一部份渾身布片飛舞，打赤腳板的也很多，那豈不跟這「煥然一新」的局面不相調和嗎？其實這是多餘的耽心，因為在即刻來到的緊急集合上，院長聲色俱厲地解決這問題了。「大家聽着，」他大聲叫着，「今天是一個神聖的日子，前來參加的，有各機關首長，有各報館的新聞記者，有各界來賓。我們同學，凡是衣服破爛的，沒有鞋襪的，頭長癩子的，身上生瘡的，一律給我躲藏到廚房後面去，一律不准參加，免得遺笑大方，而給悲田院丟面子。」院長還沒有說完話，魏主任就開始挑選了。於是就有四五十個不夠格的同學立刻被挑出來，站在一旁。許昌福，徐文生，李春明這幾個叫化子似的同學自然不能逃出例外，就連我也被他生拉活扯地從別子裏牽出來，硬不准我參加這個盛典。我辛苦了半打半個月，結果落得囚犯似的囚禁在廚房背後，不准我見見大世面！眼淚不由得滾出來了。

廚房背後是一塊狹長的地帶，堆滿垃圾，煤渣，菜皮，潑滿了髒水，一句話，凡是廚房裏不要的東西都往這里傾銷，一個講衛生的人是不願意在這里落腳的，也不願意嗅這種酸臭的氣息的。但這里却有一個好處，尤其是今天。那滿滿一大鍋的紅燒豬肉和那同樣滿滿一大鍋的紅燒羊肉，炭火正燉得滿鍋翻滾，濃郁的香氣不斷地往我們的鼻孔裏鑽。這總是令人很愉快的。這里還有一樁好處：南面正靠着大操場，從那枝條編紮的籬笆的

縫隙中，正可以望見操場裏的一切。於是我們馬上爭搶着選擇一個適當的位置，以便回頭偷看舉行慶祝的盛況和午後準備表演的遊藝大會。

逐漸地，外面的話聲和笑聲大起來。周主任連連跑到廚房裏催開水，接連提了三大壺出去，還不能使他額頭上的皺放下來，顯然來賓來得很多了。這時候，集合的哨子已經急促地響起來，很快地，操場上已經站滿了同學。這些同學都是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而且大家的胸脯都在魏主任的有光彩的眼睛下挺得高高的，準備來賓們的欣賞等了好久好久了，才聽得一聲宏大的「立正」，列子裏立刻屏着氣息，木椿似的動也不動了。一片雜沓的皮鞋聲從遠處響過來，漸漸地逼近前來。躲藏在籬笆後面的我們，竭力壓抑着呼吸，同時也竭力把眼睛睜圓，竭力把眼光射出枝條間的縫隙，不讓操場中的影片漏脫一節，乃至一個細微的變化。我們的院長走在前頭，領導着一串來賓，直向台上走去。這些來賓，大半都穿着透亮的皮鞋，提着黑漆的手杖，一句話，都是威風凜凜的。但是頂威風的，却還是我們的院長。他頭戴軍帽，腳登馬靴，身穿馬服呢的制服，背上橫掛着武裝帶，而手上是雪白的手套。當儀式完畢的時候，他把身子從台裏掉向台面，走到講桌跟前，從容地脫下手套，拿兩根指頭尖尖掏出胸袋裏的講演稿子，攤開在桌子上，然後向坐在兩邊藤椅上的來賓點一點頭，嘻開兩顆金牙齒，於是開始報告了。他詳細地報告悲田院一年來的概況。他的聲音自始至終都保持着一定的高低，雖然有不少謙虛和不滿的話，但大部份還是誇張悲田院的成績。

「總而言之，」他結束着說，有一種驕傲以上的東西在他的聲音裏跳躍着，「一年來，我們處處總是為兒童們的健康打算。我們養雞生蛋，給他們吃；我們養豬養羊，宰給他們打牙祭；我們僱了很多的保姆，給他們洗補；本院經費雖然拮据，但每季總要想法給他們每人縫兩套新衣服；藥物我們雖然無力多買，但總是竭力講究衛生，一年來患病的兒童可以說絕無僅有了。」

講到這里，院長暫時停住了口，頭微微搖幌着。而我們這一羣裏，趁着這機會，立刻騰起一陣咕咕咕咕的聲音。經營生病的李春明把小嘴巴翹得高高的，喃喃不平地說：「鬼；我進來年打年，從來沒吃過什麼蛋。豬

倒是幸過兩條，但四條腿子都提到院長公館裏去了，我們只吃到一兩片肉。」滿臉亮癩痢的徐文生，正接着說下去，而籬笆外而講演台上的沈院長忽然歇斯迭里地叫起來了：

「再說到兒童們的學業，我們也沒有馬虎。我們總是想方設法，到重慶，桂林，昆明各方面去給他們聘請教師。我可以擔保說一句，悲田院的教師個個都是飽學足智，經驗豐富的。」

院長的話真是說得那麼娓娓動聽，那麼誠懇感人，無怪兩旁藤椅上的來賓都那麼興奮，我們顯然地看見了他們都把眉毛立起來，並且我們顯然地看見他們臉上的筋肉急急地動着。果然有一位高個子禿頭的來賓，應着院長的請求，很興奮地站立起來，走到台口上了，顯然他已經被院長的一席話打動了。他說話很滑稽，不但台上的人聽得高興，就是台下面站得腰酸腿痛的同學們都立刻活潑起來了。他稱讚悲田院進步得不可思議地快，今年今日與去年今日比起，簡直是兩個極端。

「所以我說，悲田院好比特別快車呀！」他的話達到頂點的時候，他把右膊往上一揮，眼睛鼓得滾圓，好像準備戰鬥的牛。「現在沒有一個人生瘡，沒有一個人長蟲子。大家也穿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悲田院簡直是天堂呀！」

顯然這個比喻是很意的，他張開嘴已微笑着，台上的許多頸頸也都像鵝頸頸似的伸得很長，精神突然抖擻起來，而最高興的還是我們的院長。他嘻開金牙齒，用要笑不笑的眼光往台下的行列掃射一個弧形，據後來站在前排的同學們說，他們親眼看見，當他掃望台下的時候，從他那微微張開的嘴巴裏，突然不自覺地流出一沓口水，滴在他胸前的皮帶上，顯然我們的院長聽了來賓的頌揚，更是得意忘形了。

但是來賓的頌揚只是表面的；因為他們的眼光不夠銳利，不能看穿隱伏在籬笆背後的一羣——這一羣才是悲田院的精華。當他在台上伸長頸頸，稱讚悲田院沒有一個人生瘡的時候，徐文生正把他頭頂上的癩子抓得血淋淋的；當他把伸出去的頸頸收回來，稱讚悲田院沒有一個人長蟲子的時候，許昌福正從他的胯底下摸出一個脹得圓鼓鼓的蟲子，丟進嘴裏，咬得嚓一聲；當他挺出胸脯，一步跨到台口上，稱讚悲田院服裝清楚整齊的時

候，一陣狂風吹來，把我們衣服上的破片子吹想飄飄地飛舞個不停，而衣服上的臭氣便格外猖獗起來，儘是往鼻孔裏鑽。

講演繼續了三個多鐘頭，每個來賓都被我們院長請到台口上恭維悲田院幾句，一直到十二點過後這才完畢。操場裏剛才一聲「立正」，準備把來賓送回飯廳，而廚屏裏立刻忙亂起來，兩口大鍋裏的紅燒豬羊肉已經開始移到碗裏，準備拿來賓們面前顯出牠的魔力。從鍋裏驚動起來的香氣，好像擠塞在屋裏的濃煙一樣，爭搶着往門窗和壁縫衝出去。我們簡直被這一股股的濃香脹飽了；直到濃香消散以後，我們才感覺肚腹裏是空虛的，逐漸難過起來。等到最後一輪已經吃完，撤回杯盤的時候，我們的肚子開始咕咕地叫起來。這時大約已經三點鐘，我們整天還沒有得到一點東西吃。我們這一羣好像已經被遺忘了。操場裏的遊藝已經開始了，首先是一陣悠揚的音樂，然後才是一幕幕的表演。會場中一陣陣騰起爆竹似的笑聲，顯然台上正表演到精彩的部份。但我們此刻却沒有興趣從籬笆縫中去欣賞了。我們正需要一頓飽飯的安慰。但這只是一個幻想。廚屏裏已經洗完碗筷，不知哪位廚工把一大盆髒水從門裏潑出來的時候，還沒有人來理我們。結果還是那位大嘴巴，有着幾根鬍子的老劉，忽然想起似的，從門口伸出半個身體，向我們招一招手。我們猜到這是什麼意思了。果然沒有猜錯。老劉把手向着灶頭上那個裝滿殘湯剩水的大鉢子一指。這一羣餓慌了的孩子們中立刻起了一陣的小擾動，而結果每人得到大半碗殘剩的油膩膩的湯菜。但一粒飯也沒有的甌子却令我們大失所望。「來賓太多了，連院長也沒有吃飯呢，」老楊嘆息着說，開始捲他的旱煙，我們喝了這大半碗殘湯後，陰一個陽一個地都溜出去了，有的竟跑到操場裏去看遊藝，也沒有人阻止我們，正如同沒有人來解放我們一樣。我立在會場側邊，看見院長正陪着來賓們坐在最前面的三張鋪着白桌布的條桌前。桌上擺着盛盛餅乾，雜糖，瓜子和香煙的大瓷盤。來賓們吸着香煙，噓着瓜子；他們笑一下，院長也陪着笑一下，而所有的嘴巴上同時閃着油膩膩的光輝。我立在那里看了五分鐘的光景。台上儘管熱鬧，但藝術終於不能戰勝饑餓，於是只好溜出來去想點辦法。忽然間，我想起了家，在那里，決不會讓我一餓就餓半打半天的，決不會鍋着燉滿紅燒豬羊肉而讓我吃殘湯剩水

的，決不會桌上擺着餅乾雜糖而不抓一把給我的。思家的念頭已經打動，再也制止不住了，正如同不能制止住滾滾而來的潮水。一走出大門，我就不顧一切地撒腿往家裏奔跑，好像一隻掙脫出樊籠的鳥飛向山林裏。

七

我跑到家的時候，爸爸剛從學校裏回來，身上的粉筆灰還沒有刷掉。看見我一身稀髒稀爛，他大吃一驚，一時說不出話來。正在這時，媽媽結他端了一盆洗臉水進來，也吃驚地停止在門口上。稍微冷了一下，她才端到屋角裏的盆架子上放下，而爸爸也鎮靜一點，開始問到我這一個月來的生活情形了。我咳嗽一聲，正想肅清喉嚨開始報告，而媽媽連忙走到我跟前，柔聲地慰問我，眼淚已經滾出來了。妹妹也聞聲跑進來，手裏拿着一本安徒生的童話，立在門口上，驚奇地望着我，兩隻眼睛放出滴溜溜的光芒。爸爸洗完臉後，走到他的書桌跟前坐下，使勁望我一眼，好像已經明白似的，帶着憂鬱的口氣問我是怎麼一回事。

我一面流着淚，一面陳述着。爸爸帶着哲學家的神情聽着我說，並不插話，只是額頭上的筋肉急急地動着，面色逐漸陰暗起來。當我講完的時候，他把臉往地下一沈，不加思索地說道：

「那麼，你不用再去了吧！」

就這樣，我便脫離悲田院了。我在悲田院呆了四個星期，總共上了一點鐘的歷史，而得到的智識也僅只是這一點點軒轅黃帝姓黃名帝，字軒轅。但是我依然懷念着牠，而爸爸也沒有忘了牠；每當同朋友們坐在他那間堆滿木柴的書房裏，談到教育問題或政治問題的時候，他總是把悲田院引為談話的資料，沉痛地嘆着氣，結論一定是這句話：

「只求表面，不求實際，中國的事情絕對搞不好的呀！」

編輯後記

編者

本刊在困難中誕生，也仍然在困難中生長。但我們相信，只要能在困難中繼續支持，困難也就終有被克服的一天。

因為篇幅有限，我們不能發表較長的稿件，又因為是季刊，我們不能刊載連續的稿件，何況，由於印刷的困難，不能按期出版，好容易得來的稿件，却要被壓過半年以上才能與讀者見面，對作者說，這是不敬，對於讀者，恐怕也難免因久違而不能造成比較親切的印象，這是使我們感到極大的不安，而不能不向作者讀者抱歉的地方。

這一期，和第一第二兩期相似，我們總希望在內容方面不致於太零碎，或太空泛。假如在稿件的配合上不造成一個中心，但也願意能提供幾個重點。譬如關於近代美國詩歌，因為先有了楊周翰先生的「論近代美國詩歌」，我們便又請楊先生於百忙中給翻了三十首詩，這樣，我們對於近代美國詩就有了一個概括的認識，而且，楊先生的工作做得那麼精細而審慎，這是值得我們敬佩而感謝的，所以雖然佔去了相當多的篇幅，然而這很值得。論文兩篇：「表現與表達」，「認識與表現」，二者所涉及的範圍不同，立論的觀點更不同，在這裏我們看重的，是二者的不同處。劇評兩篇，都是論「大雷雨」的，同樣，我們也是有意地提供兩種不同的看法。小說六篇，三篇創作，三篇翻譯，編者願意請讀者特別注意的是沙汀先生的「訪問」和馬爾茲的「地上最樂人」。沙汀先生，是現在中國最好的小說家，他近年來埋頭寫長篇，「闖關」，「淘金記」，「困獸記」等，早在讀者中有了最高的評價，而他的短篇也無一而不老練深刻，至於題材的現實性與主題的積極性，那更是構成他的作風的主要特色，「訪問」，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地上最樂人」，請讀者先想想看，什麼人說

地上的最樂人呢？最好是自己先有了答案，然後再讀它，你將覺得驚訝：所謂最樂人，原來是最可悲的人，然而這却是大多數人的命運，在中國，一如在美國。最後，請讀者切勿放蕩蕭英先生的「悲田院」，雖然字數那末多。我們還是把它一次刊完了，這裏所寫的是教育問題，其實它不只是一個教育問題，乃是中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這裏所寫的事件是很實在的，然而我們不妨把它看作一個寓言，作者在小說的最後說：「只求表面，不求實際，中國的事情絕對搞不好的呀！」實在，中國的事情，尤其是官家的事情，那一件不是如此呢。

本期發稿之日，亦即下期集稿之時。此刻可以約略預告者：第四期中一大半的篇幅將是斯坦貝克的小說與關於斯坦貝克的批評，另一部分可能是關於傳記文學的討論。像本期一樣，第四期中將有一篇相當長的小說，是一個新作家的成功之作：普實先生的「副議長」。這小說中所寫的是在一個小縣城裏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的鬥爭，實在也就是當前中國政治情況的縮寫，作者既有成熟的技巧，又有正確的觀點，是近年來不易多見的有力之作，作者的生活經歷與創作過程也是很特殊的，詳細情形只好於第四期中再作介紹。

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

商務印書館 三十五年五月份 初版新書

中國國民道德原論 姜琦著 定價一元八角

為中國謀國際和平 何永倍著 定價二元二角

中山和平之條件 王之珍譯 定價三元四角

E. H. Carr: Conditions of Peace 孫本文著 定價二元五角

英國戰時財政論 張白衣著 定價一元五角

戰後國際人力復員 朱學範著 定價三元

現行法上租賃之研究 龍顯銘著 定價三元八角

各農產物價統制實施 章柏雨著 定價一元四角

演變中之大學教育 許孟瀛譯 定價一元

A. Lowe: Universities in Transformation 李志純譯 定價三元

機械化戰爭之理論與實例 J. F. E. Fuller: Machine Warfare 定價三元

中國語法理論(上册) 王力著 定價五元四角

世界文化史 伍況甫譯 定價六元

E. Perrin: The Earth Before History 韓稼夫著 定價一元五角

工業化與中國農產建設 李春昱著 定價四元七角

復興國防與礦產 孫家琇著 定價二元五角

蘇渥洛夫大元帥 陳國樞譯 定價一元五角

復興法國文學 袁昌英著 定價四元二角

蜀道散記 梁乙真著 定價一元二角

自東京歸來 王鶴儀譯 定價一元

John Morris: Traveller from Tokyo 蔣君章著 定價四元二角

西北區域地理 陳正祥著 定價三元三角

中南半島華僑史綱要 姚枏著 定價一元

中山英國文化史(中册) 胡肇椿譯 定價六元五角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售發倍百六價定按均書各列上 費紫包運郵加另埠外

世界文藝季刊 第一卷 第三期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重慶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上海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社長 杭立武

主編者 李楊 廣振 田聲

發行者 世界文藝季刊社
南京北平路六九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經售 各地 商務印書館

不許轉載

商務印書館

三十五年
六月份

初版新書

文化論(社會學叢刊) 費孝通譯 定價二元七角

B. Malinowski: What is Culture

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 陳康譯註 定價五元

Plato: Parmenides

二十世紀的問題 朱寶賢譯 定價四元五角

Davies: Proble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中國戰時物價與生產 方顯廷編輯 定價四元

印度經濟建設計劃綱要 戴鼎譯 定價一元二角

Sir Pursho Tandas Thakurdas 等合編

部定大現行繼承法論 李宜霖著 定價二元七角

繼承法(司法院法官附錄所主編) 劉含章著 定價三元七角

化學計算 陳善見譯 定價四元

Long and Anderson: Chemical Calculations

工程地質學 孫鼎著 定價六元五角

樹幹解析法 邵均編著 定價二元五角

工業化與中國礦業建設 曹立瀾著 定價一元七角

現代會計學 楊福六著 定價三元

人事考核 何魯成著 定價二元

中國美術發達史 劉恩訓著 定價二元

青城山上 王冶秋著 定價二元四角

復興北歐文學 李長之著 定價二元八角

異國情調 李金髮著 定價二元

到燈塔去 謝慶莊譯 定價一元三角

Virginia Woolf: To the Light House

地下巴黎 湯一雯譯 定價五元八角

Felix Salber: Paris Underground

太平天國金田之遊及其他 簡又文著 定價三元四角

湖北革命知之錄 張難先著 定價七元九角

馬可尼 曹仲澗著 定價九元

部定大中國通史要略(第二冊) 繆鳳林著 定價三元

學用書 澳洲建國史 駱介子著 定價三元八角

澳洲建國史 駱介子著 定價三元八角

費紫包運郵加另埠外 售發倍百六頁定按海上書各列上